民國叢書

第三編

·56·

文學類

中國民歌研究　胡懷琛著
謎語研究　陳光堯編
說書小史　陳汝衡著
大鼓研究　趙景深著
彈詞小說評考　阿英著
彈詞考證　趙景深著

上海書店

彈詞小說評考

阿　英著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發行

彈詞小說評考（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阿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一一四八）

自序

彈詞小說之有編目，始於一九二七年長樂鄭氏之編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彈詞小說之有成册的研究專籍，大概要以這部彈詞小說評考爲開始。

爲什麼有了三百餘年的歷史，有着非常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彈詞小說，竟不爲人所注意呢？這當然是因爲彈詞小說，在舊的理解上，是一種賤民的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可是，在實質上，這雕蟲小技，是支配了無法統計的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心，是有比所謂「大文學」更强固的更深入的力量。並不如一般人所鄙俚的，彈詞小說是有它獲得存在的獨特的藝術上的價值。

彈詞小說評考之作，就是想從幾部不經見的，可以代表各種傾向的彈詞小說，來作一回考察：從故事的內容，一直到技術的形式；從本體一直到開篇到插曲。從理論實踐的創作中，來槩然的把握關於彈詞小說的理論，創作方法，和應得知道的各方面的智識。

這裏所論到的八部彈詞，見於同治七年丁日昌查禁小說目上的有五部：玉堂春，何必西廂，雙玉燕，劉成美，趙盛關。一部分後來雖有翻刻，大概已經過了删削，且並不易於得

到。所以，在寫作的方法上，以敍述故事爲主，就其發展，隨地的寫下個人的意見，和研究所得的結果，以免讀者有枯燥之感。在這一意義上，評考是又可以稱作提要。

書前的彈詞小說論，是原則的介紹了一點關於彈詞小說的智識；書後的雜劇三題，是讀清人雜劇的扎記，以與評考有契合發明處，故附錄於此。本書的出版，舒新城先生給予很大的幫忙，謹致謝意。

阿　英　一九三五年四月

彈詞小說評考目次

彈詞小說評考

彈詞小說論（一）

彈詞小說，是南方的平民文學的一種，它的影響之大，誠如西諦所說，如大鼓書之在北方。這完全是爲婦女，細民，不識之無的人們，所愛好，所喜悅的一種文學。可是，研究文學的人，是從來不大注意的，以爲是「算不得文學，」直到最近幾年纔漸漸的被人提起。

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吳趼人李伯元的有可愛處了。他們雖同是封建的智識階級，生長於舊的時代，但他們對於彈詞文學的重要性，是充分理解的。李伯元寫作了一部四十回的庚子國變彈詞，這不僅替一向把題材局限於男女私情的彈詞小說，開拓了一條富有社會性的新路，也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文學在彈詞方面的最初一部書。吳趼人在這一方面雖沒有什麼寫作，也曾爲我們留下一點意見。在清光緒三十一年刊行的新小說第二卷第七號小說叢話裏，載有他論「彈詞小說」的一節，說是：

「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述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吳趼人雖不能有很好的估價，對此等著作的社會影響的廣大，是看得很清楚的。他

是不會因襲的賤視這一類的作品。

在刻本的彈詞裏差不多每一部都有一篇序，說明彈詞對於風俗人心關係的重大，和聽衆讀者之多。吳趼人的這意見，是可以作爲代表的只是棄去了「可以排悶撥愁」的部分。所以，彈詞小說的發生，其目的是比他種的大衆文學更露骨的更統一的，用一種具有音樂的形式，以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也就因爲「太統一」的原故，所有的彈詞小說，便不免於成爲一種定型的作品。吳趼人的話，也曾涉及到這一點。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有些怎樣的價值呢？據西諦的意見是：「彈詞之敍述與描寫，較之好逑傳，隋唐演義諸書，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即較之紅樓夢，金瓶梅諸書之寫敍瑣事者，亦更以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見長。以前，有人說過一個笑話，他說：聽人說唱彈詞，敍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夜兩夜，這婦人的鞋帶還沒有扣好。這當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彈詞敍寫之細膩深切，於此益可見之。」這「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確實是說明了彈詞的特點。顧有時，彈詞的作者，把這種方法運用得不當，使全書在文學的價值上受了損害，也是有之的，如何必西廂用五卷書來寫一回結婚的場面，就無論如何，不能不使聽衆讀者，有昏昏欲睡之感，

說到何必西廂，使我想起桐峯外史論「盲詞」的話，他說：「盲詞不知所自始，尙有矇誦遺風。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與『沿街爭唱蔡中郎』同意。又宋陸放翁『斜楊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是盲詞由來舊矣。若其新聲雅韻，可詠可歌，按拍旗亭，何減小秦王調，原非村學究所作七字腔，徒供噴飯已也。」

這是彈詞小說的史的追敍，和文學上的價值的說明。彈詞小說，和他種的文學作品一樣，由於作者的修養關係，

是有優劣之分的最好的出入於詩詞歌曲之間，是無往而不通俗，無往而不雅馴，詩髮緣一書的成功，即其一例。

一般的小說，我們是常常的把它分作長中短篇的，彈詞小說也是一樣。西諦說：「彈詞小說，有的是多到四十冊，三部曲合起來的，可以超出七十本。」我曾經見到一部抄本名榴花夢的，竟多至三百冊，可稱為彈詞小說中之最大作品。據西諦告我，這書福建有刊本，不知印成書究竟有若干冊。大概彈詞小說的長篇，總在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之類；中篇在十冊上，如雙玉鐲之類；四五冊七八冊的小書，如還金鐲等等，是祇能算作短篇的。此外，有開篇一種，如詩髮緣中所載，如馬如飛開篇，那不過是些零星的短章，可稱為「彈詞的小品。」

為定型的題材與形式所決定，彈詞小說和封建勢力一樣，已經逐漸的向死路上走。李伯元雖然努力的開拓了一個新方向，「九一八」「一二八」雖然也產生了一點新的開篇，事實上是依舊不能有很好的開展。那麼，中國的彈詞小說往後究竟向何處去呢？由於固有影響的繼續，目前大概還是有保留這種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必要，不過在將來，它的存在性，終歸是要根本喪失的，這是誰都可以作得的預言。



彈詞小說論（二）

作彈詞小說論後，得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其序引之第一段云「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塡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彈詞小說，由於演技人之高妙，其感人力量之深遠，於此可見。故彈詞小說，其爲用實不止於一般彈詞作家所說，祇是排愁遣悶，而爲一種意識的宣傳。

彈詞與鼓詞，其形式頗有一些相近，大概在北方，其分別是很簡單的，就是節以鼓則爲鼓詞，易以三弦則爲彈詞。南方的彈詞，雖也受鼓詞的影響，究沒有山歌小唱的成分滲入的重。和曲一樣，在彈詞方面，是也有南北調之分的。不僅此也，又可以分作崑腔，高腔，亂彈，梆子腔，十排腔，二簧腔，弦子腔，絹腔，囉囉腔，肘鼓子腔種種；這分野，當然是由地域的不同而決定。如十排腔之流行於江南，二簧之流行於陝西，弦子盛行於直隸，絹腔囉囉腔之繁榮於河南，肘鼓子腔之在山東，都是因地而異，無法完全列舉出來的。

關於篇章的組織，最繁複的包括詩、詞、讚、套數、篇子幾種，而以篇子爲主。所謂篇子者，就是篇中彈唱的段落，每一段叫做一篇子；每一回應有若干篇子，是沒有固定的。詩和詞，大都是爲着每回的開場，或全書的結束用。一般的作家，大都引前人之作，其間也分切本事與泛引的兩種：前者以創作的爲多，後者不外於舊籍中隨手摭拾。讚與套數，是適應於特殊的部分，根據事實的必要性而增益，如燕子箋彈詞篇末之有秣陵秋套數是。當然也可以隨時加入其他體制的作品，如雙玉盃傳之有小唱，雙玉燕傳之有聖諭，燕子箋之有檄文，不過這些，是都可以作爲一種例外。篇子每句

的字數，大都以七字十字爲主，其餘的字數，可看事實的必要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篇子寫作的技術，自以韻脚押得自然爲主，還有一種最重要的，也就是更足以幫助彈詞成功的，那就是成語，俗語，以及民間流行的隱語的活潑的應用，可以使篇子更生動，更有力量。如「比似您，這吃不了的甜瓜還恐怕滾；可憐他，那吐不出的苦水卻怎生吞；」這運用得多麼自然，又多麼的有意趣。其次，幽默語的應用，也是必要的，這可以調劑聽衆疲乏了的精神。再就原則上說，套子的成功，全靠能在「通俗易解，活潑雅韻」八個字上用功力。

由於體制的自由，韻白的活用，彈詞小說的優點，除「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而外，也還有其他的好處。就是這一種體制，能保留韻文的特長，而又能和散文並用，發展的描狀繪物，以繪影繪聲。同時，也實踐的打破了那俗語土白等等不能入文的傳統觀念，證明引用得適當時，不僅無害，反而使文筆更加活潑，更能給讀者聽衆以一種活生生地印象。至於盡量採用俗字，也是彈詞小說的一種特色，有關於文字學的研究，有關於手頭字運動的發展。

附：澹園論說書的四大忌六不可。

一大忌，是招客廣招釵與環。二大忌，是鄉親漫講票和籤。三大忌，是瞎漢何曾上腔板。四大忌，是主人未必懂絲弦。不可少，石砌磚鋪的乾淨地。不可少，夏涼冬煖的爽晴天。不可少，止渴生津的大茶碗。不可少，吃烟點火的小香盤。不可少，童子旋將卓子擺。不可少，丫兒先把櫈兒安。隨手兒，彈得聲聲似雪亮。字眼兒，吐來個個比珠圓。

眞本玉堂春全傳

「玉堂春」這一個名字之在中國，眞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所以然傳播得這樣普遍，當然是受的京戲全本玉堂春，特殊是其間最精彩的一段，從起解到會審的影響。我們所有的關於玉堂春的一點智識，除掉舞台上的京戲，戲考，和玉堂春劇本考而外，大概也就沒有了。然而，玉堂春初期的形式，果眞僅像現在京戲裏所扮演的嗎？

由於偶爾的機緣，使我得到乾隆刊本新詞李調眞本玉堂春全傳二十二卷，這在玉堂春傳說的史的研究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因爲這個本子的獲得，不僅了然於玉堂春傳說初期最複雜的形式，也能以知道現在的京戲，是如何的從最初的本子演變而來。

玉堂春究竟在什麼時候走上舞台，現在很難確定。能以得到的最早的皮簧戲的本子梨園集成，裏面是沒有收這部戲。可見玉堂春的扮演，無論其始於何時，其使人注意却並不怎樣的久。從一般的情形看起來，它是後於唱本的彈詞。

在沒有得到更早的關於玉堂春材料的發現之前，我的假定是如此。以下，從戲本的玉堂春和彈詞的玉堂春，來對比的加以研究，看玉堂春是怎樣的從彈唱的說書場上搬上了舞台。

舞台上出現的玉堂春的故事是很簡單的。王三公子王金龍赴京趕考，在勾欄裏迷戀了玉堂春（蘇三）。玉堂春是勾欄裏賣進不久的妓女，雖被鴇兒毒打，始終不肯接客，直到王金龍來，纔一見傾心，破例的接了他。兩人私訂了終身。王金龍先後化了六千多銀子在她家裏，到金盡時，竟被無情的鴇兒逐了出去。梅蘭芳的唱詞，說這一段的經過

道：

（西皮元板）初見面紋銀三百兩，吃一杯香茶就動身。公子二次進了院，隨帶來三萬六千銀。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萬六千銀一概化了灰塵。先買金杯和玉盞，又買翠匣與翠瓶。南樓北樓公子造，又造了一座百花亭。王八鴇兒心太狠，數九寒天，把公子趕出院門。王公子一怒離了院，關王廟中把身存。那一日，金哥前來報信，關王廟中就探望情人。

在探望的時候，他給了王金龍一些錢，要他發憤投考，中了以後，再來娶她，她誓不再接他客。王金龍這一去，果然中了狀元，分發去做官，卻偏偏玉堂春殺夫的案子，碰到他的手裏。這就是所謂三堂會審了。在會審時，玉堂春唱她和王公子分別以後的事，據荀慧生的本子是：

（快板）那一日梳粧來照鏡，在樓下來了沈延林。他人口中誇豪富，嶢卻公子王金龍。奴在樓上高聲罵，只罵得延林臉飛紅。含羞慚愧回店轉，主僕定計娶奴的身。作媒的銀子三百兩，鴇兒到手一斗金。鴇兒逼迫奴不允，才將假意騙奴的身。他說公子新得中，得中了黃榜第一名。奴爲他還願把香進，誰知道一馬就到洪銅。在洪銅未到一年整，皮氏大娘起毒心。一碗藥麵付奴手，雙手奉與沈官人。官人不解其中意，吃一口來哼一聲，昏昏迷迷倒在地，七孔流血他的命歸陰。皮氏大娘一聲喊，她道犯婦謀害人。驚動鄉鄰和地保，拉拉扯扯到公庭。

接着照例是官吏受賄，成爲冤獄，經會審的結果，案情大白，皮氏及女婢春香伏法，王金龍和玉堂春團圓。舞台上各人演出的，雖多少有若干的不同，大要的經過，都是差不多的。

眞本玉堂春全傳的內容，卻比這繁複曲折的多，人物事件也有很多的不同處。王三公子登場，首先自己介紹了

家世：「小生姓王名鼎，表字順卿，祖居南京應天府上元縣三山街。父親王炳，官拜錦衣衞，後來升到帝上殿指揮，因與嚴嵩作對，告假還鄉。母親余氏，曾受正封。大兄王仲卿，娶蘇布政小姐完姻。二兄王子卿，娶陸翰林之女完姻。小生排行第三，年已十八，尙未聯姻。還有四妹錦雲。」在這裏，王鼎是並不叫做金龍，而故事的發生，也說明了是在明代。這明代也許是假托，這假托的說明，是有它的必要的。

王鼎的父親因隱居已久，手頭日漸拮据，想起京裏的友人屠隆，曾經借他銀子三千兩，便叫王鼎攜同王鳳去討回。所以然要叫他去，是因爲大兒子有些書獃子氣，二兒子又見人面紅，祇王鼎還很乖巧。王鼎奉了父命前去討賬。在動身的前一夕，跑到他所熟戀的丁軲巷的妓女唐一仙那裏話別，兩人恩愛難捨。一仙告訴他有兩個結拜的姊妹在京，一個叫玉堂春，一個叫雪裏梅，寫信給他，要他去一見。王鼎歡喜不盡。

到了京裏，屠隆竟早已將銀子預備好了，一本一利共計六千兩，再送他們主僕二人五百兩的盤川。王鼎不信王鳳的勸告，跑到玉堂春那裏，兩人一見傾心，王鼎竟不作回故鄉之想，叫王鳳將行李搬到那裏。第一夜的開銷就花去銀子兩千零。祇要是鴇兒院裏的人，總是十兩二十兩，一百兩的開發，沒有一個不曾點綴到。有一個叫做段四的，這就是京戲裏金哥的影子，王鼎詢知他本不是勾欄裏的人，是落拓在此寄食，特別的給了他一百兩，叫他去做生理，娶妻室。轉眼之間，從屠隆那裏收回的錢，竟用去一半。老僕屢諫不從，欲歸不得，便竊了五百兩銀子，私自逃到山西去。這個時候，在勾欄院裏王公子的聲勢，眞是煊赫極了。

那時山西有一個商人方爭，到京戲裏變成性格完全相反的沈延林，也在京裏，爲着一定要見玉堂春，得着雪裏梅的同意，就跑到玉堂春房裏去「關席」，和王鼎相談之下，竟成知交，而且拜起盟來。某一天，京裏的一個壞官嚴世

凡來嫖院，誰知玉堂春已接了王鼎，倚仗自己的威勢，非要她出來相見不可。這竟惱了方爭，率領了帶來的人，把嚴世凡痛打了一回，什麽轎子等等全都打毀了。這結果是方爭在次日就別了王鼎，訂了後會，逃回山西去。

時間並不怎樣長，王鼎的六千金已經揮霍盡了。玉堂春勸他回去，他也不理；鴇兒逼他辱罵他，他也照樣的不管。最後，鴇兒竟生了一計，叫一個人告訴王鼎，說街上出會，要他去看。王鼎信以爲眞，不聽玉堂春告訴他這是鴇兒計策的話，跑到街坊上去。及至知道受騙，跑了回來，門已下閂了。敲了很久，裏面的答覆很簡單「若有銀子，方許進來，沒有銀子，休想進門。」哀求再四，纔允許他和玉堂春隔着門縫話別。相見時，玉堂春是

大哭一聲來跌倒，悠悠死去又還魂：「阿育三爺啊！奴曾幾番苦勸你，全然不聽半毫分。今日事已至如此，不必傷心兩淚零。急早回家把功名幹，前來贖我玉堂春。」說罷放聲來大哭，咽住喉嚨難出聲。（卷四）

悽悽切切的話了別，王鼎便茫然的走了去。走得不遠，他看到一家澡堂，便跑進去洗澡。却想不到衣箱的牌子被壞人偷了去，把他的衣服全穿跑了，身邊剩得銀子也拿去了。王鼎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然也沒有什麽辦法，祇得將那人留下的衣服穿起。這時的王三公子，已經是完全變了樣了：

那時苦殺王公子，只得把他希破衣衫穿在身。頭戴一頂烟毡帽，破襖一件碎紛紛。一條褲子無腰又無管，一對草鞋打腳跟。（卷五）

他覺得走頭無路，便去自殺。偏偏遇到了一個道人，把他救住，給了他一兩銀子，一身道衣。他從此便著了道服，買了一把弦子，唱着玉堂春教他的歌曲，賣唱爲活了。

玉堂春自王鼎去後，不肯再接客，鴇兒便將她毒打，於是她遂盟死志，恰值段四拿了王鼎的一百兩銀子的賜與，

已經成家立業，跑來謝恩，在樓下聽鴇兒說了一番，一面自怨鴇兒的無情，一面便假勸說玉堂春爲名，和她商議辦法。最後的決定，是由他先找到王鼎，然後玉堂春假燒香爲名，兩人在段四家裏相見。這到了京戲，是改爲「廟會」了。他走下樓來，哄鴇母說：「玉娘滿身打壞，要等身子好了，菴中還了愿，然後接客。」鴇兒完全同了意。

王鼎被找到了，住在段四家裏。第二天和玉堂春相見。一切要打發的關鍵地方早經段四一一佈置好。兩人相見，抱頭大哭，然後，玉堂春告訴他自己預先定下來的計策：

我今帶得花銀二百兩，贈你三爺須用心，可買皮箱十二隻，磚頭石片裏邊存。寫了封皮來封好，以一家人隨你行。你上下衣裳須齊正，仍到勾欄院子門。把箱抬進我房中去，我箱中裝了六隻東西付你身。你只說要到年伯家中去，打發家人轉南京。將此六隻皮箱帶了去，早早回家見父親。從頭一一將言講，前來贖我玉堂春。（卷七）

果然鴇兒看見王鼎聲勢煊赫的來了，便又是一副面孔，叫玉堂春下樓迎接。這天夜裏兩人搬出六隻箱子裏的石頭瓦片，換上了「綾羅緞疋，金銀首飾，寶和珍，金杯銀杯多多少，還有黃金三百，又有花銀三十兩」，在次日給王鼎抬去，以備前來替她贖身。並囑咐王鼎，以快來爲是，不然空箱給鴇兒發現，不但要逼她接客，許要害她的命。王鼎一一答應，次日即偕段四一同回家。

王鼎把詳細的經過情形告訴了父親以後，惹起了父親的大怒，痛打了他一頓，懷疑這六隻箱子的來源，是他在六千金揮霍完了以後，加入盜匪羣中所得，人間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妓女？把一間房裝上「轉斗，」將他鎖了起來，箱子也原封不動的放一起，預備將來案發，官家要人要贓。段四聽見王鼎被打，也就不敢進去了，攜了剩餘的銀子，向京逃回，不幸走到山東，竟得了病，一耽延竟是三四個月之久。

玉堂春自王鼎走後，天天盼望他來替自己贖身，不料兩個多月過去了，王鼎無消息，段四也不見回來。鴇兒不能再忍耐了，天天和玉堂春吵鬧，到了第八十日光景，到底把箱子開了，發現裏面全是碎石片瓦，實在的箱子去了六隻。這一氣眞是非同小可，把玉堂春打得死去活來，終極，玉堂春仍然不肯屈服。鴇兒便恨恨的把她罰充賣茶的女使，叫雪裏梅，頂了她的名字做起生意。這雪裏梅就是唐一仙信裏所說的第三個盟妹。

玉堂春被廢不久，方爭又從山西來了。他跑來找玉堂春，那知道出來的竟是雪裏梅。他奇怪極了，問明了原委，一定向鴇兒要玉堂春相見。方爭從玉堂春的告白裏得悉一切經過的情形之後，便說我三弟決不是負義的人，定然另有原因。他對於玉堂春這樣「大節不虧，」深致嘉許，便自己拿出三千二百金，替她贖了身，把她送到南京去。可是，王鼎的父親，聽說有高大的山西人來找他的兒子，竟誤爲同夥的匪徒，拒而不見，說王鼎自從去京，迄未歸來。方爭把這話告訴玉堂春，她很不高興，誤爲是方爭騙她，而目的是想自己娶，又想自殺。經方爭種種解釋，纔放了心，隨他回山西暫住，讓他慢慢尋訪。這和京戲裏的沈延林騙娶，簡直是兩回事了。

話說回來，方爭家裏有一妻一妾。方爭在外日久，大娘深感寂寞，便不安分起來，和一個從小認識的姓楊的生員勾搭上了。方爭回後，雖沒有發現這回事，奸夫淫婦方面，總感到許多的不便。密議的結果，決定殺死方爭，買禍於玉堂春的身上。參加他們陰謀的，還有一個使女月香。這蔣氏在京戲裏，是成了皮氏。

端午日，方爭闔家歡宴，輪流敬酒，到玉堂春向方爭獻杯的時候，執壺的月香，暗暗的把毒放了。果然不到一個時辰，方爭便毒發身亡。這蔣氏大娘佯作惱怒，走了過來，一把抓住玉堂春，打她幾個巴掌，惡狠狠的駡：「大膽妖精小賤人，是你敬酒，朝奉吃，把他藥死地中心。」一把她拉拉扯扯弄到衙門裏去，告他謀害親夫，守官丁才受了賄賂，遂完成了

冤獄，把玉堂春下在監裏。蔣氏控告玉堂春殺害的理由是：

只爲丈夫販賣京中去，勾欄取了玉堂春。嫌我丈夫生得醜，房中不肯結成親。前日是個端陽節，擺酒廳上慶賞情。

被她勸酒來藥死，伏乞爺爺作主論。（卷十三）

玉堂春下了監獄，幸而遇到了王鼎的逃僕王鳳，這時正做管獄的人，她在獄裏，沒有吃到怎樣的大苦。事情眞是奇巧不過，玉堂春受了冤曲，却引起了另外一個人的不平，那就是太原府理刑廳喬季先，他曾經在京裏會過玉堂春，不大相信她會做這樣的事。但在他正預備偵察的時候，却不幸丁了憂，不得不請假回京，玉堂春的冤獄更陷於無法翻轉的局面。

方爭第一回在京，不是打過那個壞官嚴世凡麼？這嚴世凡，有一天，又想起玉堂春了。他攜帶了家人僮僕，跑到勾欄裏，要娶玉堂春做第十六個姨太太。祇要有錢，在鴇兒方面，是毫無問題，而玉堂春，他從未會過，也就辨不出眞假。講定身價以後，便把雪裏梅，馬上抬了回去。

雪裏梅和她姊姊一樣，早已把身許給王鼎了，這時那裏肯依，並且破口大罵。嚴世凡氣極，鞭打了她一頓，恰値朝廷傳他，他祇得將雪裏梅暫時鎖起，把鑰匙交給六娘。六娘和雪裏梅暢談的結果，覺得雪裏梅是一個很明大義，很有見識的婦人，不顧自己的性命，把她從後花園放走。這裏嚴世凡回來，發現玉堂春已走，大打六娘，又叫人四方兜追。幸而雪裏梅在路上遇到了那個丁憂回京的太原府理刑廳喬季方，問明了原委，知道她是玉堂春的妹妹，把她帶了回去，暫和他母親住在一起。雪裏梅從喬季方的口中，也得知了玉堂春在山西受冤下了獄。嚴世凡既找不到玉堂春，又率領了家人，跑到鴇兒那裏去：

嚴爺好不心中惱，登時喚了眾家丁，自家上轎出門去，趕到勾欄院子門。把烏龜鴇兒多逐出，折毀勾欄不留存。可憐鴇兒卞四嚎淘哭，眞正青天霹靂爲何因？只得借住平康巷，把幾十粉頭變價幾千金。又把拆坍屋下尋了些金珠寶，同了烏龜前到山西去探親。（卷十五）

這裏應該說到王鼎的赴考了。在考期逼近的時候，母親等同他父親商議，想放他去投考。父親堅執不可，說如果放他出去，他定然不會回來，重行去做強盜，爭執了不知多少天。父親爲更緊防起見，又親自把他的門加了封。直到離考期只有一天了，父親仍舊是毫無商量的餘地。他的四妹錦雲救兄情切，不得已暗暗的用水敝了封條，開了鎖，自己進去替代，讓王鼎逃出。次日母親知道，然也成了事實了。王鼎跑到唐一仙那裏停了一夜，準備了一回試事，就去投考，果然中了。捷報到得家來，父親大加詫異，說「三兒鎖在房裏，怎麼會有考中的事？」以爲是報信的人弄錯了。及至跑到後面去看，纔知道自己的女兒替代了三兒。到了這時候，爲父的雖說也很惱怒，究竟是情形不同了，再經王鼎回來再行反覆解釋，一天烏雲，也就散過。

後來，到了應該進京趕考的時候了。王鼎稟告了父母，得了同意，攜了六隻箱子同去。他首先去找玉堂春，連房子都沒有了。再找段四，段四說：

小人自從同你南京去，送你三爺轉回門。因見老爺與你來淘氣，小人逃走出門行。誰知到了山東地，一病四月店中存。及至京來去打聽，早被嚴府折毀勾欄院子門。上年山西方朝奉，贖了玉娘相送到南京。早早與你成姻眷，倒要前來問我身。（卷十八）

探訪毫無結果，祇得決定在考試完畢後，找到山西方家去看看。考試放榜，王鼎果然中了翰林。喬季方因關心玉

堂春姊妹事看到會試錄上的名字，就有一些懷疑，借拜訪為名，和王鼎談起在山西和京裏所發生的關於玉堂春姊妹兩樁事。王鼎聽罷，大加感激，告訴他那王公子就是自己。到傾心處，知道番季方年僅二十，尚未成姻，故就將自己的四妹錦雲許給了他，兩人結起親來。王鼎稟告雙親，當然是完全的同意。

金鑾殿上皇帝抽籤，王鼎抽到了山西按院，賜了上方寶劍，即日赴任。段四隨行。當然，王鼎到那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玉堂春伸冤，替方爭復仇。快到地頭，便先喚了小船，裝作賣卜人，實行私訪。方家自從方爭死後，大娘房裏常常鬧鬼，弄得她和奸夫異常不安，時時問仙求卜。王鼎走到她家門前，老僕人又出來喊，王鼎已預先打聽到這是方爭家，正中下懷。他拿定主義，先要把老僕一嚇：「阿，看你臉上一團黑氣，三日內有大禍到了。」老僕嚇得異常，趕忙求救。王鼎道：「救是有救，但是你要把眞情說與我明白，方好作法救你。」這老僕信以為眞，便將大娘如何害死方爭，賈禍玉堂春的話說了一遍。王鼎既知實情，就騙他道：「你自明日起，只說有病，躲在家中三日，便與你不相干了。」老僕把他領到家裏，大娘和楊生員告訴王鼎，家裏不很乾淨，問他有無法子祛除。王鼎起先故作為難神情，說「三日之內，恐難逃刼。」經過他們苦苦地哀求，纔在一百兩報酬的條件之下，答應「既如此，你們就躲到房裏去，待我書符貼上，過了三日，我來開門，還你太平，再來領謝。」兩人便遵行了。王鼎寫了一張按院的封條，把門封起，囑咐老僕，不能洩漏機密，便去接事。當日就派了差人將蔣氏大娘和楊生員雙雙的捉了去。

開審的一天，首先調來全部案卷，看過以後，王鼎就問丁才；「據玉堂春供稱，方爭逼她成親，嫌他貌醜，故把方爭藥死。那砒霜是從勾欄院裏帶到此地。這些口供，其中不無疑點。玉堂春的砒霜，既然在勾欄內帶在身邊，她與方爭在京回家之時，何不藥死在舟中，必要等到了家方纔下藥？並且慶賞端陽，合家飲酒，必有丫環在旁執壺，玉堂春就要下

藥，執壺之人豈不曉得？照此口供，貴府不免徇私在內。說得丁才啞口無言，祇硬說是沒有「徇私。」以下就傳玉堂春，玉堂春的一段，就是京戲會審裏的一段唱，那是：

小人因在勾欄爲娼妓，終身許一姓王人。豈料他去了不回轉，鴇兒逼打不容情。奴因抵死不更改，因此把奴貶入茶房服事人。虧得方爭販賣回來轉，因與王生結義弟兄稱，知奴守節遭磨難，就把花銀贖我身。將奴送到南京去，不過王生一個人。故此將奴帶到家中住，送到南樓另住身。誰知到了端陽日，請奴慶賞到前廳。大娘二娘同一席，人人敬酒與方爭。臨了小人來敬酒，不知誰把砒霜放下臨。方爭吃了就身死，蔣氏說奴藥死有口實難分。可憐告到太爺來審問，把奴拶打痛難禁。只得屈招成死罪，但奴豈有藥死大恩人。伏乞爺爺來詳察，奴就一 死 也 分明。

（卷二十）

王鼎接問執壺者誰，玉堂春便告知是月香。從這點出發，反覆審問各人，經過許多周折，捉住他們供詞中的許多漏洞，案情終於大明。各人重覆畫了供。丁才受賄，也被楊生員舉發出來。王鼎立刻把蔣氏，月香，和楊生員處了極刑，撤了丁才的職，當堂把玉堂春釋放，叫轎子送她到方家二娘那裏去。玉堂春始終不曾知道審問她的人，就是她所說的王生王鼎。

王鼎已經發現王鳳，因爲他待玉堂春甚好，恕了他的私逃。這時，便喚了他來，叫他跑到方家去，告訴玉堂春，送她到唐一仙那裏去住，等他任滿回家完姻。自己便又到方家致祭方爭一回。在歸途中，遇到很多的人在一當典前面鬧事，訊知此當典主人極不規矩，在人家贖當的時候，總要抽去人家一些東西。王鼎叫把這主人帶到衙裏去。審訊的時候，纔發現這主人不是別個，竟是那玉堂春家的烏龜鴇兒。把他枷了示衆，判他賠償典當人的一切損失，到無人舉發

爲止。

玉堂春到了唐一仙那裏不久，喬季方也把雪裏梅送來了。嚴世凡壞了官，一家星散，六娘流落到了南京，跑到勾欄裏要飯，遇到雪裏梅，六娘是她的恩人，就被留養。王鼎一年任滿，請得聖旨回家完姻，娶了三女，半年以後，回京候旨，又把錦雲帶到京裏嫁了。

全書到此，便告了結束。我們從這眞本玉堂春全傳和京戲裏的玉堂春的故事對比上，其相差之遠，大概是很容易了然了罷。這差異的主要點，有好幾方面。京戲裏，王金龍在戲的開始，就是去趕考，眞本的趕考却是在頂後面。京戲裏，王金龍是玉堂春的第一個客人。眞本裏，她早已是京裏的名妓。京戲裏的壞人是沈延林，而眞本裏等於他的地位的方爭，却是一個具豪俠氣的。京戲裏是用「麵」毒，眞本裏則用「酒」。京戲的最後是會審，眞本裏却只有王鼎一個人來翻案。京戲裏在審判時，蘇三已經看到了王金龍，眞本裏是玉堂春回到方家以後，聽王鳳報知，纔恍然：「怪不得問官的聲音到耳裏很熟呢！」像這些，都是隨手可舉的例。

玉堂春故事從繁複到單純的這一演變，在這兩方面故事的對比裏也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原來的故事就是眞本，是繁複到極點的，而京戲是竭力的把它簡單化了。這簡單化，當然是爲着便於舞台上的扮演。其簡單化的方式，是把王鼎一家緊縮成他一個人，把玉堂春三姊妹棄去其餘的兩個，把方爭和嚴世凡合而爲一，而犧牲了方爭的性格，末了改爲會審，以收舞台上的最後重心的最緊凑更廣大的效果。京戲的玉堂春，是採取了玉堂春一根線，而且盡可能的把它簡單化了。

在這樣的原則下面，便不得不把討賬割棄，拿進京趕考來開場了。爲了要省掉段四方面的許多戲，便不得不改

爲廟會。把假玉堂春的出嫁歸併到眞玉堂春的身上。把往後的許多複雜瑣碎的事删却，完成有力精彩的最後場面會審。在這些地方，我們很可以看到改編者的苦心。但終於不能不懷疑的是爲什麼棄去了方爭這樣好的性格，而不設法把他保留，雖然戲許要煩重一點。其次，就是許多的名字爲什麼到京戲裏都非改變不可，玉堂春又稱作了蘇三，王鼎變作了王金龍，段四成爲金哥，蔣氏變成皮氏？這當然是不關重要，不知也另有根據不？歸結起來，方爭性格的捨棄，是有遺憾的。

彈詞本與京戲本的玉堂春，就大體看去，是各有其優點的。京戲本適宜於舞台的扮演，彈詞本是適宜於彈唱與閱讀。要說彈詞本也有缺點，那麼是和其他本的彈詞一樣，許多地方是太煩贅了。常常用一卷書寫一件很簡單的事，人物的自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斷的重複。就斷續來聽的聽衆固然是有好處，但在連續聽下去和閱讀的人，是不免感到厭倦的。

眞本玉堂春全傳除這些缺點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文字並不怎樣雅馴，大概是並非出於第一流的高才之手。較之一般的本子，確已高明得多，若果和雙玉盃，梅花夢一類的作品，彈詞名家馬如飛的開篇比較起來，相形之下，這不能不說是較弱的一種。

很是幸運，這一回的掘發，竟使我們看到了婦孺皆知的玉堂春的初期面目，能以對比的研究，也能以更進一步的了解到怎樣的形式適宜於怎樣的表演，從一種表演法轉變到另一種表演法，應採取如何的改編手法。

據西諦所藏彈詞目錄（中國文學論集）玉堂春有共和書局的石印本共四冊，倘沒有機會找到，不知道書的內容，和眞本又有若干的差異，大概不會是眞本的翻印，就書名和字的數量上，一般的可以做如此的推測。

附：錢靜方玉堂春劇本考

「玉堂春演名妓蘇三爲王三公子所眷。公子金盡，妓周給之。公子因得進京應試，擢巍科，位顯要。而蘇妓適因事繫獄，乃平反出之，與終白首焉。茲事未嘗無據，蓋即錢塘蘇小小之佳話也。按明郎仁寶七修類稿云：「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容儀儷，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任三載，病將卒，有俸祿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爲二份，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前一月歿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匹，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嘗周給之；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篋，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

「昔時名妓鎭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

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

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因和云：

「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

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

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蘇妓之事如此，而劇本乃謂蘇妓行三，署名玉堂春，而易其所

眷之趙公子爲王公子，且以兄弟姊妹之事，併而爲一，亦以誤傳誤而已。』

『錢塘梁紹壬蘇小小考，謂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一宋人。元遺山虞美人詞：「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詠趙氏之蘇小小也。古樂府西陵松柏下一首，則指蕭氏之蘇小小。春渚紀聞載蘇小小墓在錢塘縣廨舍後，縣址舊在錢塘門邊，去西泠不遠，」則今日西湖邊墓，乃南齊蘇小小也。元人張光弼弔蘇小小詩云：「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自註：「墳在嘉興縣前。」此必指宋時之蘇小小無疑。蓋院判與人，安知小小從良之後，不居嘉興耶？朱竹垞力爭小小墳在秀州，而以在西泠者爲僞，實則杭嘉各得其一，又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近伶界又編武陵蘇小小劇本，演小小屬意於某書生，而書生頻遭顚沛，卒獲團圓。其中離合悲歡，頗見新穎。然試問其所指者果何朝人物，恐編者亦不自知，則余又何從而考之耶？』（錄自小說叢考上卷）

燕子箋彈詞

我知燕子箋之有彈詞，始於夢鳳之燕子箋跋，然不知燕子箋彈詞也有兩種本子也。夢鳳之言曰：「後又從辭符顧氏假得燕子箋小本，僅有平話而無曲文，分六卷十八回：

第一回　別恩師來都應試　饒良朋水弔觀音
第二回　候場期店裏棲身　謀叛逆途中打獵
第三回　舊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會寫貽春容
第四回　贓書吏陳說場弊　繆室婆醉施酒瘋
第五回　錯取畫來驚容似　贈詩箋去任燕傳
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賈南仲虎牢安營
第七回　機關洩漏梅香口　醜態番成皂隸官
第八回　換坐號試探口氣　因醫病細說情由
第九回　不湊合難成吏舞　生奸謀易嚇友聽
第十回　賈秀才潛逃旅邸　安祿山大破潼關
第十一回　鄒尚書出閘扈駕　賈經略收女全交
第十二回　夫人錯認親生女　秀士新選入幕賓

第十三回　參軍作檄喪賊膽　節度愛才許聯姻
第十四回　美少年軍中合卺　老駝婆閣下陳情
第十五回　鮮狀元私謁師第　華養女弊掀父前
第十六回　假斯文鎖試書齋　眞不通潛逃狗洞
第十七回　久別離欣同聚會　得相逢各訴前由
第十八回　一道旨雙排賞宴　兩妻兒均受榮封

今傳奇演成四十二齣，齣目迥異。小本平話，無年月可考，而紙墨甚舊，當出明初葉刊板。取以校傳奇，說白無不脗合。每回詩句，亦復不差一字。惟寫箋一齣，題醉桃源詞，首二句：『沒來繇事巧相關，瑣窗春夢寒，』頗覺語氣不屬。平話本作『風吹雨過白花殘，香閨春夢寒，』雅有深致。第四句：『丹青誤認看，』平話本作：『放眼看，』換頭二句：『綠雲鬅茜紅衫，』平話本作：『揚翠袖伴紅衫，』亦較勝，悉照改正。似百子山樵作傳奇時，卽據此爲藍本。元人傳奇多本平話而作。如劉後邨詩云『滿村聽說蔡中郎，』知宋時必有演蔡中郎之平話，故琵琶記卽因之而作。則阮曲之出於此本平話，更可證也。」

此跋雖僅存回目，但對燕子箋彈詞與傳奇的研究，關係却極重大。其一，跋者所見，如果確係明初本子，則阮大鋮之燕子箋來源，已有新的發現。其二若此書之出，在阮集之後，亦可證阮集出後，卽有據之以演成平話者，而演者不止一人。何以言之？因我所藏燕子箋彈詞本子，與夢鳳氏所見，又自不同也。西諦所藏彈詞目錄載：「燕子箋，無著者姓名，咸豐乙卯刊本四冊。」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載：「燕子箋六卷十八回，迎薰樓刊本，題玩花主人評，卽傳奇

改作。」兩本均未見，不知與顧本異同何若。我所藏本，出版處已無可考，係嘉慶甲子刊，作者署名濟園。卷數回目與顧藏無異，巾箱本頁十八行，行二十字，逐行有欄，書前弁語四則，每回回目前註明本回有詞，詩，讚若干首，篇子若干則。回目鈔錄如下，以與顧藏參正：

第一回　撰新詞佈說興亡案　戀舊友預現是非因

第二回　酈小姐當筵贈大士　華行雲假館偶情郎

第三回　安祿山起兵范陽　賈節度移防汜水

第四回　寫春容畫中諧配偶　幹科場座上賣風雲

第五回　尙書府蛾眉覩畫　曲江路燕子傳箋

第六回　拾花箋書生懷淑女　出粉本侍婢囑醫婆

第七回　駝婆子洩閨情　疲秀才捏關節

第八回　抱佛脚征夫過隴　斷魔頭俠女關門

第九回　哥舒翰戰敗潼關　酈安道匿奔西蜀

第十回　賈節度從權收義女　飽夫人就錯得嬌兒

第十一回　秦若水登城作東道　卞無忌飛檄定西京

第十二回　卞參軍訂書約　賈小姐理新粧

第十三回　緻鸞箋一醒陽台夢　開虎榜兩報上林春

第十四回　盼仙郎嬌娘禮佛　叱鬼子魔女談文
第十五回　假狀元鑽狗洞　眞女婿奔龍門
第十六回　樞密府並展兩重雲　光祿寺多整三杯酒
第十七回　駝子裝憨嚇命婦　燕兒可巧賀新郎
第十八回　補漏網並開夜台鏡　結總穴重唱秣陵秋

據此回目並全書內容，可知濟園寫作此本，並不知尙有他種本子。濟園之於彈詞，是「自童年已好而博習之」（弁語一），何以並此本也未見此？實是一個疑問。這兩本彈詞的內容，前一種與阮作完全吻合，後一種稍有更易，大體上講，仍是與曲本相同的。再錄傳奇四十二齣齣目如次。

家門　約試　投畫　借征　合圍　寫像　賺倖　誤認　駭像　防胡　寫箋　拾箋　入闈　開試　試窘
駝泄　謀緝　鬧疰　僞緝　守潰　屈奔　拒挑　兵鬧　收女　誤認　詗汧　入幕　閨憶　刺奸　平
胡　勸合　招婿　放榜　轟報　箋合　辨奸　遷官　奸遁　雙逅　排宴　合宴　詰圓

很遺憾顧藏本現在無法見到，不然，是可以作一個較精詳的比較表來比較研究各本材料的配佈法。不過，僅就以上所敍的看去，燕子箋曲本與彈詞大體的異同，是已可想見了。這裏所能做到的，是祇有阮本與嘉慶本的比較研究，而強調在嘉慶本的彈詞方面。

嘉慶本燕子箋彈詞的內容其絕異於阮作傳奇的，爲首末兩回。彈詞本是有故事以外的增益。在第一回，作者說了一大段關於阮大鋮及其燕子箋傳奇的事；末一回寫了自己的本子和阮本異同的地方。這一篇阮大鋮傳，內容是

歇他的，裏面有很精采的幾段，寫魏忠賢失勢以後的一節最爲出色：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魏忠賢一朝事敗，明正典刑。又一面行開文書，普天下捉拿逆黨。那些乾兒乾孫子，也有陪著抄家的，也有陪著斫頭的。就是這個阮大鋮，在他門下不甚上數，也費了無數的手脚，才得個罷職休官。您說那仗人勢的狗兒，可是做得的麼？

眼睜睜，冰山一座化成灰；弄的些野雉兔子都跑出來。往常時，西廠的門兒挨得進；到而今，南牢的房子又住不開。香噴噴，美酒羔羊張口喫；落得來，一腚薄矢好難揩。方孝孺，滅了十族千古恨；楊繼盛，出上一死萬民哀。這夥人，一般也有刀下鬼；是怎麼，笑倒了六巷與三街。歎從來，傘扇旂鑼車馬轎；原只爲之乎者也矣焉哉。就不能，聖人廟裏添神主；如何去，閻王牀上懷鬼胎？不見那，北海西山的兄弟倆；拋撇了，金盤玉碗去吃長齋。勸世人，大節無虧千萬了；縱就是，受點子貧苦也是應該。

話說阮大鋮雖然沒了功名，卻喜逃得性命。只是北京順天府住不得了，他把在乾爺門下積纂的金銀大卷包帶上南京，就在褲子襠裏買幾間門面，蓋幾座亭台，置幾付箱籠，招幾個幫客，又上揚州買幾匹瘦馬，崑山縣聘幾個梨園，終日在這燕子磯邊，莫愁湖上，傳杯遞盞，品竹調絲。明公！您道他是個甚麼主意呢？原非自己取樂，只因南京是個陪京，一樣的有台司部院，又兼江山如畫，水陸交衝，不斷的有過往勢豪，游閒公子。他想把這酒色圈套，逢着的便劈面拋去，倘或一朝著手，便可二次出頭。咳！似他這番佈擺，便就是作小人的下場頭，要想當忘八賺嫖客的身段了。

百忙裏，深閉畫閣買蛾眉；買歸來，自抱琵琶教一回。廚房中，汲水尙排光祿宴，臥榻上，行雲爭待元郎歸。借著個，文

酒笙歌好題目；蓋了那粉墨髑髏老面皮。三百年名節衣冠空在眼，到頭來金龜一變又烏龜！以後就寫他的作傳奇獻傳奇因傳奇復官，和錢謙益楊文驄「大家秦淮廣搜舊院，把那些串客妓女一個個選入內庭」來學一直到國亡時還在演戲的事。他說燕子箋簡直是一本亡國之音，寫下八句詩歌詠這一回事：

金陵王氣幾多些，雨散雲收又一家。
昨夜春燈方映月，來朝鐵戟已沉沙。
白鷺洲邊烽火慘，烏衣巷口夕陽斜。
不信南朝風景換，隔江猶唱後庭花。

在這前引裏，作者寫阮大鋮寄居南朝，藉作曲以圖恢復舊勢，頗有卓見。彈詞編者，對於燕子箋傳奇作者的反感，是達諸極點的。反感如斯，而仍就其曲以成彈詞者，是因為這部傳奇寫得着實不差。把它編成唱本，可以教那些盲男瞽女，多賺幾百銅錢；「而且，深閨婦女廉恥猶存；田野村夫良心不昧；他們聽了這段奇文，也都知道有本戲叫燕子箋。這本燕子箋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奸臣阮大鋮作的。這奸臣阮大鋮作了燕子箋弄的個宏光皇帝國破家亡，走頭無路，因而萬口唾罵，豈不大快人心？」這種交代的關節，全是照例的文章，交代過也就完了。至於此本與阮作本事上的異同，作者在末回裏自己也說了個明白：

「妙，妙，妙！說書的，你才剛這幾段白話，幾個篇子，不但與那戲文上補足欠缺，並整頓了多少世道，多少人心。但只是這通部裏邊，卻還有些不一樣處，更須請教。」（按：前半所說，係指作者增益鮮臧二人在陽世被斬殺，在陰司受懲罰而言。）

「明公!那是那幾處呢?」

「說書的聽了。即如祿山起兵,以至被刺,雖是幾齣熱鬧戲文,却並沒那顏杲卿達奚珣哥舒翰觀兵慶緒犯法,李猪兒定計的情形。再則,繆家的兩口子,和那沒名姓的齋夫原本並無下落,怎又教他醉死的醉死,作官的作官?更有那個逃難的梅香,分明已被亂兵所殺,却也教他活轉來,都不是憑空捏造麼?」

「明公!您却又錯了!這說書不同唱戲,戲是扮與人看,即如安祿山的始末,不過換了幾回行頭,打了幾陣鑼鼓,從後臺裏提出顆首級,又早已經完了戲了。若是說書,便必須要一節一節還他個實在,又加上渲染,那聽的才色動眉飛。所以這位編書的,按據正史,採摭傳奇,重新與他粧點起來,才成幾回上等的好書。那繆家都喜吃酒,醉死了眞是好死,那齋夫痛恨惡人,作了官也是個好官。那阮大鋮只講排場,不講文法,所以後來都沒個照應。這都還算小事。若論那個梅香,雖不是要緊的角色,却畢竟沒甚罪過。若要教他把包裹交與那個駝婆子,也儘有個活變的方法,怎便就置之于死呢?」

曲本與彈詞的燕子箋,其本事相差異處,不過如此。就在這些微差異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彈詞的作者,在文學的修養上,是很高深的。舉凡曲本不周到的地方,脫落疏忽的地方,鬆懈和應強調而不曾強調的地方,是全都補正了。而不置梅香於死地,使終結處有一個挿科打諢的可喜人物,對於劇的效果,尤有大的幫忙。梅香的死,在全劇的發展上,可謂毫無關係,從這一點上我同意於作者的處置。對阮大鋮作曲的批評,可謂中肯。可是阮作雖有缺陷,亦自有其不凡處,我們殊難以比論兩本之優劣,蓋體制之不同,已決定其繁簡之必然也。

燕子箋彈詞的作者在這一部書裏是充分的馳騁了他的才情,他的身世沒有明確的交代,連姓氏都不曾留完

全。在末回裏祇告訴我們是一個「有志氣沒時運的硬漢，」敍提起他自己的身世來「可笑亦自可天。」據他自己說：

他本是少年公子老封翁，却偏要扭天別地把書攻。中了名進士，氣得人嚇死還幾死；做兩任知縣，賺了個又精打兒精。空落得，觀看了許多大山水；還幸喜，結交了幾輩古賓朋。杜工部留下兩本窮詩卷；李太白贈他一個破酒盃。只而今，日日牢關鐵門扇；只而今，朝朝靜對紙窗櫺。又把套，信口兒的謊言編造出；唱醉了，自家唱與自家聽。

大概他也是滿腹牢騷，無處發洩，藉此以作排遣。此書成於「己未，」刻於「甲子。」據說，「本欲爲病人豁悶」而作。其寫作體例，是「凡白話或仍戲文而議論敘事皆杜撰；」「凡開首題詞，及西江月，贊語等皆按切本事；」「篇子中或采摭成句，無非作點染助風趣，故拈改任便；」「通部多駢對成篇，亦大抵做中晚諸公及明季之吳梅村，而無複字，無重韻，於詩律亦細，其不拘者則略方木皮子，而合數十句爲一句。」故此書可謂純粹的智識份子讀物，至少也是半智識份子的讀物，其不能如大紅袍九松亭等之受人歡迎，理由當在是。可見彈詞的優秀作，必需具有深入淺出的特色，纔能爲雅俗所共賞，而傳之久遠。

燕子箋彈詞的寫作，當然較傳奇爲自由，可以盡情的寫。因此，在許多地方，作者理解得它的重要性，他就不像傳奇作者的拘泥，就任性的寫它個痛快，把讀者的興味引到最高的頂點。許多的部分都是如此。這裏，先引出霍秀夫爲華行雲畫像中最初畫行雲的像一節作例：

傳奇

秀夫　雲娘！不必煩惱。小生一向略曉得丹青幾筆。

彈詞

霍生說：「雲娘！休得煩惱。你看當此濃春天氣，不住的有流

你看今日流鶯啼樹，粉蝶過牆，風景宛然如畫。我與你作一幅聽鶯撲蝶圖，描寫得十分喜洽，免得你歎處生愁，啼痕界面，如何？如何？

行雲　久知霍郎丹青妙絕。只是奴家風塵陋質，怎便相煩彩毫？

秀夫　好說！（取絹展介）雲娘！待小生細看一看，

鶯啼樹，粉蝶過牆，天然一段絕妙的畫景。小生一向略曉塗鴉，待我與你作一幅聽鶯撲蝶的行樂圖，描寫得十分喜洽、既可暫解愁煩，並使流傳後世，教那馬上的明妃，也不得獨擅千古哩。

你不見鳷鵲觀中積雪空，恰又早胭脂巷口軟塵鬆。儘得那花鬚柳眼各無賴，逗得那紫蝶黃鶯俱有情。似這般春色淹留長作伴，添上個美人管領正須卿。俊彎彎翠黛已憑鸞鏡寫，虛飄飄彩雲還逐兔毫行。俺能使芳草徑來堂上綠；俺能使夭桃立向檻邊紅。俺能使畫間鳥引枝間鳥；俺能使筆底風招扇底風。只不過，略略輕鈎三兩遍；準備着，眞眞猛叫萬千聲。爭似他黃金不與毛延壽；落得個淚眼愁眉向北庭。」

霍生說的畫春容，眞是天花亂墜，登時把個掉淚的雲娘，哄舉的又千歡萬喜，說：「久聞郎君雅善丹青，妙絕一時。只恐風塵陋質，玷污彩毫，未免又添罪過。

霍生笑道：「怎麼？你我不是外人，何必這般客套」，說着，便

方好落筆。（從頭至脚看行雲後帶看帶畫唱）

「絕代玉無瑕，
　爲卿卿特地淡掃鉛華。」

怎麼腮邊這一點紅得如此？（唱）

「半天風韻，
　依然人面桃花。」

畫幀畫筆，調理粉墨。又教雲娘取幅絹兒鋪在明間近窗桌上。他一邊動手，卻一邊說道：「雲娘！你的尊容我心坎兒上雖然有付印板兒，但只是這番點染，使不得潦草，還須一一細看，卻不要怪我嘮叨哩。

俺雖然不是當年顧愷之；卻元來，畫情也有幾分癡待。教您，沉魚落雁人千古；爭愛這，起鳳騰蛟筆一枝。

雲娘！好個頭影兒！

須記得，鏡裏蘭珊雲委地；又早已，毫端掠削霧成堆。卻笑他，村粧盡弄鸞釵裊；誰似你，宮樣長拖燕尾低？

雲娘！轉正些兒！

臉段兒，轉轉輕勻腮勝雪；脖頂兒，亭亭仰起領如蠐。鼻梁兒，款款玉垂隆準直；耳朵兒，纖纖月隱半輪虧。抱緊的江波橫入一雙眼；忽漫理山色平分兩道眉。

把眼兒溜一溜！

眉兒却不要動了！

還似那，簾下偸來窺客日；還似那，窗間畫好對郎時。

行雲（笑，取鏡自照，又看畫）果然像得十分。

秀夫　像只像得你的樣兒標致。還帶笑含嚬，無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韻致，教我怎畫得出？（唱）

「溪紗」

綃眉峰春愁那笑；

蕩淩波弓鞋這些。」

（取明妃圖對比）

雲娘！你顋斗邊這一點兒紅，委實鮮潤可愛！

是怎麼面上蓮花一瓣在，抵多少額旁梅萼五更飛。講不起力脫鉛華羞粉黛；免不得權從世俗買胭脂。趁手兒絳唇已點櫻桃小，寫意兒顋頰旋烘酒暈微。

雲娘！笑一笑兒！

試看你驀地顰更愁面目；更在這，妍然剛露碎瓠犀。

好了！以下大段取致，便容易着筆了！

卻又早嫋嫋故將肩暫嚲；卻又早盈盈未肯手空垂。輕颺颺的紈扇忽爭春態度；翠生生的羅衫羌稱瘦腰肢。

雲娘！走幾步看！

須知那，分外諸般嬌樣子；都因為，裙邊一對玉弓兒。肯讓他，步履但傳吳苑女；肯讓他，淩波只說洛川妃。

雲娘！我起先愁你這小脚兒端的難描難畫，于今又已完畢，只須佈景了！

再看這，彩蝶紛紛誇粉版；再看這，流鶯恰恰試金衣。待要你，猛逐迴風過檻北；待要你，漫尋殘夢到遼西。

明妃！明妃！我說雲娘一定不讓你。（唱）

「果然明妃重畫。

怎肯學毛延壽——

批點壞上陽花。」（刷子帶芙蓉）

行雲（看畫唱）

「樊口停，

豐腰罷，

准備同心，

怎離鞍馬？

收拾了按板紅牙，

彈箏銀甲，

寧心豈負當壚寡？——

再休題浪酒閑茶。」

（拜謝秀夫，秀夫推辭）

「承謝——

妙，妙！已經脫稿了，雲娘！你看！

須不必，墮馬粧成行且去；卻更想，驚鴻舞罷是也非。一任他，朝來霸水橋邊問；似這般，活脫的龐兒更有誰？

畫生畫完放下筆兒，鼓掌大笑道「雲娘！不想這眼前花，公然有了第二朵了！你看那馬上明妃，何曾有這個笑臉兒？」那雲娘也喜不自勝，連忙取出一面鏡子，拿到案旁，且照且看。但見：

脂鮮粉膩，黛淺螺輕。款調兒如送如迎，模樣兒越看越像。挽個拋家髻子，爭似莽天女得口游絲氣兒，便是活神仙。樹間，砌畔，欄邊，豔冶頓添十萬種；座上，案頭，鏡裏，聯翩突放兩三花。正是南國東鄰各一時，後來惟有杜紅兒。若教楚國宮娥見，羞把腰身比柳枝。

這佳人，手把菱花仔細看，抵多少女床無樹不棲鸞。喜得他笑口旋開聲嚦嚦，喜得他纖腰款裊步姍姍。謝不盡，靈心為俺幾番辭；謝不盡，妙腕累君半晌懸。謝不盡，賦裏鉛華偷宋玉；謝不盡，夢中彩筆借江淹。畫出俺雲鬟堪迷芳

作文通筆花，

虎頭鉤法，

拾舉得，

比並着檀郎沒半點差。」

草蟲畫出俺額黃，似夕陽山。卻笑他馬上牆頭遙相顧；枉自說對影聞聲已可憐。

雲娘感謝霍生，不覺盈盈而拜。霍生走過一邊，說「偶爾游戲，聊解春愁，得不唐突西施，已是十分徼倖了，又何可謝之有？」

從這一對比裏，很可以看出傳奇與彈詞的一般異同處。因為彈詞是據傳奇而來，除掉發展並補充而外，是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大概是為着行文的方便，前後調動的地方是有的。畫像的後半即其一例。至於各有其不可及處，也是很明白的顯露在這裏。詳細的敍述畫像時的姿態表情，這是彈詞的優勝處；詞調優美含蓄，韻致簡括，這是傳奇獨有的特色。然彈詞中：「俺雖然不是當年顧愷之，卻元來畫情也有幾分擬；待教您沉魚落雁人千古；爭受這起鳳騰蛟筆一枝，」其韻致實不亞於傳奇。所以說各有其不可及處，無法以衡其高下。不過，話雖如此，彈詞究也有傳奇所不可及處，就是彈詞的生動活潑的敍述，這是一般的韻文難以辦到的。如鄒飛雲在亂兵中初見賈南仲一節：

傳奇

衆兵（向內呼）那位小姐走動些，老爺喚你來，面問個明白。

飛雲（哭上唱）

「人在亂離間，

彈詞

中軍答應一聲，連忙跑出帳外說：「那位小姐走動些，元帥要當面問你哩。」

這才是須臾覓得又連催；抵多少千呼萬喚始出來。整了整半舊不新的素羅袄；按了按已鬆未脫的淡金釵。戰兢

願不得拋頭露面。」（䚈仙燈）

（上拜）

兢，那裏能教身子定；羞答答怎生便把臉兒抬？況句句，袖底剛拖寶釧動；慢騰騰，鞋尖肯觸繡裙開。分明是，天邊玉女月中姊；須不比，洞口桃花嶺上梅。近來前一拜盈盈嬌萬種；却又早橫波倒瀉下春顋。

類乎這些地方，無疑的彈詞優於傳奇，它敘述一件事，能給人以一種直接的活生生的印象，而不是僅有抽象的概念的描寫。這纔是一種活的文學。這種文學，是散文中所特有的；具韻文性的，只有彈詞一類的作品中見得到。其能並見的描寫也有，但那種體制，一定是出入於詞曲彈詞之間的一種東西。如彈詞中李猪兒刺安祿山一段即是。茲並長生殿刺逆一折抄錄於下，以資參證：

燕子箋彈詞

好一個乖乖覺覺猴猴勢勢會淘氣的賊狗男；
你看他搊搊扎扎扯扯拽拽齊腰扣緊皂羅衫。
聽的聲悄悄省省穩穩拍拍兩脚平踏苑牆上；
溜下去俏俏冥冥摸摸索索一心巡摸御床前。
走了些灣灣轉轉寬寬窄窄玉砌金鋪的光甬道，
來到這長長短短攢攢簇簇花遮翠擁的曲欄杆。
須索要歇歇款款慢慢騰騰挨動外邊的紗槅扇，

長生殿傳奇

陰森夾道，
行不盡陰森夾道。
更深人靜悄，怕驚飛宿鳥。
犬吠哰哰、躲機兒，包貯好；
那邊巡軍來了。
•
只見刁斗暗中敲，巡軍過御橋；

還不免消消停停驚驚恐恐掀開內裏的錦門簾。
看了看顛顛倒倒昏昏沉沉宮女橫眠當路臥，
聽了聽呼呼嚕嚕支支格格皇爺獨宿把身翻。
驀過去躲躲閃閃壁壁竪竪銀盞暫挑燈影黯，
掉轉來兇兇險險惡惡狠狠鋼刀猛掣壁風寒。
早不覺粘粘搭搭腌腌臢臢頸血滿腔霑十指，
恰正好爽爽快快伶伶俐俐頭顱順手下雙肩。
拴上條乾乾淨淨齊齊整整國母造成的長命索，
穿着那叮叮噹噹全全美美君王賜與的洗兒錢。
就勢兒檢檢點點完完備備依舊脫離青瑣闥，
霎時間秀秀密密溜溜撒撒重新跳出紫微垣。
一直的搖搖擺擺高高興興回到府中見太子，
百忙裏包包裹裹收收拾拾走來窗外叫差官。
交與他件件樁樁催催趲趲上馬便隨雲過隴，
緊接着刮刮雜雜喝喝喊喊隔城旋睹火燒天。
眼見得倉倉猝猝潦潦草草反叛已歸大歸結，

星影重飄，月影花搖；
險些兒漏風聲，難自保。

•

苑牆恁高，
那怕他苑牆恁高；
翻身一跳，
已被俺翻身一跳。

——犯江水兒

•

潛身行到，
悄不覺潛身行到！
巡更的空吵鬧，
怎知俺宮闈暗繞，苑路斜抄，
凌昏君沉醉倒。

•

莫把獸環搖！

下一回歡歡喜喜吹吹打打書生權且小團圓。

聽鼾聲，殿角高，
你看守宿的宮女，都是睡着。
咱剔醒蘭膏，
揭起鮫綃，
管教他潑殘生，登時了！

夢中咔叨，
原來是夢中咔叨！
殘更頻報，
趁着這殘更頻報，
赤緊的向心窩刺一刀。

——前調

（附記：原文甚長，此處只錄李猪兒唱辭；所記情節，是與燕子箋彈詞類似的。）

所謂直接的活生生的印象的描寫文字，在韻文中的發展，上引的兩例，是可以代表最高度的。不過，韻文中這一類的描寫，究竟不能如散文的更能自由發展，因爲在散文裏，韻脚的限制是沒有的。在中國的舊小說中，很多這樣寫

述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等。最近讀李伯元海天鴻雪記，也發現這樣的一節，其描寫的生動，筆力的出神入化，實非一般的作品所能比擬。謹抄錄於次，以便作一對比：

四馬路一帶馬車行馬夫的手段，第一要推老門檻阿康，他拉起韁來，任是十分劣馬，他總拉得又穩又快。進到馬車大家搶前起來，他照前顧後，操縱得宜，到了得手的時候，往往出其不意，超越在先，巡捕也拿不住他。所以同夥裏頭，替他上了老門檻三字的徽號。至於以馬出名的，牛皮桂寶拉的那匹小川馬，叫做八百兩頭，是匹小走馬；跑順了蹄子，豎着雙耳，低着頭，看起來沒有大奔放，却一往無前，神速莫匹。此外還有雙瞎子小土花那些名目，都算是出名好馬，馬夫名字有叫小黑炭的，有叫大頭的，有叫白頭髮的，有叫小瘌痢的，不可殫述。每年到了五六七三個月，坐夜馬車的人，舉國若狂。那班馬夫同那些蕩婦狡童，在野田草露間組織一個團體，正是會啟無遮，界登極樂，連工部局的禁令罰鍰，都不能阻遏他們，這也是習俗移人，牢不可破的了。當下牛皮桂寶在行裏歇息了一會，隨即配起馬車，逕到清和坊一弄，載了金鳳，兜到大馬路。這時候，泥城橋朝西馬車已經不許走了。牛皮桂寶拉着馬車，由勞合路過北泥城橋，經池浜橋，繞王家厙，逶邐行來，前前後後，共有十幾部馬車一齊到了愚園門口。只見那片空地上，已經停了二三十部馬車，都卸了馬，息了燈。牛皮桂寶也如法辦理，停當，望那馬路上馬車來的還絡繹不絕。忽然一部馬車，燃着兩只藥水燈，明晃晃的如飛而至，在牛皮桂寶馬車傍邊擦過，轉到愚園背後去了。金鳳看見車上那人，彷彿高湘蘭似的，問了牛皮桂寶，却一點不錯。說話之間，湘蘭的車已經兜了圈子過來，緊緊靠着牛皮桂寶馬車停下。當下湘蘭喊着金鳳，問道：「耐倸辰光來格。」金鳳道：「勿多歇勒。」湘蘭道：「耐剛看見三馬路老四俚坐格老門檻阿康馬車勒浪。」金鳳道：「嗰看見晚。」兩人談了一會，湘蘭又拉着金鳳走下馬車，

各處去考查了一轉。只見那車上，一男一女居多，都是露坐吸烟，說不盡的奇形詭狀，却沒有看見三馬路花廙。湘蘭一邊走，一邊說道：「那哼老四勿看見介，倪阿要去罷？」金廙答應。當下阿有牛皮桂寶配起馬車，金廙在前，湘蘭在後，仍由王家厙新閘轉到大馬路向東奔去。剛到石路口，忽見一部馬車如飛駛來，轉瞬已到面前。湘蘭看時，正是老門檻阿康的馬車，載着三馬路花廙，還有一個男人沒有看得清楚。湘蘭疾忙站起，喚着阿有道：「倪快點調頭去追阿康格馬車哩。」阿有答應一聲，拿手一緊，往後一帶，欻地調過頭來。湘蘭的那匹青馬，也很能走的，禁不住阿有連加兩鞭，那馬性起，把脖子一挺，四個蹄子灑開，旋風般的趕上去。老門檻阿康沒有想着有人要搶他馬車，驀地聽見馬蹄奔放，回頭一看，湘蘭的馬車已相離不到一丈。花廙在車上喊道：「阿康快點哩，高湘蘭要搶倪馬車哉！」阿康猝不及防，吃一大驚，趕卽加上一鞭，拿韁繩一拎，忙中却亂了手脚，那馬拾命的望前直跑，轉瞬到了泥城橋堍，看見橋上站的印度巡捕，猛想起馬車不能過橋，把韁繩狠命的一勒，又望右邊一帶，打算沿浜轉灣，那馬正跑得高興，忽然經了重勒，跳了一跳，欻地直立起來，把車子拖上了橋，望印度巡捕身上撞去。說時遲，那時快，高湘蘭的車就這個時候，却轉了灣。湘蘭在車上連連拍手，馬車沿浜一直跑去，湘蘭非常得意。當下又兜了幾個圈子，回到家中，差不多天亮了。湘蘭叫起老娘姨阿銀一干人，指手劃脚告訴他們，搶出了花廙馬車。又問阿有道：「我看阿康闖仔窮禍哉哩。」阿有道：「俚車子已經過仔橋，總要對俚勿住格哉！該兩日巡捕房裏捉馬車，利害得勢，俚去碰勒浪，起碼要罰五十塊洋錢，阿要該死。」湘蘭聽說，心上尤爲舒服，隨卽洗澡換衣，吃稀飯，等到上床歇息，已是日高三丈了。（第二十回）

這一段活潑潑地寫實，雖自小說中引來，但我說話的範圍，是仍沒有跳到彈詞之外的。李伯元在這裏所寫的馬，

搶馬的經過，勝利者的喜悅，無一處不給讀者以强烈的活生生的印象，意境怳如就在眼前，這是才人的最高妙的手法。文學所貴者，在技術方面也就是這些地方，彈詞並非例外。所以彈詞小說，它給予人的內容應該是一種眞實，由於作者技術的高妙，應該使讀者能感到一切的內含，都是活生生地跳躍在他們的面前。鄧飛雲和賈南仲初見的一節，可謂是做到了這樣的地步。試看李伯元寫搶車，固已極矯健活潑，而高湘蘭回家後一節，瑣瑣描寫，尤足畫出一個勝利者的神情，也就是一個人物性格最具體的形象化了出來的表徵。爲作彈詞小說，在這一方面，是比傳奇容易得到成功的。研究彈詞小說，我們不能隨便放過這些優秀的地方。燕子箋彈詞的作者，於這一類描寫的所作，是相當的獲得了成功。

燕子箋彈詞的作者，還歡喜作種種方法上新的嘗試。如在整段的唱詞中，逐行的插入曲牌名，藥名，千字文句等等。這些他沒有得到很好的成功，他自已似乎很知道，在弁言裏他說：「他凡曲名，藥名，骨牌名，千字文句等，皆當句末，使恰合聲韻，每因難見巧云。」這種嘗試，卽成功，也是沒有多大道理的，只是玩弄小巧，何關藝術？然作者似乎很有興味的這樣做，且不止幾次三番。如千字文篇了：

才已經，鋪排過弦歌酒讌；却又待，開闢這宇宙洪荒；促忙裏，講不起女慕貞節；平白家，少不得男效才良；你看他，一個兒工顰妍笑；你看他一個兒束帶矜莊；一個兒慮的是曦暉朗曜；一個兒愁的是銀燭煒煌；困眼兒，呆獃獃徘徊瞻眺；俏步兒輕巧巧駭躍超驤；甜嘴兒絮叨叨仁慈忍惻；熱心兒，鋪塌塌悚懼恐惶；且同去被窩中蓋此身髮；莫更想枕頭上乃服衣裳；斯趕着霧昏昏雲騰致雨；雨過了，再分解天地元黃。

這實在沒有多少意義，甚至把文字弄得極不自然，遷意就詞，是在所不免的。在燕子箋彈詞中，這是作者的一種

着力處，也是不足爲法處。至於引用傳奇中詞句法，却是極值得注意的。原本擅勝的詞曲，作者大都照舊引用，這當然是保留原本的精彩。其不滿意的，始自己改作，或部分的留用，有時改得並不遜於原本。如寫醪酒鬼，他引用原詞，寫醪酒鬼的妻子，却是不然：

傳奇

「自歎紅鸞不利，
招了個漿水冤家。
終朝櫻刷手兒拿，
好不腌臢邋遢。
晚上一同住宿，
又嘿嘿醉得昏花。
把櫻毛兒略略兩三爬，
便有幾點漿兒滴答。」

彈詞

「自歎紅鸞不利，
偏招個漿水冤家。
終朝櫻刷手兒拿，
好不腌臢邋遢。
爛醉何曾讓我，
酣眠那得由他？
深更半夜叫喳喳，
捋着髭鬚亂打。」

這後四行的改動，是較原作爲優勝的。一般的說來，燕子箋彈詞的作者，他雖以燕子箋傳奇爲藍本，但他並不泥於原作，而是加以批判纔擷取的。他的原則似乎是可以自由發展的地方，他就自由發展，可以糾正和補充的地方，他就補充糾正。他企圖在彈詞方面得到一種和傳奇不同的發展與成功。他希望燕子箋彈詞的內容，比傳奇更無缺點；

他希望燕子箋彈詞的聽衆比傳奇更爲廣大。可惜在觀衆方面，他是失敗了。這失敗的基點何在呢？是由於文字的不大衆化，太高深。首先就是盲男瞽女不肯領敎的去唱。故弁語之四說「而矇瞽卒難教益，不解亦不顧，」他們不懂得「雅語。」同時，末一回作者也再行提到：

「說書的！領敎了這一十八篇大文章，眞是無可賞識的了。只是語句太文了些，怕聽書的都聽不來，倒反不如三國隋唐與動得人。」

「明公！您慮得很是。但我也曾問過那先生。他說，我今這部燕子箋，腔是崑腔，事是韻事，男皆通今博古，女皆習禮明詩。所以詞多駢詞，句多對句，未免過於文範了些。但是，篇子難聽，白話卻易懂。有學文的賞鑑文理；沒學文的，也明白這故事。」

這樣的自己解嘲，究敵不過事實上的碰壁；無論從那一點說，燕子箋彈詞雖然寫得不差，因爲它太智識階級的原因，終無法獲得更大多數的聽衆。作者寫作的目的，是要把這高深的傳奇通俗化，把它傳播到大衆中間，無如自己本身就不會大衆化，結果這願望是沒有完全達到的。所以在今日來研究燕子箋彈詞，把它作爲半智識階級的讀物看，無問題的是成功之作；作爲大衆的讀物，無論如何，是不免於失敗！

以上的亂彈，是對於燕子箋彈詞一點散亂的意見。爲着部分的不曾讀過燕子箋的讀者，這裏再簡略的介紹一回燕子箋彈詞的故事。事情的發生，據說是在「大唐天寶年間。」陝西扶風有個秀才霍都梁，表字秀夫，照例是一個才人，能文善畫。他住在本學老師秦若水家裏。這一年，他的一個朋友鮮于佶入京趕考，約他也去，兩人一同到了京師。那知趕到的時候，朝廷因安祿山作亂，把試期移到了四月。兩人在京無事，霍秀夫便動了訪舊的念頭，他去找過去在

京甚爲眷愛的一個妓女華行雲。行雲因爲鍾愛秀夫，早已倦于風塵，停止接待，此時的歡喜可知，便把他留在家裏居住，以待場期。一天，秀夫因看行雲所藏明妃畫，動念爲行雲畫聽鶯撲蝶圖，應行雲的要求，把自已也畫在上面，送到繆酒鬼家裝裱。那知爲繆酒婆誤裝，到拿回時，竟是一幅吳道子的水墨觀音像。

這水墨觀音像是一個大家的道人叫鄒安道，就是這一次的主試官。他的朋友賈南仲在邊陲作官，特地送些禮物給他，他收了這一幅像。女兒飛雲很歡喜，他又轉送給她。這回也是送到繆酒鬼家去裱，結果却想不到竟換了一幅聽鶯撲蝶圖來。當她展開這一幅畫像時，她感到非常的奇詫，因爲這上面的華行雲太像她自己了。及至看到上面的畫秀夫，她竟生起了單戀，用一張桃花箋題了一首醉桃源。那知剛寫成，竟爲一隻燕子啣去，送給在堤上閒遊的畫秀夫。醉桃源詞云：

烏絲一幅金粉箋，春心委的懨煎。並不是織錦迴文，那些個題紅宮怨？寫心情，一紙尖。憨蕩眼睛，片時美滿，悶懨懨。

風吹雨過百花殘，香閨春夢寒，起來無力倚欄杆，丹青放眼看。搊翠袖，伴紅衫，鶯嬌蝶也憨，幾時相會在巫山？龐兒畫一般。

畫秀夫無意中訪得畫的下落，且卽詞句得知落在一個美人手裏，此美人和行雲的龐兒一樣，也自思念起來。這邊，飛雲愛上畫中的秀夫，竟至成病，老夫人忙找女醫孟婆來看。孟婆對此病症，極感奇詫，煎藥時詳訊梅香，始知就裏，並偷看了這一幅聽鶯撲蝶圖。却想不到不久秀夫出場卽病，所請的醫生竟然也是孟婆。孟婆初見行雲與圖中人一樣，已自驚詫不置，及見秀夫，不禁據畫題直喚其名。秀夫由此得知畫落何處，燕子所啣詩稿，又係何人所作。行雲以詩稿交孟婆，托其設法將聽鶯撲蝶圖換回，並以水墨觀音像歸飛雲。時秀夫友人鮮于佶正來訊秀夫場中號數。

鮮于佶實是一不學無術之輩，其所以約秀夫同來者，實係想于場中得其幫助。無如此番場規極嚴，毫無辦法可想。彼乃謀於場中一個管理編號騰卷的賊不退，要他設法。後來鮮于佶訊得秀夫是「日」字號，而自己是「艮」字，乃買通不退于秀夫卷子「日」字下加「仄」字，作爲自己的卷子。又恐將來秀夫發覺揭穿，適值聽得孟婆說燕子啣詩，飛雲害病一段故事，遂買通皂隸，以此罪名，私至秀夫處嚇彼出走，秀夫竟中其計。不意秀夫方行，安祿山已向京師浩蕩而來，試雖舉行，榜已不及揭曉。

於是京師陷於極端混亂之局面。天子西行，安道扈駕，全家失散流離，難民到處都是。後來，被冲散了的飛雲，幸收留她的軍隊領袖竟是賈南仲，送他父親水墨觀音像的那個朋友，她得免於流落。他收了飛雲爲義女，隨軍前進。同時，她母親在郊野看見逃難的華行雲，竟也以爲是自己的女兒，後經說明，又收爲義女，兩人於途中遇着了安道，一同回到京師，從此行雲便成爲了酈家的小姐。

再說秀夫離開京師以後，覺無路可走，不得已仍去訪他的本師秦若水。這時的秦若水，是已經在做官了。後來，賈南仲的隊伍經過那裏，和他談起缺少一個祕書之類的人才，若水就薦了秀夫。他怕京師事發，得若水同意，改名爲卞無忌。卞無忌既到南仲營中，乃設計運動李猪兒殺害安祿山，事竟成，南仲大喜，對無忌極爲器重，乃以義女飛雲妻之，時飛雲已易名爲賈小姐。起始，無忌堅持不可，謂與行雲有約，南仲亦堅持，事遂決。不意結婚夜，彼此卽已相互懷疑，次日遇到和飛雲同時被收留的孟婆，把他們雙方的祕密全都揭穿，卞無忌卽是霍秀夫，賈小姐原是酈小姐。

安祿山之亂既平，安道乃整理舊卷，重行放榜，中了狀元的，竟是鮮于佶。他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以一個白丁，竟而遊街，登殿，闊乎其闊的在京師大出風頭，得意極了，他又想到過去那一張詩箋，做起作酈爺女婿的夢。他親去謝恩

師的時候，就提起這件事。鄺爺要狀元的學問，當然一口應允。不過這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女兒的消息，在身邊的只有義女行雲。行雲得知鮮于佶中了狀元，秀夫名落孫山，已自覺其中有弊，及知義父又要將自己嫁給鮮于佶，更加不平。便在安道前硬說這是個假的，一味的稱贊秀夫才學，她還不知道這狀元的文章，實就是秀夫的試卷。安道自然不以他的話爲然，對秀夫文章既好何以不能中的一點，反倒相疑。行雲也不願繼續攻擊鮮于佶。安道氣極，便把原卷給她看，她纔知鮮于佶的卷子竟是秀夫的筆跡，便把始終懷在身邊的稿底取出給安道看，又談起鮮于佶問卷號的事，安道纔相信了，把鮮于佶找來當面重試，竟連題目都認不淸。安道這時纔高興起來，向行雲說：「若不是，我這回是誤了大事了。」遂上書舉發，並引咎。聖諭下來慰留，並處罰了鮮于佶，着安道尋訪霍秀夫。

其實變了卞無忌的霍秀夫，是已經聖諭升官了。他和賈南仲一同向京師來，路上又遇着了失散的梅香。到得京師，因不便來先訪安道，而安道已來會。當然，南仲首先告訴他收留了飛雲，再告訴他替飛雲結了親。安道自是歡喜。後來談起京裏的事，托南仲便訪霍秀夫。此時飛雲不禁在旁發笑。經她說明，纔知道自己的女婿卽是。往後便是照例的結束，秀夫把華行雲也娶了過來，兩位夫人都得了誥封，大團圓的結束。

故事是一望而知其爲封建社會的產物。寫作的方法和一般的彈詞頗有差異之處。照例彈詞是一種南方的民衆藝術，吾人所能見到的也祗這一類的居多。燕子箋彈詞則不然，它是近於鼓詞的一種北方性的生產，調門各方面都比較的剛强。這從全書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來。就是罵人吧，它也比南方的彈詞罵得率直一些，看他對阮大鋮的批判，就是一種「狗血噴頭」的方式。

燕子箋彈詞內容範圍所涉及的廣闊，是超過我所見到的一切的彈詞而上的。作者彈唱了故事，批判並改正了

原本說了原作者的歷史，給予了辛辣的批判，還發表了一些彈詞的理論。作者不僅對於詩詞曲有極高深的研究，關於鼓詞彈詞各方面的智識，也是極其豐富。不過，作者的因果觀念，看得是特別重的，所以原本寫到鮮臧被捕爲止，而彈詞則寫到他們倆的被斬殺，遊地府，到了陰間還是不肯做好人。對於原本，這一點却不免令人有畫蛇添足之感。

總之燕子箋彈詞，在中國的彈詞小說裏，是別樹一幟的，它是半智識階級的典型讀物，是南方彈詞北方鼓詞共同孕育的混血兒，澈頭澈尾是封建社會的產品。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如果有人要我推薦一部彈詞小說，限制這部書並非是「正宗」的形式，是代表了一種「別體，」鎔化了唱本演義等等形式於一爐，且可稱爲典型作，那麼將毫不遲疑的，我要介紹他去找一部何必西廂看看。因爲這部書的寫作方法，是彈詞，唱本，演義，小說，許多不同的形式的結晶體。在彈詞小說中可說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書。

因此，做書的人在第三十六卷裏，也就很自負的說「在下這部書，說是演義，又夾歌謠；說是彈詞，偏多議論；要合演義傳奇之筆自家創一個從來未有的體例。原比不得三家村多烘先生所做七字腔盲詞，只供販夫皂隸讀的。但是，敘家常瑣事，及喁喁兒女語，要得近情入妙，比演義傳奇更難着筆。若非有十分本領的才子，莫想道得隻字。世間傳作，能有幾部？所以在下極力摹做一段，豈敢妄比韓杜諸大家詩文，無體不備，不過覺得這難着筆的，還做得來。倒底可眞個像金瓶梅紅樓夢，在下自己不知，要請教列位的。」而雍正間桐峯外史重刊此本時，也極力的加以揄揚，稱爲「節奏天然，兼得唐詩元曲三昧。其間琳瑯綺繡，美不勝收。間雜諺語俚詞，亦似樂府歌謠。全無鄙俗，洵非才子不辦」（凡例一）。是則何必西廂一書，俱有怎樣的價值，可以知矣。

何必西廂寫作於紅樓夢後，其確定時間，則不可考。我所藏的一部，是據桐峯外氏重刊本的重刊，嘉慶庚申小春鐫，春谷先生校定，五桂堂本。書前有序引，題詩，凡八篇，作者爲桐峯外史，幽竹山人，蓮華峰樵等。有桐峯外史作凡例二十則。圖九幅，刻工頗不弱，每圖後頁有題句。因此書係據黃周星（九烟）補張靈崔瑩合傳本事而成，並錄於前。據序，作者爲心鐵道人，頗疑爲即是桐峯外史，然不敢作定論也。

全書爲三十七卷，回目是：

第一回　開幻境與衆說因由　破情關替人塡缺陷

第二回　秦鍾先出場梅月旁參夢果　張靈戲行乞詠觴改卸儒冠

第三回　亭上倒金樽雅謔猛逢奇酒友　舟中懸玉尺毫光擫定莽書生

第四回　應試央媒好色好名同切己　襟衿入泮一榮一辱兩相形

第五回　閒磕牙姑嫂小勃谿　巧做美書圖細交代。

第六回　禁遠遊慈母嚴規教子孝　管閒事妬妻豐語壞夫綱

第七回　摹乞食圖崔小姐無心作耍　賜愛月書臧季兒有意撞婚

第八回　湊鱗鴻滿心迎快壻　賺花燭稱意作新郎

第九回　一眞一假靈心考察得犀分　無理無情判語糊塗成鐵鑄

第十回　剜肉佐丹再造夫妻剛小鳳　獻圖捨美同憂翁壻忽逢梟

第十一回　兩難心公車留不得　齊喪膽寇騎突如來

第十二回　虎女解圍先射虎　龍泉驚座始乘龍

第十三回　一封書誤投奸賊手　三尺練頓斷美人魂

第十四回　婁賢妃巧遮藏將姝改妹　王薇香大決撤替死捨生

第十五回　錯中錯癡心追壻轎　樓上凝淚眼盼兒歸

第三十二回　洞房春鬧元宵節　綵轎燈迎不夜城
第三十三回　新娘子驟然會郎君　假姑姑打通眞小姐
第三十四回　洞房雙合巹眼前人錯過意中人　小照兩題詩畫上事兜來心上事
第三十五回　說鬼話難解死冤家　顯神通破除生罪案
第三十六回　慶三朝一部梨園小結局　聚九美兩家愛眷大團圓
第三十七回　成仙成佛掃除文字緣　非想非因覺悟梅花夢

故事的繁複曲折，趣味，就這三十七個回目上大體已可以參透。這是一個非常羅曼諦克的故事，寫才子佳人姻緣結合的磨難的故事。和西廂一樣，男主人公姓張，女的姓崔，何必西廂題名的起源，也不外乎此。這姓張的和姓崔的所鬧的戀愛，據作者說，和西廂也有不同處：「從忠孝節義成就他們，比不得密約私期，僅博風流佳話，」「要跳出西廂記的圈套，或者內中詞曲儘有賽得過西廂記的。」這正是何必西廂的主旨。故事和本傳也有不同處，是「離合全非，悲歡迥異，又節外生枝，假造多少子虛烏有之人，倒把始終其事的唐解元擱在一邊。本傳上的唐解元，只撮合一對死夫妻，這書上多少人，卻成全兩個生伉儷。」這些分野的所在，我們應得首先認取。

主人公張靈（夢晉）是一個蘇州的才子，「他生來豪放風流，不可一世，大有晉人趣味，愛的是明月，喜的是梅花，」蘇州人和唐六如祝枝山是好友。他並不想得功名，絕意考試。所謂「說是隱逸中人，他又騁志文壇，並不山林避跡；說是科第中人，他又無心進取。」這一天，他聽說唐祝在虎邱讌會，他居然化裝成一個乞丐，跑去求乞。六如看在眼裏，也不點穿。那知在歸途中，竟看到泊在河畔船上的一個絕代的美人，這就是女主人公崔鶯。張靈一見之下，不能自

已，假行乞爲名，跑到船上去，在崔鶯的面前賦詩，以特顯其才情。直到表弟秦鍾找來，才把他拉了回去，而船也就開向上游去了。第三卷裏，作者用了很大的力量，寫了張靈是如何的色情狂。他從張靈的眼中，寫出從正面看的崔鶯的美，再寫從側面看是如何的窈窕，寫他從後面看所得到的印象，寫半身美，又寫到全身美。這樣的描寫，雖沒有大的成功，但在中國小說裏，這樣細緻的寫女人，可以說是很少見。作者是一個能手，在開卷處，就看得出來。尤其色情的，就是寫各種各樣的看法都看到了，張靈仍然不滿足，他想到還沒有聽到她的聲音：

只欠不曾聞笑語，無言脉脉意深深。忽聞天外傳嬌韻，如聽春風暗囀鶯。似爲劉伶雞肋上，老拳生恐不能勝。一言却把强奴壓，仔細思量最有情。想着他紅桃櫻桃香綻瓠，也定是躊躇半晌始聞聲。比着那眼波臨去秋波轉，不及這檀口撩人透髓驚。

寫一個人的色情狂寫到這樣的程度，其筆姿的細膩深刻，彈詞中可謂少見。如西諦所說，這一類的細膩處，正是彈詞獨有的特色。張靈回去以後，纔知道秦鍾之來，是不久要在蘇州完姻。由這機緣，他和秦鍾的妻兄朱佶相見了。朱佶拿出一幅圖來請他題詩，這正是船上小姐崔鶯的自繡像：愛月圖。張靈借此探問，知道是朱佶年伯的小姐崔鶯（素瓊），現在閨中待字。她父親崔鶴，字海仙，本任海虞官教諭，此番是到南昌去就新任，圖是在京裏交給他的，意在托他物色東床。張靈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他，朱佶滿口承認，願爲介紹，將圖交給他，又寫了一封信，要張靈自己去南昌一走。秦鍾婚後，張靈便想動身，母親認爲路途遙遠，竟不之許，並且把圖扣了，交給媒婆，要她替兒子找一個和圖相似的女子結婚，以斷其念。不意張靈竟因此成病。

蘇州有一個商人臧凌，從媒婆那裏看到了崔鶯的圖，得知其間的經過，轉了惡念，想攜圖去騙婚，從媒婆手裏把

這圖弄到了。他本有分店在南昌，且是與官家時有來往的商店，到了那裏，便與出官夥計詹奉承計議，覺得攜圖不帶信，恐遭懷疑，殊不妥當，於是送五百兩銀子給太尊，請他寫信作伐。次日，臧凌去拜崔鶴，崔鶴看見圖，已自相信，看到題詩，更是歡喜，再加太尊作媒，格外的沒有懷疑，相信他是眞張靈，馬上答應了婚姻。崔鶯自離蘇後，已就時時懷念這船頭自稱張靈的乞丐，私作乞食圖藏起，及至父親拿來愛月圖，發現張靈題詩的手蹟，和在船頭所寫一樣，談到婚姻，自然也就完全的同意了。想不到成婚的一天，正要交拜，竟衝進來了一個眞張靈，把崔氏父女弄得莫名其妙，立刻停止行禮。經眞張靈種種的證明，當然是假張靈被逐，婚禮也就中止了下來。

張靈怎麽會突然的跑到南昌來呢？這是秦鍾看張靈對崔鶯相思太切，替他設的計，騙他母親說是到浙江去遊覽，借此逃出家門的。既把臧凌逐了出去，便又重定了日子結婚。臧凌氣憤不過，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宗旨，和詹奉承商議，又用了很多的錢，買通太尊來替他復仇。又是結婚的一天，又是正要交拜，太尊竟派了差人，將崔鶴張靈兩人拘去，以婚書爲證，硬派崔鶴悔婚的不是，撇開眞假問題，判決崔鶯照舊與臧凌結合。崔鶯聽到消息，一氣成病，不久竟然身亡。崔鶴的傷心，自是不問可知。恰在這時來了一個道者，聲言要救小姐，留下靈藥，指定要用一塊活人心頭肉做引，但又不能要有血統關係的。崔鶴有意要害臧凌，把他找來，要他割肉，這如何辦得到？爭執之餘，一怒的把婚書退與崔鶴。張靈用自己的心頭肉，把崔鶯救活轉來。臧凌愈加氣憤，這時正值寧王徵集十美進御，以圖自己的大事，尙缺領袖的一人。臧凌因有崔鶯愛月圖在手，便將此獻了上去。寧王看了大喜，派人到崔家索取，崔鶴沒有同意，寧王就立刻把崔鶴張靈下獄，把崔鶯搶刼進宮。臧凌有功，被派作王府裏的記室之職。

回說到秦鍾。第二年春初，因考期已屆，便別了妻子，進京趕考。路過山東黑狼山的時候，竟被兩個強徒搶刼了去。

一個是飛天蜈蚣陳亥，一個是通城虎余盛，黑狼山的寨主。他們主僕正在絕望，突然遇到一個女子，射傷了余盛，戳改了陳亥，把他們救去。書裏寫到這女子家的一路景物，是極其幽緻：

大道馳行無片刻，一條嶺路望中存。登峰過坂徐徐下，柳暗花明又一村。積翠四山圍古木，噴珠萬瀑濺晴雲。夕陽西隱殘霞落，溪水東流暮靄生。吹笛牧童歸繫犢，荷簑漁子去收罾。山中晚景眞如畫，纔定驚魂興便淸。迤邐行來三四里，桃花深處一橋橫。走過平橋穿竹樹，參差屋宇綠盈門。原來數百家圍住，市鎭人烟罩碧昏。

這景物是何等的秀麗，描寫得又是何等的韻致。並不要任何的修辭，只是很樸質的說去，便處處使人有淸新的美感。何必西廂的作者，在這一方面也是有着特長的。這一場面裏是如此，卷一寫秦鍾到蘇，卷十五寫繡鸞北上，卷三十二寫張園，也全都同等的有力。這裏爲着更進一步的證明作者的描寫手法，再引繡鸞北上一節：

放過滸關風便順，經山無錫月初明。連宵趕到毘陵驛，瞬息丹陽半日臨。行行漸抵京江口，曉日金焦兩點橫。初旭紅霞波燦爛，片時瓜步渚烟生。參差垂柳揚州郭，掩映淸溪邵伯汀。明日秦郵連寶應，夜深燈火認淮陰。板閘暫時關口泊，晨興袁浦渡王營。閨中初見佳風景，奈少閒情細賞心。

這是寫水路，到了北方又不然了：「大道轔轔車碾土，風吹撲面起飛塵。崎嶇不雜頭長暈，昏昏沙迷目不明。遠近路豐難問里，高低山禿不知名。怎如水郭河樓畔，漁舍鳧逕作畫迎。」作者寫水路，用字不多，但一路上的景物里程，是應寫的都盡寫了。寫旱路，更是在簡明幾句話中，給讀者一個風沙撲面的北方印象。這樣的描寫，祇有彈詞裏纔會有，也祇有應用在彈詞裏才顯得出精彩。誰說彈詞不是文學呢？

說轉來吧。秦鍾到了那家，知道這女子叫做吳幻娘，父親與人敵，是一個關西的義士，隱居在此。傾談以後，頗看重

秦鍾，要以幻娘妻他。秦鍾告知已經結婚，吳人敵堅持不可，「吳翁回說何妨事？姊妹稱呼可並依。士有二妻經籍載，同心一樣兩眉齊。」秦鍾無可推托，也就應允。那知這事被一個姓鄔的傳說到了蘇州，他的妻子朱綉鴛聽得，一怒而自己趕到北方，要向他興問罪之師。到了黑狼山，又被搶了去，逼她做押寨夫人。幸又賴幻娘的英勇，把她救了出去。到這時，綉鴛的一肚子妬意，早已是化為烏有了，和幻娘反而親密的了不得。秦鍾早已赴京，她沒有會到。作者寫吳幻娘和朱綉鴛在盜窟相遇的一場趣味性，在全書裏是最濃厚的一節。

兩人對話甚長，其最精彩的部分是：吳幻娘道：「大妻小妾事本尋常，就是一士二妻，也是經書所載。」秦娘子道：「大姊你不會出嫁，那裏知道一馬一鞍的好。（唱）同衾伉儷般般好，添了個金釵就變心。（白）況是奴與秦郎，不比別家夫婦。（唱）憐形惜影眞恩愛，臨別盟言質鬼神。不料忽忘連理誓，旁枝竟向樹頭生。他置妾買妓猶不可，怎容得停妻再娶遠招親？因此上忙忙急急把征程問，過了多少遠水高山受苦辛！」吳幻娘道：「大娘，你找着你丈夫，木已成舟，如何處置？」秦娘子道：「怎肯與他干休？（唱）奴定要砍斷愛籐摧豔蕊，奴定要劈開情網捉游鱗。」吳白：「這等利害！」秦唱：「翻江攪海掀天浪，驚散鴛鴦聚不能。」吳白：「那吳家女子作何安置？」秦唱：「他不問根由輕贅婿，只好學琵琶別抱另尋春。」吳白：「那女子不從怎樣？」秦唱：「癡呆定要長相守，不過做一世鋪床賤婢羣。」吳幻娘道：「既然擄掠了來，倘一旦殉節而亡，豈不倒便宜了你那丈夫，同那女子，永遠成雙作對？」秦唱：「負心郎害奴奴死，厲鬼還能大顯靈。嚇壞他心疼心愛爭奸女，勾攝他痴魄三魂證誓盟。」吳幻娘道：「閻羅老子，不是大娘親戚，未必讓你自由自在？」秦唱：「那孤禽啣石還塡海，何况是匹婦含冤志合伸。」吳幻娘道：「倘若有人救你下山，自然要意懶心灰，譬如今日已經死了，還尋找他們不成？」秦唱：「就在九泉心

不死若留一息恨難平」

醋娘子和吳幻娘的這一段唱白，全文差不多佔了半卷以上的書，一氣到底，最見緊張，要舉出何必西厢的特色，這種手法，也就是其間之一了。作者在寫作方法的進行上，是時時作着新的改變與嘗試的。綉鸞在吳家住了些時，和幻娘結成姊妹，吳人敵叫她送綉鸞回蘇，並在那裏等候秦鍾。二女既行，自己也結束了一切事務，出外雲遊，並探望他的仙師去。

崔鸞被寧王刼到宮中，日夜哭泣，幸遇婁妃賢明，時加照拂。後來決定日期進御了，崔鸞便實行自殺，使女薇香決志捨身報主，救活了她，又頂了她的名字去替代。這事由婁妃以全力幫忙，寧王始終不曾知道。出發以後，她把崔鸞送到自己的私庵裏寄居，又勸寧王把崔鶴張靈釋放了。張靈釋放的時候，薇香一行已到了山東，隨行照料的臧凌，找到一個機會，跑到薇香房裏，希圖非禮，他以為她是崔鸞。兩人衝突起來，薇香被他一脚踢死。他見闖了大禍，就連夜的私自逃回蘇州。事發後，各處通緝張靈，眞張靈不知，走到安慶，竟又因誤會被捕，押解山東。崔鶴也祇得跟了前去。那知他趕到那裏，張靈又已解京了。他正在牢騷滿腹，無意中竟遇到了吳人敵，把他引了回去，叫出薇香來見。吳人敵受了仙師之命，早把假崔鸞的薇香救活了。崔鶴詢知其情，將錯就錯，把她認作親女，請吳人敵護送到蘇州張府，和幻娘她們住在一起，自己進京營救張靈。到了京裏，朱佶已經是朝裏的大官，秦鍾也中了第一名解元。由朱佶領着他叩閽報告經過，以及寧王的反志，再加別的大臣的證實，皇上完全信了。張靈冤獄既解，又被派和崔鶴一同去江西，隨同南贛巡撫王守仁籌兵勤逆。秦鍾也同時封了閣學。

果然，寧王不久就舉兵反了，婁妃力諫不聽，投江殉難。幸王守仁等早有準備，亂事不久就平了下來。寧王自己被

捕。這時臧凌適在廣信，因襄助軍餉，又在寧王那裏做了官，遇到張靈來攻他的守城，戰敗被捕，經張靈痛駡一頓，將他處了死。王守仁到南昌，感婁妃的賢德，到她私庵裏去致祭，遇到了哭泣甚哀的崔鶯，守仁訊知身世，把她收作了義女，但他並不知她就是崔鶴的女兒張靈的妻，她已經把姓名改變過了。

王夫人很歡喜崔鶯，待遇她很好，頗有意將她許給張靈，說張靈聘妻崔鶯已死，為人甚好，與小姐可稱匹配，徵求她的同意。她聽得就是張靈，當然不表示反對意見，而在張靈一面，既不好承認崔鶯未死，（他所知道的蘇州的崔鶯，實際上只是薇香）也無法拒絕。適值秦閣學到，王守仁便委托他把崔鶯（王竹卿）攜往蘇州暫住，待張靈回家完姻。

到二十五卷止，主幹的故事發展，簡略的情形是如此。以下的十二回，所寫的就是張靈秦鍾兩人結婚的前後了。作者是不嫌瑣碎的用了六卷書描寫結婚的場面，如朱綉鶯與幻娘聯合起來開秦鍾的玩笑，在洞房裏要他演懼內的趣事，如張靈在兩個洞房裏遇到了兩個崔鶯，不知道誰眞誰假，而兩崔鶯也都各自狐疑，直到見面纔恍然大悟。諸如此類，重重覆覆，眞有「講一個女人扣鞋子，講了三天三夜還沒有講到扣上」之感。直敍到三十六卷，纔把婚事結束，用張靈的一夢，結束全書，殿以「南北曲」一套。

何必西廂的內容如此。它的體製，除已經說及的外，還有一段作者的自白，據他的意思：「這部書說是演義，又夾歌謠；說是傳奇，復多議論；無腔無板，分明是七字句的盲詞了。但自來盲詞，從沒見有像傳奇的開場煞尾，仿演義的說古談今，況且口氣或順或斷，回數或短或長，竟是封神傳上姜太公騎的一隻四不相，殊覺雜沓無章，不成體例。列位不知道部書說的故事，非議論道不徹源流，非歌謠傳不出韻趣，故此在下自創一個從來未有的格局，以記敘行文，用聲

時作曲，有似彈詞，却非俗調。天下文人沒一個肯看盲詞，嫌他不登大雅，惟其不登大雅，所以翻出一條避俗出奇的例來，纔知道此中大有文章，文人不可不看，正爲千百種盲詞家吐氣。況始有文字時，何曾就有演義傳奇，無非自我作古，今日開此法門，久而久之，也就成得體例了。至於口氣順斷，回數短長，還是意到筆隨，猶如風來水面，捉摸不定。列位莫當時下彈詞看過，方是眞正知音。」我們再從全書的內容看，可以了然到這書確是一種特創的體制，它包括了演義，彈詞，山歌，傳奇小唱，七字腔詩歌，樂府，詞，很駁雜的成分，一種綜合的嘗試，但它是以彈詞的體式作爲了重心。

從這部書裏，很容易使我們領悟到幾種關於彈詞的智識。第一，眞正足以號召聽衆的彈詞，先要有悲歡離合緊湊曲折的情節，結束處應該是一種喜劇的。而在情節變化處，一定要在前一個「喜」境或者「悲」境，發展到最高度，就是聽衆情緒最緊張，呼吸最迫促的當兒，這纔能深深的感動聽者，收得最强烈的效果。如張靈的趕到崔府，定要在臧凌正要交拜的時候之類。無論是那一種情緒的轉變，總要在千鈞一髮的期間。

第二，有了悲歡離合情節曲折的條件，這還不够吸引聽衆，還要有他種書裏所沒有的新的東西，足以使聽衆驚異的素材。情節轉變的地方，不能全落在他們的意料之中，而要使他們有「出乎意外，想像不到，而又近情」之感，要使聽衆驚喜交集。這一樣的可以用張靈的突然到了南昌的場面作證。遺憾是在彈詞裏類乎這樣的地方，大都具有「偶然性」的事實居多。

第三，人物中不可少的，是男主角一定要「才子，」女主角一定要「佳人，」再加以造成波瀾曲折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或其他的壞人。還有就是預備給才子做妾的婢女，光明擁護的豪俠神仙。在任何一部彈詞書裏，這些人物都是不可以一方面缺的。所以何必西廂裏有了張靈崔鶯，一定也要有臧凌，太貸更不可少那薇香，吳人敵，吳幻

娘之流。

第四，最足以號召的彈詞，寫作的技巧，固然是不能過於俚俗，太智識階級化了，同樣的是走不通。因爲太文雅了的時候，智識階級看了，雖說高興，而彈詞的聽者，主要的並不是智識份子，却是不識之無的人們和婦人孺子。若果寫作得不藝術，就是不懂高尚藝術的他們，也會不歡迎的。何必西廂沒有三笑一類的書傳播得廣，理由當是在此。彈詞的寫作，最切要的是有深入淺出的高明的藝術手腕。

第五，一部彈詞的數量，是相當長的，手法若不常常地變化，使每一回講述的方式有新的空氣，聽衆將會感到厭倦。以盡量的用種種不同的表現法，來講述要表白的故事，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至於敍述的長短的標準，那就是看你了解聽衆的心理到若何而定。大概到快樂的場面，可以使聽衆高興的場面，總要不憚煩瑣的詳加敍述，曲盡其妙。如何必西廂用六卷書說一回結婚，其理論的根據就是在此。

第六，就是在彈詞裏，有些敍述是絕不可缺少的，一是插科打諢，使聽衆時時感到一切愉快，不過決不能放在最有悲刺成分的所在。唱書的人是很了解這一點的，看到聽衆有點倦怠的當兒，即使本子上沒有，他也要添入一段，使大家興奮興奮。像何必西廂叅媒婆的唱詞，就是屬於這一類。猥褻與相當猥褻的敍述，也是不可少，即使正書裏不放進去，也要加一兩則「開篇」。這所以然必需有，自然是根據聽衆心理上的變態。

這些必要的關於彈詞構成的基本智識，從何必西廂裏是全部的可以得到，而寫作的方法，並不局限於一種固定的形式，也從此能以獲得證明。把它作爲一種代表的作品推薦，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我認爲不是一種過高的評價。

雙玉盃傳

西諦所藏彈詞目錄載雙玉杯兩種：一爲郁嘉惠許本，嘉慶辛未清夢軒刊，一爲恆德堂刊，署醉墨齋主人著。我所得到的雙玉盃傳，却另又是一種刊本，署雅詞南調繡像雙玉盃傳，道光戊子秋醉墨軒梓，規定爲六冊的本子。舊本的彈詞，大都是有「繡像」的，普通的是幾個主人公的畫像，考究一點的，是加刻題詞在像的後頁。這一部雙玉盃傳，是完全的兩樣，「繡像」的部分，不是主人公的圖，是和章回小說的插圖一樣，根據回目中的事實，逐回作圖一幅，凡三十六種。圖刻得並不怎樣的高明，但在彈詞小說裏，要算是少見的複雜細膩之作。

全書共三十六卷：

訓子　議贅　閨思　繼子　邀榮

說親　遷徙　計議　賄捕　究盜

路獲　質訊　報信　探監　抄封

落菴　悔從　逼婚　贈杯　別師

遇拐　院棄　鬻子　路告　代申

認盃　翰權　夜問　刑詐　覓子

思鄉　激奏　招珏　私行　串戲

辱趙　盃圓

以上實三十七目，所以然者，因有一個「又第二十一回院樂，」此當是後來補入的。在得到此書不久，從冷攤上，又買到類似的一部分前後集前題繡像新刊玉盃記眞本後題回盃記丙午上海書局石印小本，共十八回，用雙重回目：

第一回　配婚（王三老盤問兄嫂　張廷秀配合蘭英）
第二回　出帖（馮仲義周全美事　王立本代寫閨庚）
第三回　赴考（王女餞行多鬧熱　趙昂同考弄蹊蹺）
第四回　梳妝（剖衷腸翠樓設宴　上圈套浮艇傷心）
第五回　宿店（王義兄施投醫藥　邵閣老開設梨園）
第六回　繼子（上科場鰲頭獨占　認義子而試文才）
第七回　設計（臘梅中計害性命　趙昂納監捐功名）
第八回　問供（王知縣坐堂受賄　張文秀救父賣身）
第九回　換印（八府巡案威風凜　一缺刑廳際遇逢）
第十回　佳兆（王小姐魔祠托步　張學士察訪私行）
第十一回　私會（眞相思蘭閨起步　假裝扮花園題詩）
第十二回　追憶（南京結拜黃察院　北地相逢孫總兵）
第十三回　榮耀（文昌帝君能錫福　麻衣老祖撥神通）

第十四回　題才（昔日棲身嗟乞食　今朝拜壽暗藏機）

第十五回　串戲（客串准演荆義記　事情錯認張士龍）

第十六回　團圓（賞善罰惡眞實事　苦盡甜來大團圓）

此書和雙玉盃傳所記，同爲一事。但出兩人手筆。從內容的一般情形推測，兩記當是以雙玉盃傳爲藍本，加以若干事實上之增删而成。兩記文筆，遠遜前書，不知是根據舊刻翻印，抑係近人手稿？

雙玉盃傳所寫的故事，自然也還是才子佳人的一套，不過，在才子佳人的彈詞中，這却不能不算是另闢蹊徑之作。作者有在當時算得較新的見解，在寫作的素養上也還不差。有許多的彈詞小說，是要硬着頭皮去看的，雙玉盃傳可不到這樣的程度。

雙玉盃傳的第一個特點，是才子佳人並非出於同等的門閥，才子祇是木匠的兒子，佳人纔是照例的小姐。完姻是放在才子做了官以後。作者的動機，大概是想反映「將相本無種」的一句老話。男主人公張璉（廷秀）的身世，可以從他父親張權的對白裏看得出來：

在下張權，字仰亭，祖籍江右人氏。幼時隨父南來，寄跡姑蘇吳縣，習成木作生業。娶妻陳氏，倒也十分賢淑。所生兩子，長子張璉，今年一十四歲；次子張珏，年方十二。且喜一樣聰俊，無奈身多嬌怯，難存我業，意欲送他們出去習些不費精力的手藝。不料他們到說道，生意行中沒甚出息，竟要讀書。阿喲喲！我是個經紀之人，那裏來攻書的資本，奈何他們苦畢不過，只得附讀幾年，再作計較。（卷四）

故事的開場情形如此。張權頗不滿意於他的兩個孩子的「彼此一般多倔强，謀生事業却不思量。傷好那者也

之乎將書苦讀，預生成這一派的腐儒腔，」然而因爲夫人也作如此主張，也就沒有辦法，只好勉力的維持他們讀書。

事情是發生在蘇州。富戶王幹員外日常頗相信張權的誠實，不時找他做工。這一天，正與張權在門前閒話，値張瑾張珏放學經過。員外看他弟兄倆一表淸秀，已自歡喜，再想起自己無嗣，僅有兩女，對張權的幸運，就格外的羨慕。思量的結果，跑進去和夫人商議，想把張權先承繼過來，然後再將次女惠芳嫁給他，以慰暮景。夫人看見張瑾一表人物，也自歡喜，說向張權，當然是一講就成。從此，張瑾留住在王家攻書。

王幹本有兩個女兒，長含芳，次惠芳。含芳性頑劣，嫁與趙昂入贅在家。昂也是一個頑劣的靑年，游手好閒，不事生計，只待王幹歸天，好來接受他的大宗遺產。因此，就是對含芳有不滿處，也只得馬糊過去。這一天，趙昂從溧陽回來，聽到張瑾進門，便感着一種威脅，又加含芳爲自已利益的關係，極力慫恿，便定下毒計，來害張權父子。作者在一起始，就把他們夫婦倆寫成一對狠毒淫慾不堪的人，計議一卷，裏面插入了不少的猥褻描寫。

王惠芳的性格和她姊姊却相反，是一個很賢淑的女子，最得一家的喜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於父母把他許給張瑾，是完全聽命。不過，她總覺得父親沒有孩子，想靠女婿慰老，不是一個辦法，女婿到底是別人家的子弟。她常常地獨自傷心的想：

（白）假使後來一任分飛而散，那其間彼處琴堂歡慶，此間庭院蕭疏，只落得（唱）淒看風弄這孤松影，豈不要恨殺鄰家的遮莫雞。（白）莫說別的，即使第年來時，只好（唱）春來獨玩那芬芳景，厭煩枝上的杜鵑啼。夏日乘涼誰是伴，閑庭對視這綠荷池。秋時悶看姮娥影，何暇樽前去度木樨。冬令紅樓孤閣冷，呼誰終夜整寒衣？萬種淒涼言不盡，爹爹阿那時追悔更嫌遲。（卷三）

她是賢妻而且也是孝女。作者對這個人物是充分同情的，他很賣力的用一卷閨思，來紹介她出場。在這一家庭裏，他寫出祇有兩個好人，惠芳和她的母親。王幹的寫述是先好後壞，成一個「勢利人物」終場。張權全家當然都是好人。

事情由雙方說好以後，做媒的是王幹分居的堂弟王榮（北溪）。在全書裏，他是以滑稽的姿態出場的，是全書中最有趣味的人物，所謂彈詞中不可少的插科打諢者流。王幹找他來做媒，言談之頃，他替王幹每一句話加有趣味性的註脚，寫得已自可喜；說合了回來，又故作驚人之勢，說張權不答應，以開王幹的玩笑。他正反的兩段回覆，本書裏全用的是六字道白：

我受你們之托，生意拿來丟脫。特地到着張家，不道先經蹺出。娘娘要好烹茶，叫我安心等歇。仰亭少刻歸來，手裏拿了物色。我就將言細講，正尾從頭直說。張權雙手連搖，頭頸幾乎搖脫。他云你是財翁，他却貧來咋骨。則非戶對門當，貴賤高低各別。應知名分攸關，此事如何使得？仰祈致意年高，令姐須當別適。我曾婉轉而言，他總咬釘嚼鐵。反言人若忘恩，只算王巴狗肏。聽他如此之談，叫我如何落搿。（卷六）

從第一回的對白中節出一節如上。據此再發展的想到演唱時的情景，可以知道表現出來是多麼的具有趣味性，而使聽衆感到歡喜。下一回，就是他的丑表功，說他怎樣運用生花之舌，把張權說得默默無言，答應了婚姻。

趙昂和含芳定計之後，就去買通捕快楊洪，由他暗暗的和新近捕來的盜黨商議，硬供張權是坐地分贓的人。官吏本也有點懷疑，說為什麼捉到兩月，突又供出這樣的一個人。無如嚴刑的結果，盜黨始終不改口，咬定張權確是坐地分贓。官吏無法，便命楊洪把張權從路上捕了來。

雙玉盃傳的作者很歡喜運用細膩的描寫手法。在閨思裏，他很細的刻畫了惠芳的心理，在計議裏他又盡情的寫了趙昂夫婦的淫慾，說親裏極力的描摹了一個小丑張權被捕以後，又細膩的寫了他夫人如何一夜不眠，期待着丈夫歸來：

初更盡，交二更，猛然間大雨下傾盆。此刻裏，不歸因甚事？難道是，泥途裏足停？奴欲思，打發人尋覓；却不忍，差徭冒雨行。沒奈何，針指挑燈候；二官人，伴母讀經論。不一回，玉漏催三下；幸喜得，雲開雨漸停。那娘娘，重又抽身坐；倚雕欄，斜目看天庭。但見：皎潔潔，一聯星斗現；螢火高低助月明。執燈檯，步出中堂去；動金蓮，款款步輕盈。一重重，啓戶身臨外；盼夫歸，斜立倚門庭。見街方，絕靜行人斷；慘悽悽，鐵馬被風侵。助人愁，蚓笛紛紛鬧；更厭着，頻頻叫枝聲。望巴巴，不見良人返；悶昏昏，無奈閑牆陰。聽譙樓，四鼓頻頻打；影微微，斜月過窗櫺。囑兒曹，先去安身睡；意牽牽，靜坐獨挑燈。少刻間，銀箭栩栩動；嗚咽咽，歸林雁影淸。畫樓中，五鼓敲來緊；急颼颼，風弄窓簾旌。但聽得，遮莫鄰雞報；影憧憧，遠送寺鐘鳴。忽然間，瀉瀉東方白；見柘桑園內旭高升。（卷十一）

像這一類的描寫，是最足以見到作者的才情的。從來的正人君子看不起彈詞，說是俚俗，實際上，何嘗能看作定論。這思夫的一節，就能以打破這種頑固的見解而有餘。思想了一夜，第二天證實了張權的被捕受冤，且屈打成招，不久，房屋財產，也全部的被沒收。母子無可奈何，跑到王幹那裏去。王夫人雖是同情，因王幹出門，毫無辦法，又怕含芳等講話，會使客人難受，不得已把他們母子送到自己的私菴暫住。這私菴，作者又用「十」字來描寫它：

菴前一座石牌坊，淡粉紅牆在兩旁。三灣曲水長流響，分開四樹的倒垂楊。五字堆金名匾額，六根淸淨的隱蓮堂。七人到此俱停步，八字門開把一個梆。九蓮燈在高竿掛，十方之所却甚幽揚。（卷十六）

描寫得並不怎樣的高明，不過作者竭力的想使這一雙玉盃傳成爲出色之作的心理，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王幹回來因含芳夫婦的一番訴說，果然又中了計，一怒而把張瑾逐出，勒逼他留下退婚書。幸賴王夫人和惠芳賢明，把張瑾祕密找到，聲言決不悔婚，夫人並將自己祖傳的雙玉盃分給兩人收藏，以爲將來結合之證。母女倆又湊了些錢給他，他就遵照了業師的話，獨自進京，要替張權伸怨。在贈盃一卷內，作者又來了一回景情揉雜的敘寫，是一種流動的素描：

那丫頭隨行轉過荼蘼架，可憐他此際凋零花事殘。開殘丹桂餘香韻，最美的老少年分五色斑。天竺生成天竺子，雞冠形却像雞冠。透過桂花廳一座，荔枝衕抄出小橋灣。荷池葉敗唯留梗，小小蓮舟半泊灘。白鷺一雙交頸宿，鸚哥架上學人談。二人穿出桃源洞，見前邊叢菊堆成一個花假山。（卷十九）

張瑾拜別了母弟之後，便獨自往京。不幸遇着騙徒，把他的玉盃銀兩全都騙去，流落在京。所幸飯店的主人很好，使他不至於住宿無所。在京裏一直告了半年的地狀，毫無結果，衙門裏是更不必談了。張瑾正在焦急，店中却來了一個戲班，由飯店的推薦，把他帶去充抄寫之職。從此，他便隨着班子各處奔波，流落在江湖上。

班子到了浙江，在禮部侍郎邰光家出演，戲目是蔡伯喈。不意主角竟突然的生起病來。班主焦急萬狀，張瑾便自告奮勇，要去代演。起始，班主拒絕了，後來看看沒有辦法，張瑾又說極有把握，就讓他出場試試。那知這一演，竟得了大大的成功，觀衆感動得萬分。特殊是花園相會，菴堂分別兩場，演得出神入化，淒切動人。邰光看見小小的張瑾，能抒寫這樣深刻的悲思，其間一定另有隱情，把他找來一問，果然不出所料。邰光無子，便把他留在家裏，讓他上學攻書。

兩年過去了。張瑾奉邰光命入京考試，住在邰家的親戚陸家。表兄陸炎，頗好收買古董。有一天，一個古董商拿了

一隻玉盃來賣，張璉一看，竟是自己被騙去的東西。兩人商議的結果，就托古董商邀物主自己前來講價，果然就是那個騙徒。這結果是物歸故主，騙徒也送了官。以後就是進場考試，中了翰林，皇帝在金鑾殿召見，張璉發現了本科的狀元，竟是自己的弟弟張珏。

張珏又怎樣的到了這樣的境地呢？原因是，自從張璉入京後，張權在獄因無銀兩，頗遭虐待。禁子要索百兩銀子，纔肯鬆開刑具。張氏無可奈何，祇得把張珏鬻給一個河南姓褚的商人。一個信佛無子的人。張珏到了河南，甚得褚氏夫婦鍾愛，聘了嚴師課讀。此番入京趕考，却又想不到在金殿上遇到了張璉。這時，兩人都已改了姓名，張珏叫做褚瑞卿，張璉叫做邰浦臣，因而雖自懷疑，亦不敢認。直待張珏報出原名，啟奏張權冤曲，請求申雪，張璉纔去了自己的狐疑，也照樣的啟奏了一番。皇帝着人查問的結果，說此案已經新江南巡按使申雪，楊洪拿案，張權早已釋放歸里了。

新任江南巡按使本是一個在京供職的官員，當日張璉告地狀的時候，他也曾幾番看到，祇因為個人力量所不及，也就沒有過問。此番到了蘇州，重訊斯案，看到張權這們名字，就想起彷彿是在那裏看到過，最後想起了在京所遇到的事。於是，對於此案便很細心的審訊，找出了楊洪受賄的一線，把張權的冤屈伸雪了。到張氏弟兄在京啟奏的時候，張權是早已回家，沒收的財產也發還了。

張氏弟兄啟奏的事件查明以後，本科的宗師程幹才又啟奏皇上，要招贅新科狀元張珏，也蒙允許了。張珏結婚以後，兩人都封了官職，二人商議的結果，張珏先回河南，再返故鄉，張璉則一徑回去，然後再上任。以後，張璉就先啟行了。

船快要到蘇州，張璉忙叫將旗幟等等收起，自己便服下船，回到家裏。與父母相見，談別來事，自有一番歡喜。可是，

關於皇上對他老夫婦追封，以及張瑾做了江西學政，總不大相信。張權想那有學政老爺這樣無聲無臭回家的道理？後經張瑾說明，爲着要到王家報仇，這纔歡喜不盡。作者關於這一段的描寫，有一個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寫一個自始至終忠於他家的夥計姓鄧的，聽了張瑾弟兄已經做了官的消息以後的神情：

那張權聽說心歡悅，張氏娘娘也樂滿胸。還有隔靴搔癢一個鄧獅蠻，如同拾着了天邊月，擎個兩隻手來亂洽洽洽，快活快活，笑得他來面漲紅。（卷三十三）

這是在彈詞小說中不多見的描寫。以後就是在第二天，張瑾跑到王幹家裏去拜親。這時正值趙昂怕楊洪妻子向他要錢，糾纏不清，跑到京裏，捐了官回來，請客唱戲，大大地慶祝的時候。王幹看他穿的既不好，又這樣毫無聲勢的回來，頗加冷待。張瑾也自不睬。後又看到臺上演戲，張瑾便告訴王幹自已在外，學的是唱戲的職業，並大誇獎其做戲子的好處：

我皆因欲把爹冤訴，單身獨自奔京邦。那曉時乖多運蹇，飄泊江湖落異鄉。衣食兩般無處乞，險些兒一命赴無常。幸而命不應該絕，遇一個教習梨園的竇建章。收留教授我梨園技，只得半載工夫就上場。如今是盡行習得多精熟，到是個快活逍遙的活命方。江湖浪蕩多瀟洒，四海飄流樂一場。（卷三十四）

王幹聽了是「怒滿腔」，把他一頓罵，他不以爲意，儘是說了下去，且要粉墨登場。王幹那裏肯依，可是含芳夫婦懷了鬼胎，意欲借此來羞辱惠芳，慫恿他上場。等到他戲裝出場以後，馬上叫人去請太太惠芳來看。消息傳去，太太固自不肯出來，惠芳對張瑾也是完全絕望，竟關起門來上吊，幸爲使女發覺，把她救了下來。前面看戲的人，是誰還不會知道。

張璉的戲將終場了。忽然外面來了蘇州府，聲稱來拜會邰大人。家人當然拒絕，說沒有一個姓邰的。府方堅持說，剛到邰爺府上去過，說是已來此處會親。門房無法，祇得通報，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祇有趙昂以為自己捐了官，頗是自得，說「大約他們聽錯了，一定是拜會我而來，」整頓衣冠來見。蘇州府的來會，本是張璉佈置好的，府官看見趙昂像煞有介事的接待，大加惱怒，叫差人用皮鞭把他打了一頓，狼狽而退。王北溪早經張璉約好了，前去那裏觀戲，這時他又以滑稽的趣話，着實的奚落了趙昂一頓。正在不知怎麼辦是好的時候，張璉着了戲裝跑來，問知經過，便說「何妨讓我去接待接待。」王幹怕他壞事，那裏肯依，說是「方纔趙老爺尚且受辱，而況你這個歌郎？」張璉一定要去。趙昂想「讓他吃一回更大的苦頭也好，」便叫大家不要阻止。及至張璉和蘇州府見面，到廳堂上說話以後，王幹趙昂含芳纔大驚失色，知道張璉此來，實是要有意羞辱他們。果然，蘇州府先把趙昂拿下，要帶到府裏嚴辦，王幹替他求情，府尹又趁此機緣，說他嫌貧愛富，把他痛罵一頓。王北溪連忙跑到後面，向太太小姐報信，兩人轉悲為喜，真是說不盡的歡欣。

接着，就是照例的結束的場面了。張璉羞辱了王趙，擇期完了姻。張珏到了秋初，也夫婦雙雙的回到蘇州。所謂雙玉盃，在他們結婚的時候，是拚合了起來。在張王成婚的一段，作者照例的又來上一段猥褻的描寫。

雙玉盃傳的故事，既如上所述，則此書與一般的彈詞小說異同處，已可了然了。這部彈詞，無論在內容方面，抑是形式方面，都是有宅獨特優勝的所在。是一個在當時有新的意義新的關節的特殊的故事，有優秀的酣暢的文筆。他運用了文學的手法，着意的刻畫描寫了許多場面，這是在一般冊子裏，難以看得到的。要說有缺點，那麼，就是猥褻的描寫過多，而且每一回都寫到過於「鄙俚」，一般人所謂「不堪」的境地……

附記：

雙玉盃傳「第叉二十一卷，」是寫騙子在京騙得張瑰玉盃現金以後，拿現金到勾欄裏大樂了一場，所謂院樂，就是這樣的內容。在這一卷裏，寫妓女輪流彈唱，為我們保留了當時的幾隻小調，這是很難得的，特擇要附抄於此：

（一）閱江紅

正月元宵二月花朝，三月清明到。四五月，鬧龍舟，鑼鼓輕敲。六七月，暑氣飄飄，聽遍蟬聲噪。八月是中秋，賞木樨，吹動鸞簫。九月是重陽，又到十月朝。冬臘月，起朔風，雪花兒飄飄；爆竹頻頻，又是一年了。

（二）寄生靴

奇怪奇怪眞奇怪，兩個冤家一隸來，好叫奴打發誰人留誰在？一個兒，家財萬貫多豪富；一個兒，風流俊俏我心中愛。沒奈何，一起將他相留待。說明了，輪流交替休介帶；說明了，輪流交替休介帶。

（三）剪剪花

姐在吓房中照菱花，外邊走進俏冤家。拍拍姊肩架：愛呀！叫一聲好姐姐。姑娘一見微含笑，你多時就擱在那一家？害我望得眼昏花。噯呀！荼敢也不思他，才郎聽說忙相告，你莫怪卑人待你差。乃是兩爹媽，噯呀，不許我玩耍。今日爹娘完願去，我是偷得餘閒到你家。來看看你美姣娃。愛呀！敍敍舊琵琶。

（四）十六不諧

一不諧，一不諧，七月七夜裏妙人兒來；呀，正湊巧，心肝愛。二不諧，二不諧，御史頭行肅靜牌；呀，莫側聲，心肝愛。三不

諧，三不諧，瞎眼猫兒拐雞來；呀，篮得緊，心肝愛。四不諧，四不諧，姐在房中喫螃蟹；呀，縮了脚，心肝愛。五不諧，五不諧，三歲孩兒擂背來；呀，再上些，心肝愛。六不諧，六不諧，珊瑚樹兒玉瓶裏栽；呀，輕輕放，心肝愛。七不諧，七不諧，外科先生用着雞蛋來；呀，不要慌，心肝愛。八不諧，八不諧，扳罾老兒上釣台；呀，曲曲背，心肝愛。九不諧，九不諧，叫化老兒上鬆偸木柴；呀，急急抽，心肝愛。十不諧，十不諧，酒醉人兒坐險崖；呀，莫要動，心肝愛。十一不諧，十一不諧，碗礶人兒上戲台；呀，耍得好，心肝愛。十二不諧，十二不諧，算命先生叫怪哉；呀，死了罷，心肝愛。十三不諧，十三不諧，撒碗碟的人兒慢慢來；呀，不要丢，心肝愛。十四不諧，十四不諧，郎在河邊等缸來；呀，渡了罷，心肝愛。十五不諧，十五不諧，耍孩兒撞落油瓶蓋；呀，淌出來，心肝愛，十六不諧。十六不諧，鷂哥兒飛上九層台；呀，下來罷，心肝愛。（附錄）

雙玉燕全傳

繡像新譜雙玉燕全傳，凡四卷二十四回，署題「新編俞調」，此書似亦不多見，見同治七年禁書目。此書與雙玉盃相較，在寫作的技術上是彼勝於此；就關節上講，則兩書可稱相頡頏之作。每回間加開篇，但與一般本子不同，是附在書後。其間多刁劉氏的片段，唐詩也有一兩章，大都不佳，可誦的祇有一篇玫瑰花：

急聽街坊叫賣玫瑰花，驚動閨中俏嬌娃。停針撇線把樓來下，開出門來叫賣花。奴家小姐要買花千朵，無非問粉與烹茶。朵朵要買含鮮蕊，開過花兒不用它，而且還要顏色佳。

這樣的開篇，實際上只是一枝小曲。大概說書的人，在開場的時候，總得唱一兩段開文，是否正式的開篇，倒並沒有定則。正書每卷六回，回目抄在下面：

看會　刼官　賺婚　別墓　賴婚

反目　陷盜　求婚　喬扮　迎親

見都　講和　繼子　探監　逼試

題名　告狀　判斬　獻賦　出罪

登科　陳情　榮歸　燕圓

故事的內容說是有一個李玉（文祥），本也是官家子弟，後來父母雙亡，家道中落，和一個老家人李忠，住在攻堂裏攻書。在他父親做官的時候，曾為他定下一頭親事，是東閣殿大學士馮安的女兒月娟。這時，他住在浙江，岳家已

移到山東。某一天岳家突然派一個僕人前來，約他去山東完姻，他便信以爲眞，典賣一切，湊成盤川，和李忠到了那裏，誰知見面以後，岳父不僅辱駡他貧窮，反而更進一步的要他寫下退婚書。他那裏肯依，於是衝突了起來。他說現在雖窮，將來定然有做官之望；岳父就奚落他：「除非東海起蓬塵，鐵樹生枝花葉青，烏蛇出角把龍來變，看家黃狗變麒麟，」鄙薄他要想做官，除非轉世投胎。兩人發展的爭了下去，岳父大怒，叫家人將他吊起毒打。他無可奈何，衹得應允，寫下退婚書，加上手印，纔被放了出來。

李玉主僕兩人打算回家，負氣沒有收馮家退還的禮金，苦無路費，不得已，李玉就拿了祖傳的一隻玉燕去當。這玉燕是一個無價之寶，據李忠說是「當初永樂年間，琉璃國進貢白玉雌雄燕一對，皇上把一隻雄的賜與我家祖傳五代。還有一隻雌的，不知在於何處。此物若還成對，能避水火之災。」可是，燕價雖如此高貴，在窮途末路的時候，也就不能不用它暫且抵押一下了。又誰知當地一個姓趙的人家，一樣的失去了一隻玉燕，正在各處緝拿劫犯呢！

這裏應該說一說一個大盜「姓潘名龍，曾爲大同參將，只爲權奸作對，陷害叛逆，差官捉拿，因此逃入海島，聚衆爲盜，號獨角虬大王。」但他搶劫也有規定，有三種人是不搶的：「一不搶孤孀寡婦家，二不搶淸廉官府衙，三不搶孤客經商輩，憐他遠方貿易冒風沙，因此混名三不搶，有時節還要濟困扶危把白物花。」他打聽得揚州趙君祚爲一方惡霸，又曾做過大官，人民常常受他迫害，便帶了人馬，跑到他家，把財物搶劫一空，玉燕就是被劫物之一。因此，李玉的玉燕不但沒有當成，反作爲了贓證，被差役拘捕。趙君祚上堂認物，明知此燕較大，然以亦係一寶，落得留下，便乾脆認爲己物。屈打成招，李玉是以大盜論罪，繫獄。李忠得知消息，到處奔走，以貧窮故，終竟是呼籲無門。

馮安過李玉寫下退婚書以後，把這消息告訴安人，那知安人竟然大怒，駡他嫌貧愛富，妄讀詩書。女兒月娟也哀

示從一而終，決不改嫁。夫婦倆大鬧了一場。以後，馮安就找了他的學生周文必爲介，把女兒許給工部尚書馬家的兒子爲繼室。這消息被安人得知，又是大鬧。幸賴馮安的媳婦頗識大義，她是鎭守大遼關平遼王劉國用之女，是一個皇親。她設計叫月娟改裝男子，逃到她父親那裏去；一面瞞着馮安，不使他知道到了吉日，自己竟去庖代權充新婦，到了馬家。

當她走出轎子，衆人發現抬來的是郡主，已經知道出了禍事，正在慌恐，她早指揮了帶來的近三十個使女，拿出預備好的武器，把周文必痛打一頓，堂前的陳設毀壞一空，還要逼索新郎。馬家見大勢不好，忙去把馮安找來，以爲總可壓住他的媳婦，那知郡主不等馮安開口，就給他一頓羞辱，並說女兒給你害死，竟然要賣媳婦，我非去皇家控告你們不可。後經許多人說好調解，由馬家賠償萬金，她預備以此贈與李玉，纔算了事。

月娟到了劉家，頗得劉家父母歡喜，認爲繼子，聘師課讀，到了考期，義父母又叫她去應試。她既不好說穿自己是女子，祇有前去，結果是中了。於是又叫她赴京。她的哥哥，就是郡主的丈夫在京裏做官，她很躭心碰到他時，或者要被拆穿，湊巧她到京時，哥哥已經外調了。這一回考試的結果，她中了會元，被委游巡御史，巡查浙江江南兩省。當她到江南的時候，遇到了李忠在他船前投水鳴冤，因爲李玉雖是在山東被捕，案在揚州，被捕後即押解到南方來了。

月娟訊知案情，知道自己沿途留心尋訪的李玉，正遭受冤屈繫獄，即將正法。馬上派了人上揚州諭知，即使上方覆文已到，亦須緩刑，待彼重審，有人控告，此是冤獄。使者到了揚州，李玉已經綁在法場，正待行刑，得此諭，自然中止，恰合「刀下留人」老例。

審訊的時候，趙君祚一口咬定，玉燕確是他家之物，李玉又無法證其確係祖物，月娟殊爲焦急，不知將如何替李

玉洗刷。正在爲難，忽聽外面大鬧，原來盜魁潘龍來自首。月娟把他傳進，他說明自己仍願替皇家出力，並說到玉燕的事。他說玉燕誠是他搶去現在身邊，可以作證。李玉之獄，實係劣紳污吏聯合陷害。他本預備在法場刼去李玉，因未行刑中止。後來打聽得月娟清廉，故來歸順。說完並將玉燕呈上，與李玉物竟是一對，祇是略有大小。此案遂迎刃而解，污吏劣紳雙雙繫獄。覆文到時，除污吏劣紳各有治罪外，潘龍起用，趙家玉燕賜予月娟，並促月娟即日返京。然李玉李忠仍是兩不知此劉姓巡按即係馮月娟也。

後來李玉應試，又中了狀元，打聽得劉巡按所在，前來謝恩。接談之下，月娟詢彼曾否結婚，李玉乃詳告經過。月娟勸彼再娶，李玉堅持不可。月娟乃僞言，據彼所知，此女因逃婚已葬身魚腹，李玉大慟，要去削髮爲僧。月娟看他如此，當然高興，便給他一信，要他攜回在無人處看，可知月娟消息。李玉此時纔知劉巡按即是自己的未婚妻。

故事向下發展，照例是李玉上殿，代月娟請罪，聖主大喜，恕過加封，皇太后召見月娟，賜假回里完姻，便是李忠也賜了官爵，到了家，馮安慚愧無地，李玉因月娟關係，不記前事，擇吉結婚，自有一番熱鬧。才子佳人，忠孝節烈，飽經患難，最後大團圓，還是封建社會產物的彈詞的照例的結尾。雙玉燕傳關節有新奇，原則却依舊老樣。

前面已經說過，雙玉燕傳關節雖有新奇處，文筆並不怎樣高超，是一種多敍述少描寫的作品。就中第一回看會一節，敍述情景尙詳，有關風俗考，擇錄於此，並見作者風格一斑：

一隊隊，向前行，看會人兒後面跟。人家門前垂簾子，隱匿多嬌美麗人。忽聞一隊人嘈雜，人山人海亂紛紛。兩面銅鑼前面敲，紫金鼎內把香燒。白綵球兒高高掛，四角金鈴風搖搖。後面人隨三四十，猶如倒海與翻潮。衆人簇擁前邊去，又聞後面到高蹺。各人面上搽紅綠，二十八宿扮來高。

（喏喏，秧歌兒來咧！）把眼瞧，鑼鼓聲音六面敲，硬牌上面標金字豐登五穀慶良宵。頭陀手內提枝棍，趕逐閒人四柏敲。漁樵耕讀多相像，賣藥郎中把虎寸搖，京關釘碗般般有，還有那鳳陽女子賣鳳騷，燒臂香和尚敲銅板，阿彌陀佛念聲高。

秧歌過去行人朗，又見馬夫對對向前跑。又聞台閣前來到，衆人住步大家瞧。

（今年的台閣，好比往年的又盛！）二十四架台閣接得長，喧天鼓樂奏笙簧，扮的全本和番記，盡是孩童裝扮貌軒昂。

台閣過去旛竿到，又有閒人接得長，鬧哄哄齊把旛竿舞，無分稱力比豪强。

旛竿過去無多刻，又聞鑼鼓鬧鑲鑲，原來是龍燈滾舞把明珠搶，蟹將蝦兵在側傍。

采雲朵朵相隨落，又見淸吹十番鬧悠揚，提爐對對燒沉速，文玩裝璜放寶光，十八般軍器多雪亮，馬上旂牌皆印箱。皂快三班紅黑帽，練條鐵索響星瑯，燈傘接長三千頂，古玩奇珍上面鑲，珍珠白玉無其數，異樣紗燈紅綠裝。孩提古士無其數，還有拜愿齊齊手執香。

忽聞皂快高聲唱，趕着閒人道短長（閒人站攏，皇爺駕到咧！）陰官原比陽官美，十分威闊甚軒昂。文武判官分左右，馬面牛頭站兩傍。家家門首燒香燭，戶戶虔誠拜大王。天齊神聖多威武，八人轎內相端莊，駕役穩抬無忽略，徐徐過去淨街坊。

這一節「天齊會」的全般寫述，是抵得一篇王伯穀的吳社編的。在吳社編和張宗子陶菴夢憶等書裏，以及許多說部裏，我們可以看到散文的記述，在韻語的彈詞中，像這樣大段的敘述，是還不多見的。這一章的記敘，在雙玉燕

傳裏，可算是全書的最足以代表的一章。

詩髮緣傳

繡像詩髮緣傳十二回，古吳平江潤齋氏著，同治五年蛟川書屋梓，題爲秘本新時雅調。書前有序，略謂「彈詞一調，原爲悅耳賞心而設。惟語句工雅，關節新奇，庶足動人聞聽。如詩髮緣一書，本屬名人彈唱，久已膾炙人口，近又得名家鑒定，立意愈新，措辭尤雅，而悲歡離合之情，嬉笑怒駡之狀，宛然目睹。遂令觀者愜心，聞者悅性，撥弦轉軸，宛轉歌之，有不移人情性者哉？」可見此書在當時民間傳流甚廣，而刊印之精，文字之純，尤可證其爲彈詞方面之傑作。是當時的大衆讀物，也是半智識階級的食糧；至其內容，沒有問題的，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產物，才子佳人的舊套，加上豪紳惡霸的梗擾，結果是終成眷屬，而且是妻妾俱全。

全書分爲四卷，卷三回，回目是：

第一回　贈金遇竊
第二回　拯溺玩文
第三回　裁雲訂偶
第四回　換裝卸贓
第五回　留宿私放
第六回　訪問許親
第七回　醉宴錯奸

第八回　赴選掄元

第九回　淫報離塵

第十回　陰譴逐女

第十一回　捷報打僕

第十二回　迎女錦圓

每回前有一「開篇，」彷彿說書的「書頭子，」內容與本文毫無聯繫。大約當時的習慣。全書分爲十二次唱完，爲着等候聽衆，以及調劑興味，先唱一回「開篇。」本書的開篇大都是情詞一類的東西，有的還很猥褻，也有根據舊詩詞演繹而成的。其目，按全書的順序，有下列十二種：

福祿壽喜（七字）

夢叶巫山（唐詩）

得遇其逢（唐詩）

遊　春（唐詩）

百　壽（唐詩）

樊梨花操兵（唐詩）

蟠桃慶壽（繡州陳昌祖著）

唐　詩（繡州陳昌祖著）

書　館（繡州陳昌祖著）

稱心福（長州單星岩著）

拜觀音（長州單星岩著）

窺　浴（長州單星岩著）

大概福祿壽喜一開篇，是作者所著，無著者各篇，係當時流傳之作，後六篇爲陳昌祖單星岩二氏稿。除情詞以外，主要的是福祿壽喜一類的祝福詞。爲着明白這些「開篇」內容一般起見，這裏特抄錄窺浴全文：

夏日炎炎日正長，薰風吹遍綠荷香。綠陰深處漁竿隱，畫舫遊人納晚涼。穿曲徑，繞羊腸。細步行來的美貌郎。戀情人要把佳期赴，潛入花園向綉閣張。但只見綠櫺緊閉紗窗扃，鼻息微聞安息香。睜眼隙中覷仔細，却元來佳人正在浴蘭湯，紗羅短襖抛衣架，八幅羅裙放在床。探下了紅紗兜肚銀絲鏈，只見姣嫩的肌膚白似霜。坦胸露出尖尖乳，兩瓣紅蓮蹺一旁。精不過雙灣嫩腿渾如藕，細草茸茸將妙處藏。酣甜美境含雞舌，宛似遊鴨啄水漿。絞罷羅巾輕拭抹，重新換水抹胸膛。揩乾玉體穿紗褲，正要想喚婢登樓傾浴湯。輕啟雙扉心膽喪，呀唷！原來是冤家大胆入閨房。幸虧得侍兒不在爹娘遠，倘然是洩漏風聲起禍殃。才郎聽，叫姑娘，我進香閨却不妨，就是你爹娘知道難加責，可曉得女婿應該棲內房？乘機便可完花燭，省得被媒妁冰人作主張，省些財禮便成雙。

一般的推測，這樣猥褻的情詞，是聽衆所最歡迎的，在當時的民衆讀物裏面，幾乎沒有一部少了這樣的描寫，和在「散曲」裏能看到的一樣。就是本書的開篇裏，這樣寫的也不止一處，如夢叶巫山，寫男的哀求女的，最後就是：「舌吐丁香細含葩荳蔻肥。猩血紅點點，嫩嫩碧萋萋。把玉簪挑破芙蓉蕊，好像點水蜻蜓款款飛，與夢却依稀。」寫得

遇其逢的結束也是「悄閉疎櫺身欲顫，陽台枝且借湘妃構上會佳期。」唐詩篇也同樣的：「多姣一把來拉住，請哥哥收淚莫怨傷。休怪小妹來拒絕，從來那有二心腸。二人半推半就成美事，佳人才子鳳求凰，未知何日配成雙。」拜觀音裏，男的更是用「芳心未必堅如石，偸食的貓兒見不得餚，流涎又覺與難熬」一類的話，來打動女的。男女私情，本爲士大夫階級所諱言，而衝決了這樣舊禮教的藩籬，事實上是些不知「禮」的人，在彈詞中，特殊是「開篇」裏，最容易看得出來。這開篇，大約是彈詞中一種固有的體制，不僅詩髮緣一部裏，能以看出這樣的形式。

詩髮緣的本事，是說有一個窮書生，當然是世家子弟，叫做佘美成的，在父母雙亡之後，窮窘得不堪。有一個老僕，在年終贈給他幾兩銀子，他就和自己作的思親集，一同放在箱內，預備度年。那知竟在除夕的前夜，被一個偸兒連箱子偸去了。這竊兒走到半路，遇到巡夜的，不得已又將箱子抛到大家文聖覺家園內，脫身而走。這思親集便落到文家小姐文桂英手裏。到了第二天，佘美成發現了被竊，無以爲生，去尋短見，投河自殺。恰遇到一個星相家金學仙把他救了回家，送了他些過年的禮物，並答應供給他讀書。金學仙妻子已死，祇有一女，叫做金谷英，她愛上了佘美成，在佘元旦賀年的時候，便私自定下婚，而後又得了父親的同意。

這事情發生在蘇州。再說蘇州有一個京官子弟，叫做秦子方的，仗着父親勢力，在鄉里橫行，專事玩弄女性。元宵看燈，他竟遇到了金谷英，驚爲絕色，跑到她家去，圖爲非禮，爲谷英駡出。秦子方心有不甘，叫人向學仙去說，遭了拒絕，便實行去搶。那知學仙早知他有這一着，已攜女兒在當夜走避到佘家去了。谷英既到佘家，看見美成「衣破無人補」，而又無衣可換，便將自己的一套給他穿了，自己到後面替他補綴。偏偏搶親隊伍在這時又趕到佘家，見女裝的美成，竟誤爲谷英，把他搶了去。美成心裏明白，但怕說穿了谷英要遭不幸，便將錯就錯，讓他們把自己抬了去。那知此

事當日卽爲秦母所知，怒斥其兒不法，要他把人送回余家。秦子方無法可想，祇得應允，實際上，他是另用了一計，把美成送到他姑母家暫住。他的姑母就是那文聖覺的繼室。到了那裏以後，和文桂英居在一起。美成仍冒作谷英，向小姐乞情，談到自己已和美成訂婚。在思親集上，文桂英本已知美成其人，到這時爲假谷英的美成致賀，說她何幸得之。到最後，美成在夜半是被拆穿了西洋鏡，懇求的結果，便讓美成逃了回去。他偷了附近的一個裁縫的衣服，穿了回家。

因裁縫失竊事的引起，文聖覺知道了谷英曾寄居他家並逃走的事，懷疑谷英何以知道他家裏的路徑，對桂英頗有疑團。他跑到美成的家時，美成所寫的這一回紀事詩正放在棹上，被看見了，他纔恍然大悟。文聖覺是典型的士大夫階級，覺着美成桂英雖未及於亂，究竟已無法向人解釋，便和美成說明，將桂英嫁給他，認谷英爲義女，接他們所有的人到自已家居住。這件事惱怒了文聖覺的繼室，他怪桂英把谷英放跑，便要用桂英去抵償，作秦子方的妾。文聖覺當然未能同意，並告訴她已定之局。她無可奈何，便又設下巧計，叫秦子方先來將桂英奸污，使文聖覺不得不從。她的計劃是在谷英美成等搬來的晚上，用祝賀的名義，叫使女輕雲巧雲將桂英谷英用迷酒弄醉，然後把谷英扶到另一間房去住，讓子方摸黑去奸宿，到天將曉的時候，再由使女作爲無意的發現，報告文聖覺，聖覺要使家醜不外揚，自然會將錯就錯，成就了子方，果然事情發生以後，文聖覺惱怒得很，將兩人捆到堂上。那知放了開來，那裏有什麼桂英，竟是秦子方與輕雲兩人。原來桂英並沒有十分吃醉，她發現谷英不在，便去找到谷英，昏迷的在谷英房裏睡下了。而輕雲後來進房，見有餘酒，便拚命痛飲，而醉在那裏。子方黑夜摸了進去，當然摸不着是誰，便糊裏糊塗奸宿起來。文聖覺繼室這時知道事情弄僵了，便來替子方說情。文聖覺知道這是妻子的計劃，也不顧澈底的追下去，祇是把奸宿的一對，放在圍屏裏，作爲禮物，送給秦老夫人了事，對其繼室特別防範起來。

經過了相當時間，金學仙便出門做生理去了，美成也去趕考。文聖覺也陷於病痛之中很久很久，一點沒有起色，甚至陷於絕望。文聖覺自知不起自知本身死後，其繼室定然將谷英逐了出去，將桂英嫁與子方爲妾他便在易簣之前，寫下遺書交與桂英，叫他設法拖延時日，到美成回來，以遺命作證與美成結婚。不出所料，在文聖覺死後，繼室便首將谷英逐出，又將桂英許給子方。桂英依照遺囑，以父喪作爲理由推托了幾次，結果是終無效力，決定了日期將她嫁與秦家。桂英到此，一籌莫展，決以身殉，便先叫使女將遺囑帶往谷英家，俟美成回來報仇，自己預備到秦家時，向秦老夫人作最後懇求，不能得解脫，即自殺在那裏。事實眞是過於奇巧了，桂英的喜轎，竟和另一家的喜轎相遇，彼此不讓道，相互衝突起來。到衝突後，雙方竟抬錯了轎子，把桂英抬到另一家，她的一個世伯家裏。桂英就這樣的脫了難，並詢知抬錯了的那頂轎子裏的新人竟是被繼母逐出的巧雲。這女婢的穢聲早已遠播，與子方也有關係，後來竟冒作大家女來嫁給桂英的世伯。經過桂英的說明，他們當然不願去追回巧雲，而巧雲也和翠雲一樣，被當作表妹，和子方結了婚。次晨發現，子方眞是懊惱得很，想不到費盡了心機，終竟毫無成果，所得到的，祇是姑母的兩婢。他於是又想起谷英來了，以爲她一人住在家裏，總逃不了自己的掌心，便又去搶刼。等到他到金家的時候，不僅桂英已到了那裏，美成也中了探花，做了大官，他的家已在地方官嚴密的保護之下。

結果照例是探花回家完姻，收了桂英的兩個使女二蘭作爲偏室，把秦子方的父親參了，子方如春夢初覺，「坐在床沿長歎一聲，兩行淚落，說道，咳！如今我醒了！」而著書的人也就此說一段勸世文說什麼「世上姻緣有偶，勸人莫使機謀」以結束全書，並集唐詩二首收場，又在最後一回作「引」譏子方，說是：

「倚勢亂胡行

目不識丁；

人稱紈袴，

自道以爲能！」

彈詞小說的結構，大體是差不多的，詩髮緣如此，其他的也是如此，不過詩髮緣畢竟不能不算是優秀的成果之一，其理由是有幾點好說的。如本書序中所說：「語句工雅，關節新奇，」當然是兩種主要的，而更重要的却是後一種，浪漫諦克的故事，驚險的場面，在在可以抓取封建小市民的感情的。其次，纔是適應着內容的這部彈詞所採用的形式，出自智識階級之手的產兒。要說在技巧上有缺點，那麼祗有第四卷的內容嫌貧弱一點，在幹線以外說得較多。除開上面所說的一些特點，要說詩髮緣還有抓住觀衆的地方，那就是全書部分敘述的輕快性，與趣味性。譬如寫偷兒登場（第一回）：

「付引」生就偸兒性，名稱老賊頭。「白」自家王小偸，財物時時有；日當無啥幹，賭錢並吃酒；一日無得用，就做三隻手。「唱」密佈烏雲四野，連行人絕少，是鄉間。朔風凜冽鳴條響，宿鳥枝頭聲寂然。抽橋斷却行人路，黃犬簷前畏夜寒。今夜家家人不睡，你看廚房有火灶生烟。「小調」穿窬移步前行，只聽得小狗子叫不停聲，叫得高興，叫得振盈，叫得床上人兒都驚醒。「前腔」前村與後村，狗子汪汪不絕聲，人不安心，嚇！我小偸不能僥倖，只得望着柏樹攻前進。

這是何等輕快，活潑，趣味。全書很多地方，都採取着類此的手法。大概經過相當嚴肅的敘述，總要插入這樣的一段，以調劑讀者的精神。單純說到趣味性的，這裏可以舉出金學仙做詩一節（第三回）：

〔丑〕吾舊年也做一着詩厾，今朝請教請教。〔小生〕如此，願聞佳句。〔丑〕大爺，唔道啥個爲題？〔小生〕吾里有隻黃的狗，拏黃狗爲題說。〔詩曰〕庭前黃犬吠聲高，每日家中跳幾遭。〔小生曰〕好阿！〔丑〕介沒防好住了罷。〔小生〕還要賜教全章。〔丑〕大爺上兩句倒做了出來，下兩句再做做弗出來。正厾想，吾里囡兒拏個隻狗一脚，踢得黃狗叫起來，吾說有裏哉！〔小生〕請教。〔丑〕說：〔詩曰〕却被女兒踢一脚，嘮嘮嘮，咩咩咩！〔小生〕哈，哈，哈，好吓。〔唱〕余生謬讚老年高，笑倒房中金屋嬌，金老還道自己詩句好，搖頭側腦話滔滔。

詩髮緣的動人性，除骨幹的故事而外，大都在這些地方。書裏面的道白，所用的大部分是蘇白，這當然是因爲彈詞是盛於蘇的原因。不過蘇白，彈詞中雖是慣用，也有加音註的，如何必西廂就是，詩髮緣是沒有。好在懂得蘇白來研究彈詞小說固然是好，就是不懂得的人，細加研究，也不會妨礙研究的進行。

對詩髮緣所想說的話，再沒有別的了。我想讀者僅就這短短的介紹之中，也可以了然到彈詞小說，是怎樣的一種東西，怎樣的與封建市民具有不可分離性罷。現在已經有不少人注意到古今市民文學的研究，可是在彈詞方面，似乎還很少人注意，其實這也是一個主流，不應該被忽略的。

花錦城趙盛關山歌刻傳

新刻姑蘇花錦城趙盛關山歌刻傳，是一本兩卷頭的書，所敍述的，是一個叫做趙盛關的故事，也可說是整然的系統的一部彈詞。後來的一般彈詞的形式，是由此演變而來也未可知。要是僅把它作爲山歌看，對於形式運用的發展，是頗多足以發明之處。最顯著的就是由這一本子可以看到山歌的爲用，是發展到了唱一個長到兩千幾百句的故事。其次，就是用山歌唱長篇故事的一般體例與方法，以及彈詞的寫作亦可用長篇的山歌形式。

首先想說到的，是在全書裏不止一處，作者用各種方法說明了山歌的意義。如 全 書唱序按四方序的開場說：「自從盤古立娑婆，三千法律是蕭何，伏羲置立男和女，張良製造唱山歌。山歌原是巧人編，唱來句句是古言，將睡來時醒得困，煩悶之時解得愁」，就說明了山歌的意義在消愁遣悶，用的全是古道古言，以及它的起源。同序又說：「山歌要唱起頭難，起子頭來便接連，前頭要唱風流事，後頭要唱好私情」，這是說到技術方面的問題了，山歌是難於起頭。至於內容是否一定限於私情，這裏的話，當然不能作爲準則，實際上是不限於此的。起了頭 以 後怎樣呢？作者道：「山歌唱出便知音，唱出因由難斷根，平望行頭重新起，雨落花紅逐段穿，山歌唱盡便知音，唱出因由難斷根，快刀劈碎沉香木，斧砍靑松依舊根，山歌唱盡便知音」（林小姐望郎章）。這是當然的，經過了頭難的階段，就會很順適的唱到故事的終結。山歌的力量，書中也有交代：「山歌要唱好私情，採花要採嫩花心，唱得和尙還俗，意師姑亂了法華經」（按四方序）唱的雖是古道古詞，但並不專一是王道，往往是和因襲的道德作戰的，所以要唱得和尙還俗，師姑背教，作者認爲這樣，纔眞的算是天經地義，他大胆的甘脆的說：「世上若無風流事，三歲孩童白了頭。」

趙盛關是怎樣開場的呢？先是按四方序，次是介紹蘇州這事情發生的地方，然後纔用談九州一章來開場，其全詞云：

「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唱高聲，唱高亦怕老師父，唱低亦怕老先生。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唱得不高清；唱高亦怕人談論，唱低亦怕別人談。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禁止寫詩成白字，山歌唱出莫談良。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弄堂裏打拳回勿占，列位高明賢兄來提調生。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野菱角蟹脚難行動，列位賢兄領路行。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當面破法眞君子，背後談論是小人。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孔夫子面前難出對，百客人前難出像，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麻骨細叶難出手；小人兵馬難征番。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不敢亂開場；精篠打牆空好看，月裏提燈空掛名。暫時來到貴鄉村山歌方庶唱開場……（以下唱四方，唱中央，唱九州，最後唱到蘇州，蘇州中間凡七十二句，全略）。說蘇州來話蘇州，獅子靈山對虎丘；虎丘山前有七十二條收花巷，條條巷裏出風流。說蘇州來話蘇州，獅子靈山對虎丘；虎丘山前多仙景，七層寶塔望蘇州。去六頭先再唱頭，要唱獅子靈山對虎丘；北寺山門跨兩縣，西太湖島島跨三州；好好景處奴會占，四面青山綠水流。

走江湖式的山歌唱者，在長篇開場的時候，大概是定然要有這樣的一套謙詞和「打招呼」的話，來應付所謂「老師父，」「老先生，」「列位高明賢兄」以免惹起麻煩，並爲自己的不到處留一脚步。又照例的在敍述那主要的地方之前，先說周圍和可以牽涉到的地方，慢慢的說到故事發生的地點。可是問題也就在這裏，因爲牽涉的多，讀者便時時感到重複的病，感到空虛。如徵引的一節「暫時來到貴鄉村，」就一連說到十隻之多，多少是使人厭煩的。

末節說蘇州，却是恰如其分。這本山歌，最好的部分，也可說就是介紹蘇州這地方，在書裏是不止一回見。如第二章裏所唱：

「蘇州共立六城門，只有閶門直到城；南北兩壕通子上下經商客，經商船日夜鬧盈盈。前板廠相對後板廠，萁子門出肖見妓娘；進門好像親和眷，出門只少剝衣裳。……板竹交椅出在山塘上，花盆景致水磨床。白蓆店內擺子泥神佛，遍山船盡是有錢郎。虎丘新造萬歲樓，官府拈香勿斷頭，新造祠堂盡塑殿，忠臣牌位丟在王脚頭。公孫說法苦修行，頑石點頭聽講經。臥中石正在山灣裏，半塘酒店寨杭城。專諸大胆刺王僚，千人石相對子問池橋。虎邱山上雙吊桶，一只上來一只下。試劍石上有劍買。虎邱寶塔七層高，葫蘆結頂接靑雲；標致娘子盡伴塔心裏，眼巴巴只看小後生。山塘一直到半塘橋，五人子墓是英豪。只爲周老爺一個淸官府，千年萬古把名標。金鷄松樹直苗苗，王花經古語到楓橋。冶坊浜鑄出前人護，寒山寺西園出來朝。滸墅關上鬧盈盈，貨客船相打不曾定。主事就是色鐵面，鈔錢日夜斗來量。削市敎相對白蓮橋，擺家削筋過昏朝。楓橋糧食盡是江西湖廣客，主人家娘子會天女。齊門城內冷淸淸，胭脂橋雙塔勿分離。徐莊陸墓小姐妹，好像話明月下載西施。沙盆潭裏鬧愁愁，何文秀落難滿城逢。唱道情答說子陳小姐，閣老廳盡是人來修。渡僧橋造得能高大，游山船細下頭搖。稍婆打扮能齊正，好像老羊溪落水一身臁。婁門七里到跨塘橋，飛仙船日夜下頭搖。上下兩塘小娘能齊正，好像老羊婆落水一身伴。葑門一直到吳江，引山和尙像天王。田山河相對子文阜郎，稍婆要捉無情郎。寶帶橋上七十二個環洞眼，五龍橋簑衣各肖通。寶帶橋上獅子你看吾吾看你，年年月月不相逢。」

在按四方序裏，也曾唱到：「出子閶門是吊橋，沙盆潭廣闊浪叨叨。冬霜白米出在山塘上，胡椒白蠟在南濠。山靑

水綠西園景世人難逢百歲人」這些都是地方的紀述，涉及的範圍很是廣闊，彷彿是一篇地方志。約略言之，重要的地方如閶門，前板廠後板廠，童子門，山塘，虎丘（萬歲樓，點頭石，臥中石，牛塘，千人石，問池橋，試劍石，虎丘塔），五人墓，楓橋，冶坊浜，寒山寺，西園，滸墅關，削市敦，白蓮橋，齊門，胭脂橋，徐莊，陸墓，沙盆潭，閣老廳，渡僧橋，婁門，跨塘橋，葑門，吳江，田山河，寶帶橋，五龍橋，是全都說到，特殊是把虎丘一帶唱得最多。作者唱到了蘇州的商業狀況，勾欄裏的情形，有名的產物（板竹椅，花盆景致，水磨床，白蓆，泥神佛），風雅的酒店，風俗習慣，賦稅，遊山船，飛仙船，一直寫到虎丘山上的金雞松，寶帶橋上的獅子。於人物則有商人，妓女，烏龜，鴇兒，富兒，姣娘，士子，官吏，稍婆，稍婆，和尚，師姑，無情郎。按四方序裏也說到閶門，吊橋，沙盆潭，山塘，南濠，西園，說到出產的米，胡椒。這簡直是一幅鳥瞰圖。至於寫作的技術，有的地方是很優秀，有的部分則令人感到拙劣。

這本書所唱的故事是和一般才子佳人小說一樣。是「單唱姑蘇花錦城，花錦城來花錦人，山青水綠畫圖景，灣灣曲曲能秀氣，出得風流年少人。聰明伶俐少年人，詩畫琴棋件件精。表字盛關本姓趙，年來十八未招親。」於是他「一心只要去遊春」去「一心打獵放黃鷹」。這行程所經過的是「三十六里桃花巷，七十二里杏花村，出了姑蘇花錦城，吳江寶塔面前存，平望八尺穿枝過，官塘一路到嘉興。到嘉興來是嘉興，湖州城裏鬧盈盈。方在看過城中景，順風相送到林平。客船行得到林平，林平市上鬧盈盈，三官肚裏心歡喜，山中正好捉飛禽。」在捉飛禽的時候，一隻野雞在剛要被黃鷹捉到時脫逃了，跑到一個姓林的花園裏去。由於這種因緣，「如花似玉」的林小姐，便看到了趙盛關了（以上「做客遊春」）。所謂林小姐是什麼人呢？「爹爹有錢正叫子林百萬，斜跷橋下有名聲。」而這時，趙的船正泊在林家的水樓下，兩人眉目傳情，便勾搭上了。女的比較熱烈，先寫信擲到船裏說：「奴要與郎結並蓮，線結藍布

長三丈布梯度你上樓間」（以上「眉眼傳情」）以下就是上樓奴歡一節，詳述兩人相見經過，和這一夜床第間的事。關於這一部分，作者似乎用了很大的力量，很猥褻的寫，一共有七十二句。從譙樓鼓打一更初」兩人席上抽身，「雙手挽郎歸羅帳」起，寫到「一更過，二更連，」「杜鵑枝上月三更，」「子歸啼出四更天，」「五更鷄叫到天明，」「金鷄叫出扶桑日」止。寫作的方法，部分的也用隱喻，如「好像論子金香滾綉球，」「好像秀才中舉立牌坊，」「靑蛇脫殼滿床遊，」「紅蜻蜓點水螞蝗遊，」「好像橫塘人粧藕到林川」等等。寫林小姐對趙的愛，也間用隱喻，如「看見靑春年少郎，小娘肚裏好悽惶。好似姜太公釣魚坐在江邊上，不知何年何月遇文王。」兩人締結的經過，大致如此。以後就接着寫小娘送郎，一程一程地，直到「客船邊，」「啼啼哭哭占家園。」和林小姐望郎的十二月花名：

「一年去子一年來，曾見梅花帶雪開；風吹落地成雪片，紅羅帳裏望郎來。杏花含蕊二月裏開，燕子雙飛樑上來，楊柳抽心成滴水，北紗窗下望郎來。桃花含蕊三月裏開，姐兒打扮好身裁；梳完三尺三寸靑絲頭髮挽起九曲三灣盤龍髻，梳粧纔能望郎來。薔薇花含蕊四月裏開，姐兒眼淚落胸前；十指尖尖扯起八幅羅裙揩眼淚，揩乾眼淚望郎來。石榴花含蕊五月裏開，靑梅李果滿粧台；五月端午日晝午，五時吃子雄黃酒，洋洋餙出望郎來。荷花含蕊六月裏開，靑荷葉上水生苔；小奴三層樓上眼看拙，五山船上山歌唱出多仙景，歇涼亭下望郎來。鳳仙花含蕊七月裏開，牛郎織女渡河來；七月七夜間乞巧排筵度，多排一盞望郎來。木樨花含蕊八月裏開，陣陣花香風送來；若有東村頂，西村頭，南北兩橫頭，二十歲後生採朵鮮花插在奴頭上，香香聞聞望郎來。菊花含蕊九月裏開，根少頭多盆裏栽；日間搬出堂前看，夜間搬進望郎來。瑞香花含蕊十月裏開，烏鳥高飛雲裏來；風吹葉落颼颼響，寒夜燈下望郎來。瓊花含蕊在十一月裏開，玉雪飄飄落下來；姐兒縮去伸來脚漸冷，夜眠席上望郎來。十二月裏名花花

不開，姐兒便把剪刀裁千般百樣花名奴奴多剪到，剪刀纔罷望郎來。十二個月花名唱罷休，再添四句討饒頭；若有東村頭西村頭南北兩橫頭，二十歲後生學會十二個月花名花顏色處處鮮花拘嫩頭。拘嫩頭來拘嫩頭，百花園裏盡擔憂。木樨花嚇得心腸碎，鷄冠花煩惱皺眉頭。」

林小姐想念的結果，於是畫像，用沉香木雕像，問卜算命，最後辦盤叫船，到趙盛關家裏去尋。因爲趙本來是出門經商的，林小姐不曾想到去他家裏尋找。作者用一百五十八句之多，唱出她準備動身的經過，然後唱到林小姐決定去瞟郎。唱到林小姐的船走進了浜，唱出浜內的景物：

「行一里，通一村，看看相近到蘇城；回龍府前抬頭看，進子浜內那邊存。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踏車坊；眼看踏車好似脚叉在郎頭上，車前頭起水白洋洋。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放牛場，踏車娘子口裏重重話，啥人家閨女去燒香。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拔秧娘；眼看拔秧娘子靑布羅頭姣的的，好雙白膀果泥漿。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拔秧娘，拔秧娘子口裏重重話，啥人家兒女去張娘。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放牛場；眼看嘴角水牛無數隻，看牛童子來白相。梔子刺斜搖進浜，看牛童子口裏牙好話，船中好個白姣娘。梔子刺斜搖進浜，兩邊盡是花樹壓船行；若有二十歲後生拘朵鮮花丟在小奴奴船舵裏，來來往往粉花香。」

船搖進浜，便是趙家的所在地。林小姐馬上化粧，作者說明她的服飾是「雪白汗巾金鑲口，秋羅袄子粉靑裙，」「大紅袄子藍盤領，腰結湘江水浪裙；」「大紅裙褲金鑲口，白菱脚帶雲花鞋；」「白菱膝褲嬌三帶，脚下花鞋寸八分；」「身穿龍鳳素花袄，錦綉胸背亮煌煌。」她到了趙家進十重門，說明來意，果然趙盛關因病未去經商，家裏人曉得他已經在外訂婚，母親等眞是歡喜無量，叫他回船，「抬出八角象牙花花轎，樂人鼓手接新人，笙簫細樂鬧盈盈。」

是：林小姐被正式的娶來，一共走進十重門，從她的眼裏，唱出在每重門所見，以盡量形容趙家之豪富狀況。她所見到的

「頭重門：廿四個牌坊一樣當街造，細細雕刻兩邊分。二重門：門前開子七十二當舖，招牌匾對盡裝金。三重門：南紗窗下收租簿子高三尺，銅銀鉸鏈兩邊分。四重門：生藥舖相對子老藥店，茶房門相對子廂房門。五重門：金銀舖相對子珠寶店，南花廳相對子北花廳。六重門：街沿石盡是湖州花岩石，六路仙橋走上廳。七重門：鴛鴦樓相對子相思閣，脫衣亭相對子着衣亭。八重門：兩邊掛起畫眉鸚鵡弄巧聲。九重門：那邊掛起三弦子，北邊掛起七弦琴。十重門：東邊看見金鷄叫，西邊聽得鳳凰聲。大廳：瓦上琉璃花瓦蓋，四棵庭柱花梨木，畫樑機斗盡描金。後堂：沉香棹子花梨櫈，虎皮交椅兩邊分。郎房：金銀財物多多有，螺螄結頂象牙床。四只床脚盡是元庭柱，根根床柱嵌金鑲。周圍床柱金龍畫，金勾玉珮掛衣裳。琴棋書畫般般有，文房四寶十分精。」

問病唱完，就是點藥方，林小姐自己翻醫書開藥，到林平去買，來醫治郎君。所得到的本子，到此處便沒有了，後面失掉的，大概是不外是經過了林小姐的種種苦心；終於把趙盛關醫好，而「有情人終成眷屬。」全書現存三十一頁，回目按順序寫，存有：

按四方序　談蘇州(?)　談九州　盛關做客遊春　眉目娘情　上樓奴歡　小娘送郎　林小姐望郎　林小姐問卜算命　林阿喜搖盤叫船(以上上卷)　林小姐睬郎　林小姐進十重門　林小姐問病　林四喜點藥方……(下卷)

這部山歌，就內容以及它的形式看去，不是一部怎樣了不起的東西，可是就此是能以看到許多事的。前面說過，

即此得知山歌是發展到說長篇的故事，且可以分斷的來說。其次，長的山歌的形式，也就是彈詞小說形式的一種。若果依照此本來決定山歌長篇的成果，那麼我想說是很難以得到成功，原因是體例局限於很少的幾種，而又要說長的故事，遂到處使人感到重複厭倦；不能有新的開拓。所以，花錦城趙盛開山歌刻傳的上卷，在讀時，是會使讀者感到興奮的，三之一過後，便逐漸的鬆弱了下來。故事內容的貧弱，當然也是促成失敗的一種因子。但我不相信山歌不能成長篇，如果有優秀的作者，有充實的故事的內容。

古本劉成美忠節全傳

劉成美忠節全傳和趙盛闘山歌刻傳同見於同治七年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目。此書據可考者，有道光壬寅友於堂本我所得到的，是光緒戊寅年維揚有德堂的覆刻，不知有無刪節。據光緒本內容看，卽有所刪節也是很少，因爲猥褻的部分依舊是很多。在整個故事研究的進行上，這一部分的節刪與全刪，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這部彈詞共二十五卷，情節極其複雜，涉及的範圍極廣，從政治戰爭，一直到男女私情，完全是一部大規模的「演義」的排場，以春秋十八國內的齊國作爲時間與地域的根據，以武將劉成美保幼主的經過作爲了幹線。作者的筆力很不弱，所謂彈詞的細膩，究到若何的程度，很易於看到。雖沒有一般人諷刺的那麽誇大，但較之何必西廂寫結婚，是又進了一步，可是並不使讀者感到冗贅。

這部書雖是彈詞，實際上也可稱爲「山歌」「盲詞」或者「七字唱」，因爲全書都是七字，沒有道白唱詞之分。重刻者稱此書爲「詞句煩多而不厭其冗，情理周折而不嫌其誕」，可以說是平允之論。

全書二十五卷的回目是：

第一回　巧姑娘撮合風流女　很繼母毒害美妓娘

第二回　貧孤媳先謀合巹　控夫君續配鸞凰

第三回　慕妓妻三偷不就　囑義僕二子兼收

第四回　菲女將兒傳將種情挑義士　挈妻奉母報忠心義褒情人

第五回　五人定計刺番王　一女歸朝封極品

第六回　張金定捏造害人人害己　劉成美聽讒心變變妻心

第七回　烈性妻情牽夫死仍歡合　守志女計瞞拘婿捉成親

第八回　哀盡母喪眞孝子　護持國難顯忠臣

第九回　隱儲君困龍夢合聯貧女　堂姊妹跨鳳矜誇嫁富兒

第十回　劉成美兩遭謀害眞福將　齊太子又重納后助明君

第十一回　于嫣賓奸枉做灰堆鬼　老尼局逼暗救桑園人

第十二回　俏書生傾生圖合無情妹　貞節女捐軀哄却有情哥

第十三回　眞虎將計陷火輪車　假東床智取軒轅鏡

第十四回　救出飛龍鳳法斬薄情妻　接取散鴛鴦餞別多情婦

第十五回　曹翠娥迷路遇仙傳兵法　劉相國歡聚奏聖復山河

第十六回　女先鋒連斬英雄將　小帝主私訪受恩親

第十七回　賜婚小將入贅崔家女　護送慈尊會合一門親

第十八回　連環洞三妖揭榜迷昏主　飛龍山一女大戰接明君

第十九回　曹翠娥陣前鬥法斬妖狐　李娟娟殺敵捐軀囑姊妹

第二十回　捉採齊重將迎王歸故里　訪親父孝聲會聚到家園

故事的繁複與其猥褻性，就回目上看也能以想見其大體。所不同於一般彈詞的，是不唱才子佳人，祇說英雄兒女。劉成美父親早故，由母親養育成人，定下一頭親，是姓林人家的女兒。那知鄰女張金定，愛上了他，千方百計，要勾搭他上手，成美姑母貪圖金定的私貼，往來奔走其間，終告成功，金定於是不時踰垣來就。不久，林家父母先後亡故，林蘭香不堪繼母迫害，逃至墳堂住居，為成美所知，把她接了回來。待至考期將屆，成美北上，不幸中途患病，母親趕去看視，遂將家事蘭香完全委托姑子。金定欲除蘭香，求計於姑。彼遂暗暗將蘭香賣與路過客商，向鄰里揚言說她私奔而去。劉母信以為眞，成美考中歸來，遂毅然決然將金定婚娶過來。

成美中了武狀元，齊王派他攜十萬大兵，到番邦取回被刼去為質的太子。當他經過江西的時候，忽遇女子攔輿鳴冤，控告其夫停妻再娶。成美收狀一看，竟然就是蘭香，被控的就是自己。帶回訊問，纔知前情。蓋蘭香被賣到船，當即投河尋死，那老年男子見她貞節可敬，遂收為義女，不時為她打聽成美消息，今日之來，也是她義父的設計。成美憤怒交加，攜了蘭香返里，將他姑母羞辱一頓，把金定休了回去，蘭香不忍，再三求情，又把她接了轉來，把家事委托給兩個親信王欽曹標，自己便到前方去了。

果然，成美的隊伍開到邊疆，連戰皆捷，正待直搗黃龍，後方的接濟忽然中斷，祇得按兵靜待。原來齊國這時有兩個大大的奸臣，一爲宰相丘巳，一爲御弟聘王。聘王久欲奪取齊國，與丘巳狼狽爲奸，私通番邦，最忌恨的是幼主歸來。番邦既連戰失利，即秘密遣使通知二人，斷絕成美的接濟。計劃成功，番將杜元龍又率大兵來犯，這結果是全師潰敗，成美爲番邦所捕。

劉家遭此慘變，全家惶急，生活頓陷恐慌，幸賴王欽曹標深明大義，把他們先後接到青州家中奉養。遙遠的路途中，蘭香生下一女，但到了第十天就夭折了。埋葬以後，在附近的溝中，竟發現了一個活的孩子，有條書名是李虔之子，母親穿着錦袍，已經死在孩子的身邊。蘭香便把他抱回收養了。劉母見王曹二人十分忠義，竭盡所有力量供養他們一家，感激之餘，也把二人收爲義子。

金定浮蕩成性，成美出外既久，本已不慣，及至得被執消息，遂生異志。見曹標體格魁梧，時加挑動，標以大義所在，置之不理。去找王欽，一樣的遭了拒絕。於是她再回向曹標，跑到他的房裏去，曹標憤極，「把桌上利刀一把，忙取在手中，說誓曰：我若壞了人倫，却與此書一樣。說罷，就將快刀砍透兵書十二本。」金定終不死心，後來到曹家住的時候，仍乘間來擾。曹標時存戒心，招呼他的妻子，說如果遇到我醉時，你須不要離開，免生大事。那知一天曹標醉後，回到客房，金定又來，標誤爲其妻，竟與苟合。酒醒金去，乃大悔恨，取刀自殺，爲其妻所救不果。金定又續來相擾，曹標不理，又時以青來。曹王兩人見此情形，焦愁萬狀，結果是王出疆探望成美消息，曹仍留侍劉母和蘭香金定。

成美到了番邦，堅決不肯投降，番王把他放在飛雲殿，候他回心轉意。這時候被擄在那裏的，還有一個女子李湘君，是前番守將李虔的女兒。李虔戰敗身亡，夫人和幼子逃脫，就是蘭香在溝裏拾着的孩子。湘君被劫，番王要她做后，

不從，也就囚在這宮內。他打聽得成美來到，便用身邊的金銀買通上下的宮女，跑去會晤，而成美正在與落在番邦現爲武將的周成李貴計議，如何脫離虎口。湘君之來使他們大驚，後知其身世與決心爲父報仇，遂認爲同黨。四人滴血爲盟，誓報國仇。王欽設計到了番邦，碰到周成，遂得與成美相見，五人定下計謀：

王欽假稱齊使下戰書與大界，李貴出奏，要御駕親征。王欽星夜過關，取兵接應。周成亦即進奏，說聖上有病，皆爲婚姻錯過，湘君是個貴妃星，大界必就成親，那時灌醉番王，一人假裝宮女，幫助湘君刺殺番王，開出宮門，誘殺元龍。

這計劃果然成功，成美飾了宮女，幫湘君把番王刺死，殺掉宮監，開門迎接李周，刧了幼主，率領部隊，佯作番王因病，由貴妃代征，殺出番城，待元龍率軍趕到，成美又乘勢殺之，許多士兵，都先後歸順。湘君見父仇已報，大快，對成美殊爲銘感，接着，成美又把率來三十萬大兵的番邦太子也殺了。

回到國內，齊王歡喜不盡，各封大官，成美率領了十八萬大兵，李湘君因她的飛花劍有名，也封了侯。成美回到家裏，自有一番喜悅。無如過了許久，金定見成美對自己不大親密，王欽又時時暗暗考察自己行動，不便放肆，遂心生毒計，向成美告密，說蘭香過去與王欽有染，並造作假證。成美信以爲眞，絕蘭香，疏王欽，打蘭香的使女梅香，後來甚至鞭王欽，辱蘭香，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有一天，成美又把蘭香痛罵，拖散她的頭髮；劉母對王欽被責，本已不滿，此時大爲憤怒，跑出廳前，非要成美說出原因不可。成美不便直言，祇暗暗示意，此時王曹二人纔知就裏。當成美在辱罵蘭英時，金定見自己計劃已經成功，甚爲快慰，遇到曹標，硬把他拖到僻處，一一說明。此時曹目擊慘狀，憤不可言，乃趨前直述經過，請罪，並說明金定陰謀，曹妻亦將金定所作與曹各信呈上。成美至此，纔悔恨交加，立刻拖出金定訊究。金定見事已

敗露，自不抵賴，成美乃遣之回籍改嫁，後來她父親不許，把她鎖起，約半年光景，竟死亡過了。成美旣遣金定，又向王欽致歉，並慰曾標，從此又復和好。惟蘭香方面，因此事受辱過甚，且歷時達八十日之久，雖經他不斷請罪，終不之理，直至美成憂急成病，諸醫束手，一息垂危時，纔恢復感情如初，而成美的病很快的也就好了。

彈詞的細膩手法，便在這成美向蘭香乞和的過程中展開了。作者差不多用了四百行的唱句，來說這一件事，極盡細緻，極盡瑣碎，極盡重複，爲着使讀者了解這彈詞之特色起見，這裏祇錄其開始的一節於下：

劉生又告母親聽「孩兒不聽娘親話，得罪妻兒一個人。我今羞慚難見面，娘爲孩兒請出門。留妻陪我來吃飯，表白心中一片情。」夫人就叫梅香去，你到西房說一聲：說道「我今身已冷，須加幾件薄衣衿。若問相公可在此，只言不在我房門。」劉生火速歸屏後，身在紗窗側耳聽。梅香來到西房去，傳言說得十分明。蘭香聽了忙移步，揭開羅帳入房門「我道婆婆身上冷，正要將衣送進門。」夫人見了微微笑，我兒坐下慢消停。后屏轉出劉成美，恭身作揖甚殷勤。蘭香還禮全不睬，面容改變不歡欣。劉生未語她先怒，不敢開言說一聲。蘭香欲轉回房去，夫人說與我兒聽：「兩日不曾來陪我，少加飲食不歡欣。午飯已經排下了，我兒在此伴我身。」蘭香見婆如此說，只得應承不動身。蘭香奉進婆婆酒，梅香進酒與劉生。夫人連飲三杯酒，劉生叉手說原因：「今日我妻身在此，表白前非一段情。向與我妻爲夫婦，未嘗輕待你們身。夙世冤仇今生遇，无中生有害妻身。我爲六尺男兒漢，聞言豈不怒生嗔？我妻聰明知禮義，必諒男兒一片心。」夫人即便將言勸，我兒媳婦聽原因：「算來都是張氏女，不說夫主半毛分。」劉生見妻低頭坐，滿從金林手內擎。夫人見了忙陪笑：「我兒勿却丈夫情。」蘭香想起凌賤我，恨不將他罵幾聲。登時兩手如冰冷，面如土色一般形。夫人雙手來抱住，連把我兒叫幾聲。命環送入香房內，回聲說與我兒聽：「此

女從來知禮義，執性之時不改更。」劉生含淚叮嚀母，望娘勸轉我妻心。夫人答應回聲進，劉生書館淚紛紛。萬想千思無計較，命人喚進奶娘身。奶娘聞喚忙來到，劉生當下說原因：「奶娘知我從前事，十分得罪與夫人。我要入房來請罪，你當與我勸夫人。若能夫婦相和睦，必當重謝你金銀。」奶娘應允歸房內，劉生背地進房門。聽得妻房呼使女，奶奶急急進來臨。笑容雙手將茶送，夫人在上聽原因：「相公從前這節事，多是張家女一人。今日夫人如此樣，難道夫妻絕了情？我見十分心不忍，夫人今後勿生嗔。」蘭香冷笑回言答：「我今告訴你知聞。午飯婆婆房內吃，奴曾雙手奉茶巡。他將茶潑塵埃地，我只低頭不做聲。身上衣衿多是水，吞聲忍氣淚紛紛。罵我賤人不回口，奶娘你道若何能？」吳氏笑言「原不好，老身有話不中聽。雖只相公多不是，皆因張氏色迷心。如今似悔從前過，且看夫妻面上情。相公來時說幾句，人情講在老人身。」夫人說道「休多講，提起前情恨又增。」奶娘聽說回身轉，劉生叉手入房門。雙膝跪地將妻叫，蘭香一見避其身。低喚「奶娘聽我話，你將我語對無情。死別生離曾說過，今來見我為何因？」奶娘應聲來出外，劉生火速裏邊行。含笑上前深作揖，夫人大怒急回身。紛紛流泪哀哀哭，却被夫人聽得清。忙叫梅香前去看，少停回覆甚分明。夫人內請劉生到：「我兒聽我說原因。有氣之時休强偪，恐防妻子自傷身。曾有怨言對我說，一生情願守孤燈。」劉生聽說雙流淚：「此事還當待怎生？」母曰「孩兒休忙急，萬般忍耐且消停。」書中不說劉成美，香房再表女佳人。走來分付丫環道：「六個輪流守此門。不可放他來入內，若違我令打非輕。」奶娘聽得她分付，入房來告老夫人。劉生假睡親聽得，好像尖刀割刺心。夫人只道他睡熟，摸摸兒身如火焚，扯被將兒身上蓋，十分愛惜我兒身。三歲父亡來守你，就如掌上寶和珍。只因年少貪花色，錯怪妻房結髮人。如今莫怪蘭香惱，叫我如何勸得聽。想罷一回身睡倒，蘭香忽地進房門。掀開羅帳低低問，婆婆為甚早

安身。夫人含笑回言答「人若憂愁病就生。」蘭香明曉婆婆意，低首開言叫「大人，得快活時且快活，得寬心處且寬心。」夫人便叫「賢媳婦，你自知書達禮人。雖只丈夫身不合，還當寬恕二三分。」林氏回言「奴怎敢？何當怠慢此人身？」劉生忽地言「說謊，母親休聽我妻身。」小姐大驚抽身起，立在床前不則聲。劉奮起身他去了，不能親近淚紛紛。意欲再到房內去，夫人叫住說原因：「媳婦恐兒房內去，命環六個守房門。料想不容兒入內，奶娘說話且消停。」劉生只得歸書館，懊悔從前橫壞人。想起金定眞可恨，出骨煎油也算輕。一連幾日心中悶，三餐茶飯不沾唇。

這是第一天的事情，其細膩周到，已經是很驚人了，但是作者并不這樣就止。接着又寫到另一天，成美跑到她房裏，又是一頓哀求，瑣瑣碎碎地說上一大套，弄得蘭香把他推出緊閉門。還不就了，又接說一天成美去找蘭香，人不在，看見她的一件衣服，便拿回書房以寄相思，被蘭香得知，跑來搶回去，當時就用火燒掉，也是一節長文。以後又來一段婆勸媳，一段見面不睬，一段成美的更沉痛的乞求，到成美垂危了，她纔跑到床前喊他，以後又是一段美成乞恕的話。這是多麼够長的文字，够瑣碎的文字，而作者瑣瑣寫去，曲曲折折，一點也不感到疲倦。這就是彈詞小說技術上的獨有的特色。

再說湘君回國，得知母氏已死，弟弟在劉家，自有一番悲喜。她是個女中的異人，當然惹起在朝的許多人注意，想來結親。她一一地加以拒絕，直到幼主來到，替一人訪問此事，纔出奇計，說在邊庭時曾和劉成美在一起，已不能再嫁。幼主問：「若成美不願，那怎麼辦？」湘君表示甯孤獨終身，不願出嫁。幼主大喜，找到成美，欲玉成其事，成美不可，說蘭香爲我受苦甚多，若再娶妻，殊對不起她。幼主見他不允，而湘君表示堅決，遂下聖諭，將湘君許與成美。成美焦急異常，

立刻入宮，表示不可。幼主佯爲許諾，召王曹劉母，商得蘭香同意，竟乘成美不意，把湘君用綵輿送到他家，成美到了此時，當然無可奈何，也就和湘君成了親，一家相安無事。這種段落作者照例的是要加上幾段猥褻的兩女互相讓夜的描寫。

成婚不久，劉母就過了世，成美在家守喪。一天，幼主突然在黃昏的時候，微服而來，說明他叔品王與丘已現正積極操練隊伍，不久即就實行篡奪。成美馬上趕忙佈置一切，把隊伍的大部分調到城外，留十六員驍將和部分的隊伍在內。品王看此情形，知道此人實是難與，遂圖首先去他。當然也是知道他是幼主唯一的依靠。他請成美去赴宴，席間教兩個刺客借舞劍爲名，前來殺害。成美臨時看到了這奸計，便不離品王之身，舞劍時，更把品王抓得緊緊，得免於危。於是品王與丘已謀，乘對方一切未備，急急起兵。幸成美先有相當佈置，幼主因曹標保護得以出走；成美兩夫人和王曹家小由王欽照料逃出；祇成美爲大兵所困，無法逃脫，被執。

品王囚了齊王夫婦，篡了大位，向成美追索幼主不得，遂決於第三日將成美斬殺。幸曹標送出幼主，探知此事，急急回城，與十六員大將商議，率領了千人臨時大刼法場，搶去劉公。大家逃到通州，將部隊集中整理，剛剛竣事，品王已派了大隊人馬，追殺而來，一場混戰，又是品王的隊伍，敗退了回去。當下大家商議，目前品王勢大，我力不敵，遂決定前往雲南，投奔朱武，徐圖復國。到了那裏，朱武果然深明大義，願助成美。不意將官秦如、楊貴，不以爲然，暗暗設下計謀，請成美赴宴。當時將他灌醉，送入房中安息，到了夜半，就潛入殺害，割了頭顱，飛奔京城請賞。

那知事有奇巧，這一晚秦如所殺的，並非劉成美，却是楊貴的舅爺。原來這房間內本有兩張床，一張是楊貴的舅爺所睡。這晚他也吃醉了，昏迷中跑到成美床前閒話，把他床上吐得一搨糊塗，就在那裏睡了。成美無法，祇好跑到他

的床上安息。更妙的，是秦楊爭功，秦如先跑進來，砍下頭顱，看都不一看，上馬就走。楊貴那裏肯依，要奪首功，即便來趕，一刀殺死秦如，搶得頭顱，一看竟嚇呆了，原來是他的舅兄。趕忙回馬，謊言兩人均成美殺害，希圖勸衆。他那裏知道，成美看見秦如殺人，已知底蘊，五更時分，就飛身上馬，來到西營，敍集諸將，說明情形，連夜逃出了雲南的地界呢！

成美一行趕到貴州，雖被收留，又遇到在雲南時一樣的毒害，幸當時識破，執了九個領袖人物，各搜出利刃，遂奪了貴州，收了八千多的隊伍，在那裏安定下來。爲着要整理這些收來的隊伍，又定下十條紀律。接着就去收復雲南的兩個大城，同時派了曹標，率領了幾個人，前去通州訪問幼主下落，接來貴陽指揮軍政。而這時，王欽早已把各人的家屬送到貴州，照應了林李兩夫人養了孩子，又復趕到了此地。

回說幼主，他自在通州別了曹標，本約定每逢三六，在一個廟裏相見。曹標旣隨成美前往雲南，自使他不斷撲空。他一人流落，窮迫萬狀，無以爲生，不得已，遂到城中求乞。某一天，走到何叅店前，何叅看他似臨時落難，遂收了他，充作店夥。何叅兄妹本是三人，各有一女，長兄何登女名鳳姣，己女名鸞姣，妹女叫做姣鸞。通州有一土豪的兒子馮狄，他看見了鳳姣，便要娶爲妻室，何登不肯，馮父大怒，假借理由，勾通官憲，將登刺配滄州，叫兒子娶了何叅的女兒鸞姣。此時鸞姣已嫁，鳳姣母女正寄居他家。何叅爲人勢利，待遇頗是刻薄。幼主旣在店裏充任店夥，由何叅起名進興。當晚看到鳳姣，驚爲天人。何氏母女見幼主並不像下流之輩，又見他彈琴遠勝鳳姣，又見他睡時紅光滿室，手中有硃砂印三條和鳳姣手中有的一模一樣，爲日旣久，便將鳳姣許了給他。鳳姣姊妹之中，鸞姣最是勢利，祇姣鸞和他的丈夫陳生，對鳳姣母女和進興很好。此時曹標經過許多困難，因進店買傘的機緣，纔碰到了幼主，說明經過，要他明晨就一同起身。幼主雖迷戀鳳姣，亦無辦法，祇得告別鳳姣母女，又把一切拜托陳生姣鸞，說自己應友人約，到邊關軍中做事，半年內

定來接她們母女。次日淸晨便啟行趕到貴州去，到時正值成美進行收復二城。

二城的守將，一申姓，一李姓，各有一女名李娟娟，申翠翠。兩人都是「百般武藝多通曉，萬夫難敵女將軍，」結拜成異姓姊妹。幼主成美來到的事既已有報，翠翠便勸父親歸服，共濟國難，幫幼主復位，娟娟則不甚理解。故臨陣時，東關主申挺槍直取太子，翠翠忙來保駕，和成美一同戰退娟娟父女，前來歸順，而娟娟父女，則逃往京中。成美既勝，見翠翠武藝超羣，如果誠心歸順，定能助成大業，忙勸幼主納爲妃子。幼主以鳳姣故，堅持不可。成美則謂有關大業，非簡單兒女情可比，所謂結婚也有政治的意義也：

劉生附耳低低說，我王何故欠聰明？東西兩關緊要地，全仗申家父女身。王若與她同羅帳，使她父女不疑心。我王不必來直性，快正衣冠去結親。

幼主和翠翠結婚的時候，也正是鳳姣母女不斷的受難時節。幼主離通州不久，馮狄到了何家，再見鳳姣，又生出很壞的念頭，搬到他家來住，時加勾引。鳳姣不理，馮狄又買通用人，希圖非禮，仍不成功。他乃造作謠言，說進興原是大盜，不久被捕，打死獄中。派人各處口傳，弄得滿城皆知，漸漸傳到鳳姣母女耳內，以斷他們對進興之念。鳳姣母女，見進興逾限不來，已自壞疑，得此消息，信以爲眞，痛哭不已。馮狄又進一步，使他們爲死者禮懺，進菴燒香，買通菴尼，就在那裏實行強姦。鳳姣見身臨危境，強硬不可，變計答應，但要求沐浴以後。這裏應該提到另一個人，叫做徐完的了。他本是何登家裏的人，何登既刺死，他也就回家，以賣菜爲生。這一天又來到何宅，看鳳姣母女，一直到晚，不見她們回來，頗爲詫異，細訊何宅使用人，始知爲馮狄設計騙到菴中。忙將自己的船偸偸的撑到菴後，跑上去，正值鳳姣預備尋死，忙呼了她們母女上船逃去。先送到她們久不來往的親戚陸家，竟爲所拒，又值大雨，便到另一菴躲避，此菴住持訊知情形，

頗爲憐憫，遂留她們住下。另一面，馮狄候她們母女沐浴不出，心知有異，旣發現逃走，乃大震怒，將女尼痛打了一頓。

陸家的少爺，就是何母的姨姪，第二天自學返家，路過尼菴，菴尼說明此事，卽來與鳳姣母女相見，頗不以其母爲然。回家和母親說明，派轎將兩人接了回去。後來日子久了，這位少爺竟對他的表姊有了愛意。鳳姣當然是拒絕她的母親却勸了念，以爲鳳姣年紀太輕，總不能讓她守節。不知道有多少回的纏繞，又加母親又站在對方講話，便蓄意自殺，要以一死了萬般牽掛。她把鞋子留在江邊，算是一個信息，便投到河裏去。夜半，母親發現鳳姣不在身邊，誤爲和姨姪有什麼曖昧，跑到前面尋找，大家喧鬧起來，發現江邊鞋子，纔知道已經自殺。何母崔子，並皆傷心異常。後來，他們發現她留下的一封信：

告母姨，仁心念，看取娘親。把我娘，來看顧，九泉感恩。陰空中，保佑你，身體康寧。奴撇母，喪殘生，非爲別事。因亡夫，名進興，結髮深恩。在通州，聞凶信，就該身死。爲母親，身孤苦，苟活殘生。奴只望，送娘親，身歸泉土。那時節，尋一死，也得安心。母命苦，奴命苦，不由人算。被人傳，被人說，玷我清名。想叔叔，幷嬸嬸，將娘作踐。二年間，如罪犯，死裏逃生。那馮狄，小畜生，強來逼我。虧徐完，來救出，到了崔門。謝姨母，救了我，方今一載。並不見，親叔父，來看我身。受三哥，銀五百，于心何忍？（按：崔子要娶鳳姣，禮金按例要送那何祭那邊。）只貪財，只愛玉，那顧親情？想三哥，恩義多，一言難盡。並不曾，強逼奴，淨守書廳。他只道，久后來，中須成就。那曉得，這點心，到底無更。今日裏，赴清波，遙遙而去。再不要，撈屍首，出露身形。休招我，魂和魄，重歸此處。待奴家，往南去，尋取夫君。別母姨，與母親，切莫記念。短命女，是罪人，負義忘恩。感三哥，多少恩，無由可報。我死後，休怨我，發了慈心。念我娘，與你娘，同胞姊妹。別無倚，別無靠，養老終身。在九泉，深感激，啣環結草。或變驢，或變馬，補報宏恩。

這裏爲什麼要引抄這一封遺書呢？目的是要說明彈詞寫作的一種體式。這樣的形式叫做「十字」是兩「三」一「四」集成最普通用的，是在三種地方，一是書信二是冥想的部分，三是要特殊形容的部分。譬如有一個人在那裏想念這想念的部分就可以這樣寫。譬如要特寫一事一物，或一人的裝束也可以採用這種手法。這些都是彈詞小說裏常常遇到的。

鳳姣並沒有死，她跳在江裏，流了些時，竟遇了救。這是一個姓陶的官家乘船路過。陶太太訊知其情，遂留在身邊，作爲義女帶回故鄉。這裏幼主與翠翠成婚之後思念鳳姣不置忙派人去接那知曹標各處訪問，竟無結果失望而回。到了貴州。齊王夫婦已經成美用捕獲的品王兩大將調換了回來，劉氏二夫人和曹王家小，也都由王欽接到，祇苦了幼主一人，不知鳳姣生死存亡消息。

品王所以失計，以齊王夫婦來調換二大將，是因爲品王的大臣鄧飛，做了幼主的內應，遂照幼主的密函，作爲己意奏請，而蒙許可。王欽領各家眷屬，途中却經過幾次戰爭。好在家屬如湘君固是戰將，諸小輩的武藝亦多不弱。特殊是曹標王欽的女兒是很精武藝。最後的一戰，曹標的女兒因迷路入山，仙師九姑，授予她「天書」，敎她武藝，更成了諸將中的傑出，爲復國的很大助力。

成美在貴州連敗了品王的討伐之師，又屢次的擒獲大將，江西等處已不敢出戰，祇是固守。直到孫齊回京，才又領了大兵，到貴州挑戰。雙方正在作戰之際，他見無法勝過成美，便拿出在途中得到的法寶「獸牌」，呼風喚雨，調神遣將的來應敵，成美遭受了一次大大的失敗。這「獸牌」是孫齊在路上遇到一個仙人給他的。仙人是要利用孫齊擕去此牌，使成美大敗，不得不要幼主到陶家尋「軒轅鏡」來對付，好讓幼主和鳳姣在那裏會見，並非是要幫品王。

果然，失敗歸來，就有周成先請罪然後啟奏。

要破此法，必得「軒轅鏡」方可。這鏡是我會友相州陶知府世傳之寶，必須設計善取。臣有一計：先兄遺下一子，是臣撫養成人，陶知府愛此人才貌，使人作伐，曾已聘定。後因困難，我任急病身亡，彼尚未知。今我王與臣任年貌相彷，須請聖上同往，必然與小姐成親，方能哄出「軒轅鏡」來。

果然在陶家騙到了「軒轅鏡」，又會到了鳳姣。幼主因迷戀鳳姣，騙到鏡時，不肯即行，先教人送了回去。人行不久，被陶小姐發現兩人情話，誤爲幼主始終不近她身，其因在此，把鳳姣毒打，並從她身邊找到幼主在何祭家文定時給她作爲信物的玉寶。陶爺看見此物，知係來自宮廷，再察幼主言行，頗有領悟，於是偽言自己不滿品王，意欲往投儲君，以探幼主。幼主認爲眞誠，竟自白即是。陶爺取決於女，以定捕捉與否。女以鳳姣故，竟主張送與品王。當時即將幼主鳳姣雙雙下獄，一面馳書入京，要品王派大隊人馬前來押解。王欽聽得消息，趕忙回報成美，成美立刻率師出發，前來救駕。軍行途中，捕獲了陶家的入京使，就逼他們爲導，改換品王隊伍旗幟入城，圍住陶家，救出幼主鳳姣。幼主發怒之下，將陶女殺死。

回到貴州以後，實力已充，遂出師討伐品王。誓師以後，派了一隊人馬，先圍困了江西，由成美率領大隊向福建進發。一般的佈置，是老王留守，幼主在軍，鳳姣蘭香等不能作戰者外，申妃而下的女子，全都隨軍北上。作者很舖張的寫了誓師時的情景，又用十字把幾個特殊的人物讚揚了一番。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的戰事，當然是勝利居多。到了飛龍嶺，又合了葛元忠和他女兒飛雲，聲勢異常浩大。到了通州，照例是尋訪鳳姣的母親，捕捉馮狄，感恩陳生，赦過崔家逼婚的事。以後就一直無阻的逼近了京城。

再說品王自得了天下以後，一味酒色，國事不問。後來李娟娟到京，又納爲后。直到貴州軍隊得了明州，纔感到焦急。而實在眞的感到國亡無日的，祇有李娟娟和公主兩人。娟娟頗悔不聽翠翠之勸，隨了父親入京，此時也就不顧親身出戰。品王無法，祇得貼出榜，招請三山五嶽的能人。結果有深山的三個狐精，倦於山居生活，想建立功名，前來投奔，女精肖娘。品王又把她納爲妃子，終日迷醉。書裏有一首五更調，把這一方面的情形說得異常明白：

一更裏，月將升。恨昏君，心不明，妓花美酒迷情性。全然不把江山想，社稷山河指日分。何不把心猿意馬牢拴定？滿朝臣，離却心；四方民，怨恨深；加以厚斂人民病。飛蝗旱重年荒歉，天意人心皆變更。不思修德回天命，好一似駕孤舟江心補漏，惹得個聾扶手與國相征。

二更裏，月正明。看梧桐，敗葉零，蛩吟金井悽凉韻。金風拂拂羅衣冷，玉露展展繡幕輕。一天星斗珍珠柄。聽西宮，歡笑聲，戀姣娥，把國傾。年高貌陋何情興？兩心不舍來留戀，未必她心愛你身。一朝落在迷魂陣，在今日不回頭，精神耗，只恐怕无常到，喪了殘生。

三更裏，夢不成。傍粧台，欲斷魂，俺俺爲國憂成病。欺心估奪親兄弟，禁固高牆得幾春。漂流太子心懷恨，貴州城，起義兵。敍英雄，志欲興，龍吟虎嘯威名震。軍民文武皆歸順，連下我朝四十城，勢如破竹看看近。鎮日裏並不思差兵遣將，但只是飲美酒，日醉紅裙。

四更裏，星斗橫。聽城樓，鼓幾聲，响動心動恨幾回側耳來傾聽，莫非是戰鼓咚咚城外兵。聽如小鹿心頭奔。恨孫齊，眞叛臣，性奸吝，包禍心，却同丘巳來生衅。一個是沉迷酒色來縮首，一個是據守江西沒信音。聽如木偶非英俊，今日裏，眼睁睁，坐而守死。好叫人魂渺渺，强度朝昏。

五更裏雞亂鳴，月兒沉，燈又昏，樓頭孤雁聲聲離。家家飛過如離伴，切切悽悽似失羣。亡家敗國無頭奔。說他們慣戰人，如何口不應心？幾曾手口心相應？未嘗調練人和馬，不是堂堂正正軍。並無良策來發令，還不是盡虛言，有名無實，何曾是安邦手，一點功勳？

最後的一番大戰就在京城的近郊。做書的人，自然是擴大的描寫。幼主這面，無問題的是全體出馬，品王方面，也有那肖氏三妖。故幼主一方面並不怎樣的順手。打到後來沒有辦法的時候，纔想起用軒轅鏡照出女狐的原形，把她殺死；將九姑請來纔征服了其他兩個妖魔。娟娟出了一次戰，但她不是來參加戰爭，而是要求和翠翠在戰場見一回面。當翠翠騎着馬走近她身的時候。

申妃一見忙拱手，分離人自六年春。娟娟馬上來施禮，叫聲姐姐聽原因：「妹因錯配無知老，原自爹爹害我身。前日恩深爲姐妹，我今做了負心人。抱恨六年無說處，何曾一日笑顏生？如今墮落污泥下，姐姐鳳光天上人。我有一言來相告，娘娘須念舊時情。我死一身何足惜？娘娘萬望發慈心。借取靑州三尺土，黃沙蓋我不忠人。免教人馬踹泥舊，九泉之下不忘恩。說罷放聲卽大哭，拔出靑鋒劍一根。申妃正要開言說，見她自刎倒埃塵。申妃卽叫四員將，備棺成殮女佳人。尋塊好地來埋葬，親身設祭淚紛紛。

妖將旣死，娟娟自殺，祇弄得平陽公主大聲叫苦，日以淚洗面。鄧飛本是內應，便趁此時，捉了品王丘巳，打開城池，迎幼主進入。江西不久亦破，主將押解來京。一切罪犯，需俟齊王到後定奪，都收在天牢之內。幼主卽派大隊，前往貴陽，迎老王等一行人入都。當老王等路過滄州，鳳姣想起老父不知存亡，忙叫滄州守把流配名簿取來，那知上面竟沒有何登名字。問其有無遺漏，祇說曾有一批人派出作戰去，未曾入錄。鳳姣不得父親消息，悲傷異常，卽着太守爲尋一女

琴手，爲彼扶琴遣悶。來者是一幼女，彈思歸引，凄切異常，再談他曲，竟是幼時父親所作，乃大異。鳳姣訊曲係何人所授，答是家中所請先生。所說身世與何登彷彿，着人探視，果爲何登。鳳姣大悅，馬上就請得父王之命，請來同行。路過通州，當然又是一番訪舊的應酬，鳳姣把母親也找到了。

齊王因已達衰年，而此回復國，完全是幼主主持，到達京師以後，就要太子登位，並爲他舉行了婚禮。品王以下諸囚，全都處決；平陽公主堅決不肯獨生，在品王殺後，即行自殺。有功諸將，各各封官。書到此處，本已可結束，大約是作者要完成他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結束循環報應，又突然的掀起一波，就是秦國也發生了篡奪的事。秦后是幼主的姊姊，此時亦被囚，便又興師討伐。一場惡戰的結果，爲曹標與張金定的一回苟且的因果，天處罰了他的女兒，使他的女壻在陣死亡。借此線引起他女兒的怨天，驚動九姑前來向她超度，領她去修行。曹標夫婦聽得此中因果，也就入庵。到最後，劉成美李湘君也雙雙修道去。好像一百二十回的水滸一樣，後面三卷簡直是絕對多餘的書。不過，作者的主旨，却是很明白，一是要向眾生超度，二是要勞苦功高的人，到了相當的程度，就得趕快收帆，免遭意外，所謂「功成身退」所以回目上很露骨的寫着：「榮華極處早回頭！」

這部彈詞的情節大體如此。就中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是三個大段。第一段，是以劉成美爲描寫的重心，從他的入學，到兩番家室的完成，母親的亡故。第二段，是以幼主爲中心，從逃亡出宮，流落通州，騙取「軒轅鏡」，討伐品王，到登位爲止。第三段，也可以說是一個「尾聲」，說明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勸大家及早回頭，免遭禍殃。就整個故事的結構以及藝術的觀點上說，這一部分完全是一種浪廢，把讀者緊張歎慰的情緒，從九天一直拉下深淵。

這無疑的是一種典型的封建小市民文藝，鎔合了英雄美人仙家俠客於一爐，加上許多悲歡離合的情節，驚險

奇巧偶然的場面，人物又極端的富於浪漫性，就是帝王，也都到了「不愛江山愛美人」的程度。像這樣的彈詞，對於受了生活苦累的市民，由於他們的空想性，因果觀，向上的夢，以及其他許多條件，是最能投合他們，抓住他們的。

除掉最後一部分，無論是故事的組織，表現上的技巧，都有相當高度的成功。一氣的唱完二十五卷，有當於普通的六部二十四卷的彈詞，這在筆力的雄偉上，也可以得到一個例證。「在才子佳人」的彈詞而外，還有「英雄美人」的一路，這劉成美傳，從任何方面，都可作爲這一傾向的代表………

古本雙玉鐲前後傳

中國的彈詞小說，除少數特殊者外，其內容總跳不出兩種的範圍，即是「才子佳人」與「英雄兒女」。在這兩者之中又各有其一定的情節，所不同的，只是部分的「關節」問題。關於前者，雙玉盃傳雙玉燕傳兩書的對比，可以看出其定例；後者，劉成美忠節全傳和雙玉鐲前後傳，也是類似之作。這裏不妨就拿這兩部書來做一回對比，以見「英雄兒女」的彈詞小說，一般的是爲怎樣的內容與形式所支配。

古本雙玉鐲前後傳，計前傳十五卷，後傳十卷。前傳以英雄美人結合，雙玉鐲相遇爲終止；後傳則強調在幼主復國。劉成美傳和此書也正是一樣，前半說成美夫婦結配，後半寫幼主復國。不過，劉成美傳的情節，比雙玉鐲更爲繁複。顧雙玉鐲傳亦有優勝處，即是「描寫」的成分多於「敍述」的成分，這至少是可以和雙玉鐲傳相頡頏的。

雙玉鐲傳的男主人公陳鳳儀和劉成美一樣，是一個文武全才，是狀元，是自幼喪父，爲母親撫育成人，一樣的是被命令統率大兵去征番，只是沒有爲質在那裏的幼主，而且到了那裏，一樣的是被擄，一樣的是遇到一個女子，幫助他殺死那裏主要的人物，大勝一場回朝。簡略的說，這最初的情節，是大體類似的。

詳細的經過，是陳鳳儀家住杭州，省試中了以後，有一個孫御史托杭州府爲媒，要把女兒碧霞嫁給他。孫是有名的奸臣，住在蘇州，無惡不作。鳳儀不願領這一門親事，又知道此人不能得罪，乃和杭州府計議，一面口頭應允，一面於次晨即起身赴京，借入試以避其鋒。偕同去的，是書僮書琴書劍兩個人。

到了蘇州，去虎邱遊覽，在那裏竟遇到了一個絕代佳人，這佳人看見鳳儀的題詩，也自傾倒不置。鳳儀尾着她回

去，遇到從她家裏走出的一個媒婆。他趕忙支開書僮，追隨媒婆到家，假作理由，要求賣身，媒婆信以爲眞，將他賣到那佳人家去。身價是十兩銀子，他全數給了媒婆。被派的工作，是照料花園。

這人家姓羅，主人單名平，也在京做官。所生祇有這一個女兒名叫瑞珠。有一個女侍，取名舜英。這瑞珠的賢淑，不問可知。鳳儀既到了她家執役，欣喜總有機緣和小姐相遇。果然，舜英發現這新人和虎邱上的書生一樣，便驚奇的告訴小姐，並要她親來一看，但她不很相信。

可是當他們相見的時候，却使小姐驚異了：「果然是完全相似！」她叫他領着遊園，一路考察他的談吐，看他的行動，果不是下人之輩。這時的小姐，是相當的有會於心，但仍不能確定。第二天早晨，小姐發現一把摺扇落在園內，而上面題的，恰是懷念虎邱題詩人的詩，急得異常，忙叫舜英去找。那知這扇早被鳳儀發現，並和答了一首詩在上面。小姐看了驚喜交集，畏懼並生，舜英看出小姐心事，竭力慫恿，遂約鳳儀於黃昏後相見。

照例是一套「花園私訂終身」的把戲。說好以後，鳳儀就「身邊取出雙玉鐲，雙手分開兩下存。一隻自己來藏好，一隻送與女千金。此鐲名爲連環寶，昭陽國母賜先人。物雖微薄情義重，願將此物贈芳卿。」瑞珠也就把扇子給鳳儀，作爲文定，並要他立刻離開她的家庭，前去趕考，得中後，再來挽人行聘。鳳儀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連忙「出了后牆門兩扇，如籠放鳥一般能。不須媒婆人一個，那管高低路不平。二更走過桃花店，三更經過杏花村。急行好似離羣鳥，慢步風送月邊雲。一直來到河邊口，就把船門敲不停。」主僕相見，說明經過，五鼓既敲，即便開船去了。

瑞珠的母親發現鳳儀去後，大加震怒，把媒婆找來，痛責一頓，並要她賠償一切。張媒婆無可奈何，祇得叫女兒鳳娥來充作使女，陪侍瑞珠，以代抵償。瑞珠心裏明白，又不便說穿，祇有聽母親處置，並勸鳳娥勿急：「你且在此安身住，

自然不久反家庭。」相談之頃發現了一奇跡，即是鳳娥瑞珠兩人，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所生。

鳳儀到了京師，果然一試即中聖眷甚隆，各宮皆召見。他便趁此機緣，要求皇帝作伐，與瑞珠小姐結姻。羅平馬上被宣入朝領旨將小姐配與鳳儀。這一天狀元遊街，眞是說不盡的熱鬧。而在這一段敍寫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一種風俗：

一連三日遊宮畢，如今打點看王城。黃涼寶蓋前行去，金瓜月斧兩邊分。么么喝喝前開道，喜氣洋洋上馬行。處處佳人多稱贊，家家淑女愛書生。行過工部侍書府，他家小姐要招親。一個綉球來拋下，鳳儀覷見卓然驚。加馬三鞭來閃過，綉球空落地埃塵。鳳儀看見心歡喜，別往他街去似雲。又至道政衙門首，他家也有女千金。高結彩樓來等候，綉球打中狀元身。家人上前忙攔住，鳳儀開口說原因：「多蒙尊府來見愛，家中已品女千金。」家人聽說無可奈，放他行過且休論。鳳儀見放心歡喜，三日遊街看帝城。多少豪門千金女，綉球打壞回家門。好個鳳儀眞節義，一齊辭謝不連姻。

於此可見中國的婚姻制度一種奇巧的命運的另一種結合法，一種特別的關於婚姻的風俗，是並不需要什麼煩複的選擇法，祇是看從綵樓上拋下的彩球，打得中還是打不中。

羅平領旨以後，很是高興，不意却惱了最初要和他結親的那位孫御史。他感着受了騙，連忙上本啟奏，說鳳儀停妻再娶，有意欺君。聖上覽表大怒，即着將鳳儀交吏部審訊。吏部韓傑因鳳儀是在自己手裏中的，又加不直孫御史日常的行爲，訊知經過，便設法替他開脫。因杭州府已死，又未行聘，一口抵賴。聖上仍有不悅，恰值雲南倭亂消息到京，韓傑保奏鳳儀前去征滅，皇上赦了鳳儀的罪，仍照原定，讓他和瑞珠結婚，孫御史自然是懷恨在心。

瑞珠文定的消息到了蘇州，一家人歡喜異常。在消息傳到之前，作者特地寫了一段瑞珠的閨思，傳達她懷念凰儀的苦情。裏面插用了一枝小曲。此處之前，作者也曾有過幾番的大段描寫，但並不十分傑出。此小調卻保存了當時流行的曲本的一種形式，篇名叫做十二樓台：

正月倚樓台，紅梅欄下想多才。雙雙粉蝶簷前飛，朵朵鮮花向我開。錢玉蓮，懷金釵，十朋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去求官吏，抱石投江苦更哀。

二月倚樓台，虛度青春淚滿腮。杏花已放枝頭上，黃鶯美麗動奴懷。陳妙常，想多才，必正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去爭金榜，分別秋江苦更哀。

三月倚樓台，不覺光陰桃李開。春光明媚人歡悅，獨宿孤鶯苦上懷。趙五娘，淚盈腮，伯喈一去不回來。我郎休把心情改，琵琶曲內苦聲哀。

四月倚樓台，好朵朝花虛自栽。淨坐薔薇心并苦，卻被鶯鶯笑我呆。鶯鶯女，苦哀哉，君瑞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往京都去，攜手長亭苦更哀。

五月倚樓台，日長夜短最難挨。更守艾葉無心掛，龍舟戲水好傷懷。桂英女，淚盈腮，王魁一去不回來。我郎休做無情漢，別求裙釵苦更哀。

六月倚樓台，懶損娥眉掃不開。荷池獨靠搖輕扇，對對金魚動我懷。祝九姐，憶多才，山伯一去不回來。我郎一去多日久，別許姻親苦更哀。

七月倚樓台，牛郎織女會天台。朝看海棠添思姻，暮看流螢想秀才。杜麗娘，悶傷懷，夢梅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去南

柯夢牡丹亭上淚聲哀。

八月倚樓台金桂花開感動懷。只望孤鴻將書寄，奈把紗窗四面開。王梅姐，苦難挨，陳魁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去無音信，百花亭上苦淒哀。

九月倚樓台，無心去看熱和諧。西風烈烈愁多少，忘却東籬黃菊開。小喬女，淚雙流，周郎一去不回來。我郎也去圖名利，夢裏相逢苦更哀。

十月倚樓台，不覺東風黃葉衰。孔雀屏中愁寂寞，芙蓉閣內待傷懷。孟姜女，悶不開，范生一去不回來。我郎未卜凶和吉，穿上寒衣苦更哀。

十一月倚樓台，紅爐煖閣懷姣才。山條帶雪紅兼白，杜鵑枝上叫傷懷。黃月英，倚粧台，郭華一去不回來。我郎也是知書客，用着胭脂苦更哀。

十二月倚樓台，霜風陣陣透奴懷。畫眉愁對菱花鏡，臘梅難向雪中開。李三娘，淚滿腮，志遠一去不回來。我郎也是人中傑，磨房磨折苦聲哀。

瑞珠得知鳳儀中舉，雖平許婚，其歡欣自非言喻。却說瑞珠的母親，原來是孫御史的妹妹。在京，爲鳳儀事，兩老當然弄得彼此不痛快。往後不久，蘇州兩家家中，也發生了變故。孫御史的兒子孫廷秀，不務正業，倚仗父親的威勢，「終日街坊來遊蕩，打家刼舍不安寧，」有一天看見了瑞珠，鳳娥，竟也轉起念頭，希圖一箭雙鵰。後來知道雖平在京，已把她許配鳳儀，大失所望。然此心不死，遂另設計謀，趁中秋夜瑞珠拜月的時候，率領了人衆，踰垣而入，把她搶走。那知來人不識，搶去的却是鳳娥一個。這一夜，鳳娥思前想後，不願在暴力前屈服，遂自勒死。及至廷秀次日來到看見，已無法

救治，恐惹大禍，便祕密的放在蔴袋內，送去沈了江。廷秀始終以爲鳳娥就是瑞珠。鳳娥被搶，羅家人追趕不及，就通知了鳳娥的母親，她母親懷念鳳娥過深，不久便過了世。

再說鳳儀到了雲南，便和倭寇作戰，連戰皆捷。倭寇的主將是花花公主，素稱凶猛，遭此挫折，大爲憤恨，遂暗掘陷阱，於次日誘鳳儀深入。不想鳳儀盛怒之餘，竟爾中計，被花花公主所捕。鳳儀憤恨至極，審訊時破口大罵，花花公主命令左右，叫把他推出斬首。梅花女將反對，主張慢慢勸他投降，把他禁起。當晚女將就來勸他，要他和花花公主結婚，有享不盡的榮華，爲他所拒。後來，又來了一個女子，她告訴鳳儀，自己也是被擄的一個，她的歷史是：

我父親葛大年，雲南總制。我家鄉，原住在湖廣襄陽。我今年十六歲，知文達禮，從父親在任上，鎭守邊疆。恨倭婆來造反，強兵犯境。我父親來出戰，失敗而亡。我單身是女流，無處逃往，被公主來捉住，要我投降。仔細想投順她，不忠不孝。又思想投順她，暫免災殃，實祇望天兵到，逃回本國，聞狀元，提兵到，喜氣洋洋。

她沒有想到鳳儀會中計被捕。這一晚，她潛入鳳儀的居處，一面要告訴自己的身世，另一件就是要鳳儀承認婚姻，利用結婚之夜，殺死花花公主與諸將，一同逃脫。鳳儀頗以她的話爲然，答應和花花公主結婚。到了晚上，公主吃得爛醉，睡了以後，鳳儀就按照預定的計劃，拿出刀，正中心窩的刺死。然後由葛女拿着毒酒，跑到外面道時：

四員女將齊在外，營前飲酒鬧盈盈。葛氏走出開言說「娘娘有令到來臨。招到駙馬心歡悅，感謝將軍一衆人。命我取此長生酒，分賞將軍飲一巡。」四員女將多得意，連稱多謝兩三聲。你一杯來我一盞，一瓶藥酒早完成。不上半個時辰候，可憐滾倒地埃塵。

主將能員既死，他們就號召衆兵，說明天朝意旨，使大家歸順。於是，次日即班師回朝，一路祝捷。到了京師，自有一

番嘉獎，而葛女也被封爲忠孝女，留在宮中教二公主讀書。各事既畢，羅平鳳儀請假返蘇，以完鳳儀瑞珠婚事。

鳳儀瑞珠結婚以後，瑞珠把所得關於鳳娥死亡經過，告知鳳儀，鳳儀甚憤，忙叫青琴劍把廷秀與謀的僕役誘到，嚴加考訊，得知詳情。蘇州府對此也下了公斷，無如廷秀逃京，怨抑終不得伸，鳳儀遂預備到京時再行奏請。羅家人衆，見鳳儀和前番逃僕無二，雖各自懷疑，也不敢逕認。作者寫廷秀搶刼鳳娥之前一節，貨物地方色彩頗是豐富，是一篇押韻的花菓譜：

忙忙取出雪花銀，街坊花菓果然精。噶蜜西瓜甜如蜜，北直銀桃冷似冰。荷池新出羊枝藕，錦架葡萄碧水清。松陽梨兒白如雪，北京平果亮如晶。還有蓮蓬新出水，清香可愛悅人心。並蒂蓮花紅間白，九節芝蘭香氣清。玉樹榴花紅似火，金盆茉莉白似銀。還有海棠姣滴滴，帶露爭妍體態輕。

回到京師，幼主小英，是一個賢者，羣臣民衆都極擁戴。他的母后早已亡故，這時爲他父親所寵愛的是馬后。馬后希望自己兒子能做皇帝，遂勾結弟兄輩及孫御史等，想害死小英。要達到這目的，第一步當然是對付幾個忠臣，把國舅韓柏派到雲南去，並限他即日啟程。兼爲報復自己的私怨，孫御史又啟奏陳鳳儀有異志，派御林軍前去蘇州拘捕，還遣出了其他幾個名臣。許多人雖想挽回這一危局，因皇上意志堅決，不許諫說，也就無可奈何。

逮捕陳鳳儀的消息，因葛女在宮首先得知，忙派人星夜往蘇。到達的時候，鳳儀夫婦已啟行回杭。連忙叫船追趕，約一天多，纔追到前舟。鳳儀夫婦得知此項消息，遂決定派一人回杭，送陳老夫人入京，鳳儀則暫投奔友人處，瑞珠一行也去京，懇羅平就近設法，以解此寃獄。那知瑞珠舜英等同行不久，竟又被虎衝散。瑞珠舜英逃至江干，遇着盜舟，把她們刼去。瑞珠已改裝，盜見舜英甚美，思納爲妻小，便將瑞珠推到一木筏上，掛帆逕行。那知這木筏上的乘客，正是鳳

儀的恩師韓傑瑞珠逐得救，隨往江西。舜英亦乘盜不備，躍入江心，爲山東參將何德所救。這一段敍述，作者有寫黄昏的一節：

四野青山如翠黛，一灣溪水綠沉沉。登山不見樵柴客，登水難逢釣魚人。攻書士子收文卷，綉花娘子懶穿針。乘牛牧童歸茅舍，負薪樵客掩柴門。水陸舟車皆散息，程途車馬盡淸停。金烏西墜堪堪晚，玉兔東升漸漸明。

現在應該說到鳳娥了。鳳娥自被搶身死，裝入蔴袋沉江，卽爲九天玄女所救，把她帶到天上蓬萊閣，授她三卷天書，一是兵告，二是道告，三是變告。又給她吃了仙藥，刀斧不傷。教了她各種兵法，在那裏住了不少時間。到武藝學成，玄女便把她領到山東，叫她還魂。玄女離去不久，山上來了一幫強人，她戰敗了他們。大衆見她武藝超羣，全都跪下，請她到麒麟閣山去做他們的寨主。鳳娥和他們定了許多條件，許多紀律，就應允了。

鳳娥到山不久，卽逢捕捉陳鳳儀的御林軍經過。她打聽得陳母書琹未及動身被捕，羅平夫婦亦被囚同來。於是她憤怒異常，率領了人馬，把他們全都搶劫了下來，留在山中居住。書琹等懷念鳳儀瑞珠，便辭了諸人下山，到各處尋訪。

陳鳳儀和瑞珠分手以後，由水路前往湖北。途中的某一夜，遇到了九天玄女，這玄女「身坐仙鶴雲端內，鳳儀連叫兩三聲：還有一隻白玉鐲，你今放在那邊存？鳳儀袖內忙取出，娘娘接了說原因：姻緣在此雙玉鐲，我今拏去品釵裙。日後要此連環聘，訪着佳人見假眞。」她把這只鐲拿去，送給了鳳娥。鳳儀醒後，歷歷的憶起夢中事，而玉鐲果失所在，大爲奇異。到了湖北，便投到襄陽友人楊家。在那裏住了些時，楊家的姊妹雲霞竟看中了他，趁着丈夫熟睡的時候，跑到他的房裏求歡。鳳儀拒絕了她。她恨極，跑回房裏，將丈夫喊醒，告訴他鳳儀是什麼人，要他去府裏告密，大家好享受

些富貴榮華。走出不久，就遇到楊家的弟弟懷惠，他把這消息透露給懷惠，要他同去，也分些好處。懷惠一想事情不好，一面慫恿他去，一面自己藉故跑了回來。馬上喊出哥哥懷德和鳳儀商議，攜帶了緊要物件，三人就立刻動身，先到城外劉豫家避難。

這件事發生之前不久，在京城裏，馬后決計殺害幼主小英，趁秋祭的機會，把毒藥放在食物裏面，叫皇上去吃，馬后又臨時故作懷疑，試出有毒，把這陰謀的責任，完全的放在小英身上。小英百口莫辯，皇上聽馬后之言，決計將他斬殺。當然朝裏並不是沒有了人，而况小英仁愛素著，於是引起了一番大的爭議，就中爭得最激烈的，是鳳儀與楊氏弟兄要去避難的劉豫的父親。他先是力爭，後來竟露骨的提出了如下的抗議：

臣聞古有晉獻公，使世子申生行祭，亦曾獻肉於君，亦未嘗有欺君殺父之心。獻公有愛妃名驪姬者，嫉妒申生，欲立己子，暗藏毒藥于祭品之中，反奏獻公以申生欺君殺父之罪。獻公大怒，遂殺世子申生。今陛下明知，文武盛似唐虞，乞陛下細察其中情弊，眞假自見。

這當然更惹起皇上的震怒，說他不僅欺君，抑且侮辱后妃，把他推出去斬了。鳳儀等三人投到劉豫家裏，正是劉豫得到父親死耗，趕往京師，已經動身的時候。大家正在遲疑不決，後面的大隊人馬已經趕到，把劉宅圍起。幸喜三人武功都十分精通，戰退了襄陽府，向江南方面逃脫，經過無數的困苦，纔到了已經告老的忠臣魏朝傑家。

劉俊既斬，羣臣都不敢再說，祇有葛忠孝女來前啟奏，要皇上細加考察，小英英明，決不至此。又爭至很激烈的地步。皇上又命把她推出去斬，她毫無畏懼，走出午門。但皇上又比即想到她的亡父，急收回了成命，削她爲平民。她考慮的結果，即日的離開了京師，投到麒麟閣上去。接着就是救舜英的何德奉到聖諭，要他即日起兵征討麒麟閣的反叛

了。

戰爭的結果，是何德大敗，自身被擄。經羅平，葛忠孝女，陳母等等的說服，始表示留山。大家接着便商議如何救小英的事，因爲已有聖諭，小英定除夕日執刑了。舜英隨着何德的家屬，當然也就即時的歸到了山林之中。

到了除夕的前一日，刼取小英的準備工作全已預備好。鳳娥在深夜，獨自進了城，運用仙術，跑到小英的獄中，把他領了出來。各處的鎖，在鳳娥的靈咒下，是一重重的開落。因爲鳳娥要明做，到了城口，便有意的和守城人衝突起來。守城人馬上報告馬后，由馬元等率領大兵來追。相逢自有一場混戰，鳳娥方面除佈置好的隊伍，又從劉俊墳堂裏跑出劉豫來助戰。後來，鳳娥施用詭計，叫小英換上士兵衣，隨大隊回山，自己把小英的衣服穿在一個死屍上，自己且戰且退。這邊馬元既獲得小英的屍首，也就認爲滿足了，不再追趕，割下頭顱帶回，次日上朝，送呈御覽。皇上一看，竟是假的，怒而擲諸庭，馬元還纔知道被騙。麒麟閣既救去小英，聲勢愈加浩大，來歸的人也就日增。後來馬元四子來征，二馬被捕，小英以調換他的兩個姊妹爲條件，也換到山上來，麒麟閣儼然是一個小朝廷了。

這和劉成美傳是頗相似的，品王奪篡，要捕捉幼主，囚下齊王夫婦。到雲南之戰開始，才因兩大將被捕，用齊王夫婦把他們調換了回來。刼幼主和曹標之護主出城正相等，齊王的調換又何異於二公主的入山？而且元之有馬元，也等於齊之有丘巳，其行動正無二樣。此就其大者言之，細小處之相同，那是更不可勝計了。

當大隊來征服麒麟閣時，御林軍也去雲南逮捕韓柏。韓柏因得到小英除夕將執刑的消息，已自準備。故聖旨宣讀完畢，即被韓柏左右立刻拉碎，殺死來使，起兵爲太子報仇。從此，全國人心，更大震動，國勢日漸危岌。稍有正義感者，都想歸服麒麟閣。韓傑也打算去，祇因瑞珠產期將屆，就擱了下來。後來曹榘找到，瑞珠生了雙子，他們也就起行了。

馬氏弟兄既屢戰皆敗，焦急異常，濟寧府竟獻上巧計，自己跑到鳳娥那裏去投降。鳳娥本不信，因小英主張收容，也就無法。不意在一個月夜他竟以送他到雲南韓柏舅舅那裏爲詞，說動了小英的心，留書爲別，竟自離去。事爲劉豫所知，馬上追趕上去。小英堅決不回，劉豫既不能抗命，又不放心他獨行，便跟了去。濟寧府把他們引到飯店，自去通知馬氏弟兄率軍來捕，事爲小英所悉，悔恨不迭。忙與劉豫殺死飯店看守他們的人，兩人向江南方面逃去。後來在一個廟裏，因和尙的告密被圍，又來了一場混戰，幸遇到書劍幫同殺賊，又得逃脫，最後纔投到趙總制的家。趙總制此時已經亡過，生有一子，游蕩爲生，一女在閨中待字。此日其子値往他方，夫人因亡夫先期托夢，把小英等招待進去安息。後來又把劉豫找去盤問，來者是否小英，並說明自己即是忠臣魏朝傑之妹。劉豫見無法隱瞞，也就承認，並說自己一行，正要投到魏家去。夫人隨又告知他夢中事，亡夫囑以女靑鸞妻小英，托劉豫說合。這當然沒有問題，一說即成，小英出綉帕爲定。次日，趙氏把魏朝傑找來，君臣難中相見，悲喜交加。趙氏又告知小英一行，已爲其媳所知，恐有意外，朝傑領了他們到得自己家居住，並和鳳儀何氏弟兄相見。一面派書劍到山上告知鳳娥。鳳娥得到消息，馬上自己到來，把他們接上山去，一路上自有戰爭不提。到山以後，陳鳳儀遂與瑞珠重行相見，而母親又在，更添了孩子，一家自是說不盡的歡喜。

同時小英也有歡喜的事，就是此番淮揚之行，雖冒萬險，却聘定了皇后，又結合了忠臣魏朝傑，英雄陳何等五人；回到山後，他的舅父韓柏也因得着他的信，沿路結合了許多英雄，一同來到山上。山寨的形勢，是更加穩固了。

前傳到此已將結束，照例的是要歸結到玉鐲了。八月中秋這一天，大家在山飲酒，極爲歡樂。鳳娥敬酒到瑞珠的時候，因爲她羅袖高舉，瑞珠看到她手臂上戴了一隻玉鐲，和自己的相似，頗是懷疑。回到房裏，就問鳳儀的玉鐲何在，

鳳儀纔想起舟中的事告訴了她。她那裏會見信呢？於是硬派他私自送給了鳳娥。鳳儀聽得玉鐲在鳳娥手上，眞是驚異不置，然無論如何解釋，終不見信。夫婦二人大鬧，爲葛忠孝女所知，忙來探訊一切，並向瑞珠負責去探聽其間的究竟。她祕密訪問，鳳娥所說竟是神人所賜，葛忠孝女根據她平日的行動，自然相信。當即把陳鳳儀夫婦吵鬧的事告訴她。鳳娥覺得此事未免太冤枉，而又無從解說，便取下玉鐲要葛忠孝女還給鳳儀，以表白自己。葛忠孝女和瑞珠旣證實此事，兩人都不肯依，次日小英坐殿，她們便報告玉鐲經過，要小英賜婚。鳳娥受了冤枉，本已不高興，再加又遇到撮合，更然是反對了，連忙啟奏：

鳳娥見問忙啟奏，我王在上聽臣音。本該奉旨完姻事，臣有微情奏主聽。臣妾雖有鐲一隻，實是天神仙府珍。賜臣佩帶還魂轉，已曾藏之數年春。並不曉是陳門實，他家遺失路途程。昨宵營內來玩月，葛家小姐說原因。鳳儀遺失鐲一隻，瑞珠姊姊起疑心。說他私贈誰家女，夫妻爭吵不安寧。臣妾方曉情由事，登時埋怨女天神。只望賜我鐲一隻，不卻終身在世存。誰知賜我鐲一隻，到是今朝一禍根。一生節義難分辨，反受傷風敗俗名。雖承殿下來恩寵，奈臣立志不連姻。情願孤燈來守節，也不重婚別個人。免使後人來談論，一生節義重千金。伏求殿下來作主，回覆陳門這段婚。玉鐲今朝還在此，拜求殿下斷分明。臣妾如今用不着，奉還陳府實和珍。

這一段告白，當然是等於廢紙，鳳娥見無法執拗，也就答應了。當即擇定了日子，在山寨裏結婚，而玉鐲遂圓。同時，小英看劉像英勇，葛忠孝女未婚，遂也做了主，把他們婚配了。前傳到此結束，有如劉成美傳幼主把正宮從敵人手裏刼奪了回去，歡欣鼓舞，大設歡會，以結束私情，而正式開始討伐一樣。所以雙玉鐲後傳，主要的就也不是私情，而是復國運動的敍錄了。

在劉成美傳裏，曾經用了很大的力量，寫成美夫婦間的誤會，繁瑣達於極點。雙玉鐲傳是同樣的，用了不少的字數，寫夫婦間誤會的事。那是在後傳的開始，就是有一天夜晚，鳳儀告訴了鳳娥，他怎樣找鳳娥的母親贖身，如何和瑞珠在花園私訂終身的事。鳳儀得意洋洋的敘述，却惹起鳳娥極大的憤怒。她想到自己因鳳儀逃脫而去做婢女，而被搶，而自殺，而沉江；她又想到，她母親因鳳儀之事，失却了女兒，自己憂憤至死！她惱怒極了，她決計和鳳儀斷絕關係。這件事鬧開，瑞珠來解勸，聞知鳳儀洩漏了花園私訂終身的祕密，有關於她的名節，一樣的惱怒異常，和鳳儀絕交。鳳儀左右被夾攻，弄得啼笑皆非，誰勸也勸不好，祇得在母親房裏歇宿，直到老王去世，小英復國，到達京師，大功告成，纔算是夫婦和好如初。這一大段是後傳的開場，也可以說是前傳的餘波。

往下就是馬后的妹妹昭容的征伐麒麟閣了。昭容是有絕大的武藝的，但她是戰不勝鳳娥，雖用了絕大的心力，結果是撼不動麒麟閣的一塊山石。她祇有退守回去，這時恰遇到老王的駕崩。馬后於是完成她的心願了，把自己的兒子小明接了位，廣封親戚私人，而昭容是成了大元帥，由孫御史之請，把她許給孫廷秀。這邊，小英哀痛之餘，也就實行討伐，其時鳳娥已孕，不能出征，封了鳳儀為大元帥，宣佈馬后十大罪狀，即日出征。

戰爭的開始在濟寧，對方的主將就是昭容，彼此相持，許久不得下。鳳儀想起他的年伯楊泰現在濟寧城內，如得他內應，城池定然可得。可是，要找楊泰，非自己親去一回不可。於是便定計次日作戰時，自己佯敗，讓昭容捕去，到城內再作道理。昭容三兄被捕在山，自己不會被害，定可交換回來。衆將官也都讚成了他的辦法。這在事實上當然是一個大笑話，那有大元帥自己這樣開玩笑的道理。不過彈詞的作者是不管的，祇要合乎他的趣味，聽衆的趣味，他便這樣的寫。

果然鳳儀被捕了。讀者大約還記得，鳳儀中狀元遊街的時候，有一家小姐的綉球打中了他，而被他用已聘謝却，這小姐就是馬昭容。昭容捕得鳳儀，想起前情，怦然心動。她雖然由姊姊許配孫廷秀，她認爲她過於醜陋，在婚後，有意使他誤入自己的陣讓將官把他殺死，此時更無所顧慮。所以，到了夜晚，她便偷偷地來到鳳儀的囚室了。

鳳儀將計就計，遂了她的心願，兩人似極恩愛。到了第三天晚上，鳳儀想去見楊泰，便想把她殺却，但他實際上已有些愛昭容了。當他正要刺殺的時候，他對她的羊脂似的玉體，感到了留戀，對昨宵昭容對他的恩情，感到不忍。於是收了刀，喊醒昭容，勸她同歸山林，永爲夫婦。昭容爲婚姻事，對馬后本已不滿，又加對鳳儀的留戀，就應允了。商議的結果，是山上把馬氏三將送回時，昭容就把鳳儀釋出，然後鳳儀再與昭容戰，昭容佯敗，鳳儀把她捉了過去。他得了昭容的許可，這一晚去和楊泰把內應的事佈置好了。

昭容按照預定的計劃，被捕歸山，得了小英的許可，和鳳儀婚合。但當她發現鳳儀已經有兩個妻子，而自己不得不算作第三的時候，她悔恨了。她自己尋思，仍以逃走爲是，並取去小英的頭，以和馬后相見。那知鳳娥對她的來歸，已自不信任，正日夜保護小英，故她半夜行刺，不但沒有殺到小英，自己反而被殺了。寫書的人所以然要這樣佈置，當然是爲的要證明「壞人終竟是壞人」的這一個原則。

昭容既死，濟寧城因楊泰的內應，也就在第二天下了。這一回的結果，馬氏損失了昭容，也損失了四弟兄中的兩個。鳳儀一方面軍事力量，便向登州萊州兩大府傾壓。消息傳到京師，馬后等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書中寫得到諸將被捕殺，小英宣佈的十罪的消息時的情景道：

馬后從頭來觀看，嚇得三魂不在身。馬元驚得如泥塑，朝官個個木雕成。鑾廷正在紛紛亂，山東又有表來臨。馬后

更覺魂不在，可惜昭容智勇人因何也被來捉去，未知生死若何能。馬后正在心憂慮，又有急報到鑾廷，說是濟寧城已破，分守登萊二府城只剩家將人兩個，單留二萬馬和兵。登州萊州俱危急，齊望京都赴大軍。馬后那時魂呆了，坐在鑾廷心不寧，不覺流下千行淚，開言細問老嚴親：這生事體如何好，有些難做帝王君。弄得沒法，馬元便自己去守萊州，叫他的妾杜鵑守登州，馬后還纔安下心來。杜鵑有點和劉成美傳裏的肖女一樣，會呼風喚雨，興妖作怪，又熟讀兵書，實是一員悍將。鳳娥既不能去，他人自不能戰勝，第一回戰爭，小英一方面就遭受了失敗。丟到山寨以後，大家也覺得除待鳳娥生產以後，別無辦法。

到這裏，得插敍山寨中發生的另一件事。大概作者感到正宮娘娘敍述得太少吧，他添上了一段糾紛，就是魏朝傑把自己的女兒淑眞許給小英做妃子以後，魏夫人得寸進尺，又希望她能做正宮，想出種種的辦法，要殺害齊鶯。最後一回，她竟獲得了成功，趁沒有人的時候，把她推進荷花蕩。齊鶯命不該死，竟被人救了去，又送回到山上。魏夫人的一番心機，完全的空費掉。這故事，在書裏寫得很長，但這裏是沒有多說的必要的。

登州之破，在等待鳳娥，萊州却在五月初五端陽日奪得了城池。這一回的奪取，是「計」而不是「戰」。先是鳳儀派了五個人進城，楊廷扮作了相士，楊懷德扮作了乞丐，楊懷惠扮作砍柴人，楊小姐和玉美小姐扮作了鳳陽打花鼓的。她們一路唱着花鼓調：「姊妹雙雙住鳳陽，常背花鼓走街坊；一朝天下來平定，把門軍士也封王。」她們混到城內，到得忠臣張善家裏，由張善出名，造了四十隻龍舟，端午日下水，請馬元看龍舟。馬元悶得極，很高興的來了，於是龍舟裏的人全部取出武裝，到了西門的附近，一哄上岸，衝到西門，開門迎鳳儀隊伍入內。馬元而下，因實端午，毫無準備，完全失敗，幸自己沒有被捉到，連忙的向登州逃去。以後軍事的重心，就祇有登州了。

鳳娥到了登州，第一回，就是和杜鵑鬥法。杜鵑失敗了，退了回去。以後鳳娥改變了戰略，一面叫何氏弟兄等仍混進城中，一面却連接失敗，一直退下三十里。杜鵑信以爲眞異常高興，心想所謂鳳將軍者亦不過如是而已，遂在城內與馬元歡宴，到達夜深。那裏知道城內的六個人已經準備開城門了。他們的武器是那裏來的呢？一個是借了關帝廟裏周倉的刀，一個是借王靈官廟裏王靈官手裏的鞭子，一個就借了城隍廟章䭾手裏的鐵桿，一個是帶了城隍廟前的石柱。就這樣按照着預約的時間，開了城門，把鳳娥的隊伍迎了進來。馬元杜鵑吃醉了酒，雙雙睡在帳中，被人將頭殺落，似還不曾知道。登州旣下，統計馬氏全家，除馬后尙存外，是已全部的死亡了。

接着，大隊人馬便開向京師。而馬后方面，已無人肯戰，祇得自己出馬，掙持了許久，城池終於在一個夜晚破了。這時：

馬后在營門得知，嚇得三魂不在身。抱了小明同上馬，提鎗殺出午朝門。正遇忠孝葛小姐，各逞英雄大戰爭。虎將一齊俱殺到，馬后慌忙走似雲。驚馬逃出西城外，衆將後面緊追行。馬后走得眞好快，到了坟林馬住停。不住將鞭來打下，馬兒滑倒地埃塵。馬后小明齊跌下，起身棄馬步登塵。走來走去多奇異，總然不出這坟林。馬后好不心疑慮，見一碑牌寫得明。上寫「宰相劉俊墓」，馬后見了卓然驚。定是劉俊迷住我，要報當初懷恨心。後面追兵看看近，此時迷住怎區分？悔煞當初無主意，今朝弄得走無門。不如早早死了罷，不負英雄一世名。馬后說罷忙取劍，小明在側哭盈盈。馬后覩見心思想，留這孩童做話文。與其被人來殺死，不如我自殺其身。母子雙雙來盡節，死在陰司心也寧。馬后想罷紛紛淚，一刀先砍小明君。隨即自家來自刎，後面追兵已到臨。

最後的這一回悲劇的場面出現以後，接着就是大團圓的局面了。和劉成美傳一樣，小英結婚，廣封有功諸大臣。

悲歡離合，因果分明，一個大規模的羅曼斯，便於此告了結束，

雙玉鐲傳與劉成美傳的故事，其類型到怎樣的程度，大概不再需要什麼解說了罷。從這兩個故事裏，是很具體的可以領悟到，「英雄兒女」的彈詞小說寫作法。當然，這其間有許多不合理的缺點，但這是舊彈詞小說中的普遍現象，也是因果說作了它的基礎的。

雙玉鐲傳給與讀者的影響，和劉成美傳會是一樣。不過，雙玉鐲傳內容，是比劉成美傳要空虛一些。後傳青鸞被害一節，也不免瑣碎得令人厭倦。其餘的缺點，是大都類似的。

總之，彈詞小說，它具有一種繁複性，繁複到你想不到的程度，它有一種瑣碎性，也瑣碎得出乎你的意；更有一種浪漫性，有時浪漫得太奇突；這些，就從劉成美傳和這一部雙玉鐲傳裏，也全部能以看到。這是一般人認爲的彈詞小說的缺典，然也是帮助了彈詞小說在過去獲得存在的優點。

庚子國變彈詞

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四十回，初刊於上海世界繁華報，光緒壬寅十月，始由該館印成巾箱單本，凡六卷。至宣統辛亥，復有石印大本出現，惟已易名爲繪圖秘本小說義和團，分上下集，內容祇有原書之前二十回，續本出否不可考。原本前有自序，歷劫不磨生序，病紅山人題詞，並例言四則；繪圖本皆已刪去，益以潭溪生一序，無作者署名；顯係冒名翻印。我最初得到的，就是這一種翻印本，以爲是潭溪生所作，與庚子國變彈詞別爲一種，曾於申報自由談裏作介紹。後來朱哲君爲我買到李著原本，纔知道自己受騙；演義實係截取彈詞前半而成，所不同的，僅僅一序，顧此序亦係就原作改竄。茲先並錄兩序全文於次：

李伯元自序

談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崑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夫唐與明，迄今數百年，區區故簡陳編，後人猶悵觸無窮，低徊不置；何況神州萬里，忽告陸沉，咸陽三月，同歸灰盡，愁形慘狀，薈萃一編，有不傷志士之心，而王國民之氣者，無是

潭溪生序

庚子之變，聯軍陷京師，兩宮倉皇西狩，海內沸騰，爲吾國歷史上未有之慘禍。迨至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至於今日，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英按：以上完全爲原序中語，甚至一字不易抄來。）夫以敵國外患，於傳有聞，從未有自釁鉅禍，以召敵人者。嗚呼！是亦生民之塗炭已耳。近者列強復有瓜分中國之議，熱心志士，奔走呼號，而吾民淡然視之，似不

理也。庚子之役，海內沸騰，萬乘之尊，倉皇出走。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械扎之所臚陳，詩歌之所備載，斑斑可考，歷歷如新。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著者於是有國變彈詞之作，刪繁就簡，由博返精，自謂於忠奸賢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列，尙不隨人俯仰，與物周旋。書成，棄付梓人，以質知者，知者亦曰此杞人憂天之語，托於俳優相戲之詞云爾。時壬寅十月既望，著者自序於酒醒香銷之室。

足以爲懼者，豈其以庚子之浩刼，其爲未足耶？然予則以爲庚子之役，人人受其慘也。何以言之？彼四萬萬之賠款，非取吸於吾人之脂膏，則從何而得？惟取吸於不知不覺之中，則吾人未之知耳。然吾人苟思所以振作，則不可不知列強之勢力，欲知列國之勢力，則須先知國變之慘狀，此著者所以有是書之作也。（英按：以下一大段，亦係依據原作，略加改竄而成。）此書於忠奸賢佞之途，功罪是非之判，莫不秉筆直書，一無偏徇，詞屬俚言，亦可供婦孺之謳歌。事已云過，豈能作杞人之憂天；惟是書者，其於挽回人心，振奮圖強之功，或亦不無少補也。宣統辛亥夏四月淳溪生序於滬上。

淳溪生雖是一別署，然決非李伯元自己，此於作序年月上可以知之。據吳趼人所作傳，伯元死於光緒丙午（1906）三月十四，是淳溪生序之出，在伯元死後六年，其非伯元手筆可知。而就序文中對作者之含糊其辭，尤可想見翻印者之用心。此關於庚子國變彈詞之版本上的問題也。

在彈詞小說論裏，我曾經說：「庚子國變彈詞一書，不僅替一向把題材局限於男女私情的彈詞小說，開拓了一條富有社會性的新路，也是中國反帝文學在彈詞方面的最初一部書。」今得原本，覺歷刼不磨生的見解，和我頗有不謀而合的地方。他說：「若乃萬目方艱，杞憂未已，別開生面，特創新聲，墜珥遺簪，白頭宮中之語，金戈鐵馬，赤眉關內

之兵，不同過耳秋風，可作當頭喝棒，如此篇是矣。」其意見，也正是如此。至於作者之所以有作，病紅山人以爲是：「掩袂宮門太愴心，欲歌黃竹不成音，試編活歷維新史，當作元童叫上林。」作者自己是說得更明白：

列位看官聽者！在下現今要做這一部彈詞，却是何故？有個朋友說道：「事已過去，還說他做甚？」殊不知我們中國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樂，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這拳匪鬧事的情形，從新演說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記；又編爲七言俚句，庶大衆易於明白，婦孺一覽便知。無非叫他們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

「安不忘危，痛定思痛，」這是李伯元寫庚子國變彈詞的主旨。他希望人看了這「驚心怵目的文字，」能够「打起精神，各人烈烈轟轟做一番事業」（第十五回）。這當然也是因爲「和議既成，羣情頓異，驕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的當時的客觀事實刺激他的。這部書，在他寫作的過程中，是始終抓住「歷史的眞實」這一要點，所以收納的材料，大都是些極可靠的事實。據他自己說「取材於中西報紙者十之四五，得諸朋輩傳述者十之三四，其爲作書人思想所得，取資敷佐者，不過十之一二」（例言二）。同時，他又說明「是書係隨手採輯，顚倒錯亂之病，知不能免，惟庚辛兩年大事，則自信搜抉無遺」（例言三）。是以庚子國變彈詞，不但是一部彈詞小說的名著，也是一種眞實可靠的信史。在李伯元的全著作之中，除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而外，最高的估價，我認爲應該給予這一部。

全書四十回，回目是：

第一回　淸平縣武擧尋仇　義和團妖言惑衆

第三十四回　拒俄兵黑龍江敗衂　殺幕友壽軍師作威

第三十五回　王部郎斬首蒙冤　鳳都統捐軀報國

第三十六回　太守求和白旗招展　將軍自盡黑省淪亡

第三十七回　獲賞賚縣令撤君　恣荒嬉阿哥失寵

第三十八回　慶回鑾中堂喪子　謀升官太守買缺

第三十九回　和約磋磨親王主稿　老成凋謝上相騎箕

第四十回　廢阿哥大賞功臣　回神京一統天下

詩〜　彈指光陰未二年，俟經滄海變桑田；

曰〜　眼前無限興亡感，付與盲詞四十篇。

庚子國變彈詞的內容就目錄是可以了然的，是始於清平縣武舉與教民衝突，官吏左袒教民，釀成武舉復仇率五百弟子，殺死兩教民全家起；終於李鴻章爲全權代表辛丑條約完成兩宮返蹕；旁及中俄戰爭，黑省淪亡的全部戰爭經過。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濶，主要的幹線，是義和團的興起與覆滅，宮庭官吏對於這一運動關係的經過，南北各省的個別情狀與態度，中外民衆的受難與被殘殺，聯軍的入京和復仇，南方的救護難民運動，以及不斷的燒殺搶刼，戰爭，而特殊的強調了國民與官吏兩方面，帝國主義方面的寫述是較弱。不過作者的態度却很顯明，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反對義和團，反對扶助義和團的一些大臣官吏，反對加害外國人，同時，也反對聯軍殺害中國民衆，反對一切所發生的燒殺淫擄的事。

就由於李伯元想把這部彈詞寫成一部完備的庚子國變全史，他盡量的容納了一切有關於史實的材料，特殊是官吏與宮庭；相因的，這部書也就有了龐雜淩亂和冗贅的缺點；多餘的事實防害了這部書在文學價值上的存在。若果作者當時有見於此，思想再清醒一些，把對宮庭官吏的過度注意移置在民衆和帝國主義方面而汰其冗贅煩瑣，我想這部書的成就會比現有的成績要高深的多，遺憾是作者不能走向更深一步的理解。

是李伯元一貫的思想，他對於晚清的官吏是深惡痛絕的，除掉偶爾的例外。在庚子國變彈詞裏，一樣的包含了一部官場現形記，他們的陰謀與詭計，他們如何的希圖用團民的勢力來完成自己的私圖，甚至爲着自己的升官發財，最初圍剿團民的，後來也變成擁護團民的有力人物。他用毓賢做了這一班人的代表。書一開場，他就首先敍述毓賢的部下袁統領進剿團民，竟將一個善良的村子，誤爲「匪窩，」加以洗刼，事後纔知道連一個團民的影子都沒有。彈詞寫這一回的經過道：

袁世敦傳令立刻拔隊起程，到前村剿滅拳匪：

一聲號令到前村，勇士銜枚不敢停。
大霧迷漫猶未退，依然田內少人耕。
行來不到二三里，隱約村莊看得清。
統領便教將陣擺，掃除匪類莫遲停。
衆軍一陣排鎗放，接二連三大砲鳴。
合是此方遭刼數，霎時石破與天驚。

當時放過幾陣排槍，幾門大砲，霎時間但聽得房屋倒塌之聲，與鬼哭人號，攪成一片，恍似山鳴谷應，石破天驚。圍牆缺處，又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相踐踏，四處逃生。袁統領立刻傳令三軍，攔阻兜殺，這一殺直殺得橫屍滿地，流血成河。可憐無辜良民，盡死於刀鎗之下。那袁統領毫無知覺，還當他們都是「匪黨」呢！

枉殺人民千百衆，算來不到半時辰。
看看莊內無人影，霧退天晴望得清。
統領便教兵紮住，自攜戈什入莊村。
滿街屍首無人跡，幾處民房刼火焚。
信步行來不覺遠，抬頭一望陡然驚。

走到一處，只見面前一座小廟，寫着「關帝廟」三個大字。廟前搭了一座戲台，台上堆了多少戲衣，與那槍刀劍戟之類。這時亦被砲彈打的東倒西歪，七零八落。再看地下的屍首，也有抹着花臉的，也有戴着髯鬚的，亦有打去一腿的，亦有洞穿肚皮的，一個個躺在地下。世教看了一回，忽然明白，阿呀一聲道：「不好了！是他們在這裏演戲酬神，並不是興妖作怪，誤剿良民，如何是好！」於是無精打采，急急跑回營盤，自己搜尋主意。（第二回）

晚清官吏視民衆生命如兒戲，於此可見。所以那時候的民衆，是在種種的迫害之中的，一面是官吏豪紳，一面是教民洋人。義和團的成長，可說就是這些受迫害的民衆，一種無可奈何挺而走險的希圖自救的辦法。相反的，官吏對於洋人教民，卻是竭力的寬容並讓步。從文明小史裏，晚清的許多小說裏，那種例子，眞是隨手可拾。庚子時的殺洋人，殺教民，不過是一種例外而已。殺過了良民以後，再看毓賢如何的「親手揮刀殺洋人」吧：

毓賢據公案坐下，手拍驚堂木叫：「把這些鬼子，無論老少，一概與我拿下兩邊！」將士齊齊答應一聲。

大堂之上坐安身，虎眼圓睜喊殺人。
手指外洋人一衆，胡言亂道不分明。
團團圍困大堂上，逐一中丞自點名。
天主教人二三十，耶穌教士百餘人。
點名既畢離公案，親手揮刀下絕情。
不識同他何怨隙，如今恨得這般深。
鋼刀起處人頭落，鮮血淋漓向外噴。
到此無分老與幼，可憐一概命歸陰。

隨後臨到夫婦二人，毓賢當下一刀，先把男的殺死，隨後叫這女人站在堂下，縛住她的兩手，取把尖刀，從她下部向上一戳，竟是穿心破肚而亡。

淫暴凶殘太不仁，一般洋婦盡傷生。
中丞到此心方快，說與旁觀不忍聞。
男女洋人都殺盡，劇憐幼稚在髫齡。
何妨救此孩童輩，恐怕留根後患生。
暴戾中丞心毒甚，按名一一要施刑。

末後臨了，但剩一個外國孩童，年紀不到十歲，長的肥白可愛，還不知什麼叫做殺人。正在地下，抱住他娘的屍身，號咷痛哭。毓賢看見恰恰殺順了手，連忙取過鋼刀一刀下去，斬草除根，心中好生快活。（十四回）

這一場面的描寫很長，這裏祇是節出的一部分，大概開腸破肚，種種獸性的行爲，在這時，毓賢是都發揮盡致。李伯元反對他們那樣殘酷的殺戮中國的民衆，一樣的反對對洋人的加害。短短的兩章書，他是用兩種方法，把這一類人物的「人面」剝去了。這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中國官吏殘暴得如此，帝國主義也是「當仁不讓」的。當聯軍入京的時候，也是到處殺戮搶刼姦淫。我們就從他們用綠氣砲攻天津向北京城裏拚命的放大砲兩點上，也可想見他們的殘酷。作者寫天津城破以後說：「各屍倒地，死無傷痕。甚至城破三點鐘後，洋兵見有華人多名，擎槍倚牆，怒目而立，一若將要開放的情形。等到近前一看，始知已中砲氣而死，祇以身倚在牆，故未倒地」（第十一回）。這是多麼悲壯的場面！在這時，據書裏所說，要避免他們的騷擾，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在門上貼一張字條，寫着「大日本順民」字樣，這又是何等壓迫的慘狀！這時的民衆，眞是所謂：

故使生靈遭刼運，破家亡產蕩無存。
抛男撇女齊逃命，露宿風餐不像人。
遇到官兵恣擄掠，若逢匪類即奸淫。
洋兵蓄憤將仇報，碰着之時命亦傾。
鑽地翔天無路走，每從溝壑了殘生。

死屍拋棄如山積血水成河舟不行。
慘酷情形寫不盡遺書中，
十分只有兩三分。（第十一回）

天津如此，北京也並沒有二樣。如云「搜掠情形不忍聞；」如云「一番搜掠不容情；」如云：「所過之處，如取如攜，儘意搜掠，不到幾日，都已滿載而歸；」皆足以盡之。不但民間，宮庭也是一樣，瓦德西住的就是鸞儀殿，李鴻章爲全權大使，就是跑到自家的宮庭裏和外國人議和。李伯元感慨的寫當時宮中的情景，可見帝國主義並不讓於中國劊子手的高明：

八國聯軍破帝城，天朝禁闕屬他人。
百官逃匿無人管，宮殿生塵熠燿明。
竟把天壇來牧馬，忍將木主當炊薪。
鸞儀殿上無人跡，但只聞，
臥榻之旁鼾睡聲。

•

一鼓破城恣搶掠，官民無處可逃生。
市廛買賣都難做，錢米俱歸異姓人。
莫說居民遭毒甚，那堪搜括到宮廷。

此行只爲報仇來，實指望，
宮闕頓時化刼灰。
一片人聲似鼎沸，內廷擺設任情摧。
金銀盡入洋人手，寶器他邦都載回。
寫到此間良不忍，一回載筆一徘徊。

聯軍入京以後，官家民間，一樣的遭受了浩刼。這第二十一卷書，全章寫的都是這些事。官家還有可說，小民眞是痛苦極了，無論誰個，對他們都是只有迫害，沒有利益可言的，所謂在夾攻的迫害之中。在第七回裏，作者曾寫當時搶刼的情形道：

兵卽是匪匪卽兵，兵匪合一亂胡行。
排槍好似連珠砲，哭喊之聲不忍聞。
巨賈豪商都被刼，大家小戶不安寧。
匪徒一到開箱看，到處搜羅金與銀。
上屋跳牆都做到，塡街塞路盡兵丁。

這一切的情形，不但中國人自述是如此，就是洋人中稍具一些人道精神的，也都感到憤慨。當時在役的法軍官綠蒂，他寫了一部庚子外紀，裏面所記中國民衆在那時所受的迫害，其傷心慘目，較之李伯元所寫是更甚。總之，一切

都出乎想像之外，所有的人類獸性的本能，在這一幕戰爭裏，是發揮得盡致了。爲着使讀者更深切的了解這一事變的慘象起見，從綠蒂的書裏，抄出如次的片段：

從有着毵毵樹影的通到我們的炮台邊來的道路上，常常可以看見各國的兵士打張發笑地在清冷底十月的晨風裏擁擠着往來。在這已給征服了下來的鄉村裏，是各人都可以着手去找尋各人所要找尋的東西的時候了。打莊子上去了回來的，有人是提着子雞和鮮菜，有人是捧着新從樹上摘下來的秋梨，更有些俄國兵却連躋佛寺裏的小佛像和供棹上的瓶罐之類也都搬了來。英國兵在田裏搶了人家的耕牛，揮着棍做出可笑的樣子趕着回去。幾個奧國水兵和日本水兵剛才不知曾到村子裏去幹過些什麼回頭來，一塊兒在溪邊洗手洗臉。還有兩意國兵是一齊跨在一頭驢子的背上，歡笑得幾乎跌了下來；這走獸大概也是才從那家擄來的了。兵士們是這麼地高興，然而苦着臉在兵慌馬亂中出走的中國的村民呢？從昨日便起了首的逃亡，現在還是在奔命不已。

有一位老到不堪的中國老嬤嬤，許是已經老到百歲以上了吧，在路上站立不穩地拖着腿逃命；這是因爲她的家給打督的德國兵佔去了，才被顚顚倒倒地趕出來的。這麼老的老人，給奪去了家，在寒風裏，叫她向那裏逃呢？這祇有上帝才知道。兩個孩子，大概是她的孫兒之類的人，小心翼翼一左一右地扶住她，張開謹愼，哀憐，而又絕望的眼，冒了風低着頭走路。她彷彿是已經發昏到看不清楚四近，似底挨着步子很近地打我們這裏的炮台邊走過——同時，在她後面的德國兵，他們却好玩呢？正在嬉哈打笑地把她的祖先龕裏的神像搬出來向門外扔。而秋晨的日色也正在明亮地照着她平日費了很多心力收拾出來的滿放着秋花的屋邊的園子……。

白河的水，汚濁而且發着惡臭，滿浮着各式各樣的拉圾廢物，船從河中駛上去時，時時可以看見人和畜牲的屍骸，肚皮給泡得脹蓬蓬底仰翻在水上，這時日色已漸次沉西，那浮出陰兒底氣象的河岸，在薄暮中一致灰色地平展着兩列給兵火蹂躪以後的殘毀和荒涼：焦土，灰燼，燒壞了的屋材，穿了孔的斷牆，僅剩着柱子的村舍。完了，別的便無他物了。

岸上的景色，在我們眼裏老是一個調兒地并行着，兩邊彌望都是種着高粱的田土——這是一種長稌的黍類，比我們的玉蜀黍還高得多——戰爭起了，農民逃了，沒有人來及時收穫，便祇有讓給風霜蹂躪，焦黃地倒在地上，像一片破舊簾幕樣地夾着兩河，茫茫無盡。同樣，在高粱地的脚下，和這冷臭的河水并列着的，窄窄底灰色的纜路也是始終一樣地曲屈向前。有時候，在平展開的天際下，也有一處村莊的影子露出來。但，一定的，假使你走近去看的話，那也祇有殘破和死屍而已。

船剛要解纜的時候，我從船面跳上岸去，爲要舒展睡却一夜的筋骨，祇願放大步伐衝着曉色疾走。不提防，在一處縴路的轉角上，忽然有一件十字架樣底東西橫陳着，因爲不會細瞧着脚下走，我幾乎踏了上去。這是什麼？啊，怕人，是一付死屍呀，赤裸着仆在地上，兩手打橫地展開，已經有一半陷在土裏去了，全身都是土般的顏色。頭上的辮子早經其他的需要這東西的中國人偸割去，犬和老鴉之類更來剝了他的肉，沒髮沒皮的腦蓋骨便白森森地露了出來……。

自然，橫在我們前面的陸地還很廣，而從這裏起，經過的一帶地方的情形也愈覺可怕。一隻死人的手從一條燒壞了的船裏長長伸出來，膚色已經變藍了，一些家畜的死屍，被河水冲着向下淌，令人聞着惡臭；一些被捆後的

墳墓，棺材露擺着，白骨和腐屍雜亂地散在地上。

在城的入口，有一處用木板繩索欄起來的像家畜棚子光景的東西，裏邊關着一些牛羊之類的家畜，據說，這都是弄來供給軍士們的食用的。牛都很瘦，而且已經有三四隻中了時疫，倒死在地下了。在我們進城時，有一個做着軍中役夫的中國人正在把這些死獸拖着尾向河裏扔，怪道說河裏沿途都有家畜的浮屍。城內街道上有些法國兵在忙着從灰燼裏佈置些什麽。沿街的房屋，破着門，洞穿着窗，一眼便可看盡裏邊的一切。對着這些慾人底殘毀，便令人想見那逞意破壞時候，一部份人的興高彩烈的情狀。給北風和人的脚頭揚起來的塵土，濃霧似地籠罩着地上的一切，在這裏邊浮蕩着一種不可忍耐底死屍的臭氣。

我們走進一家商店的裏邊的天井去。比較粗大底一類的瓷器，都是陳列在這天井以內的店裏的。但也都無一倖免地完全毀了。在兩堵舊牆之間的這天井裏的午後光景特獨地覺得黯淡。從一堆破碎底盤碟下，我們看見一隻狗在那裏拖什麽東西；走近一看，才是一個小孩的屍首，他的頭頂骨已破了，這狗在那裏喫這小死人的腿上的肉。

城內的房舍的進深大都很深。大門口，照例是有一雙給摩挲得發亮了的石雕的怪獸，進了門，便接聯着都是庭堦，隙地，裝着太湖石之類的水缸，和陰幽底花園。細看這些宅子裏的花壇，花盂，欄杆，籐棚等等的佈置，中國的嫻雅而動人的生活，倒也掬然可見。不過，這隱約底舊觀，却更助長了這時的破毀以後的淒冷。哪，那裏正堆着一堆破碎的小孩們的玩具，可憐底洋囝囝，無疑地牠曾經做過這宅子裏的一個小孩的酷好底愛寵，然而這小孩呢？他的頭已經給人擊碎了呀。哪，那裏還掛着一隻雀籠子，雀子還依然關在裏面，祗是已經兩爪朝天地死在籠的

角落上了。總之像這些宅子，是在搶刼之後又加毀壞，毀壞之後又加搶刼，這樣無微不至地給弄壞了。屋子裏廂的家俬給亂拖出來，家俬裏廂的雜物，給零亂地扔在徧地：在片片碎紙中有鑲着大紅滾邊的衣裳，有濺着血的中國女子的尖尖底弓鞋，有切斷了的手和腿，有斫了下來的頭，也有紮成束的頭髮。這些便代表完了這亂後人家的內宅的景象。

在一家宅子裏——這是所很富底人家的宅子了，園子裏邊陳設着的大型細瓷花盂華美得很——一間內室還不曾摧毀得很爛。這時，屋內雖已稍稍作暗，但還能淸楚地看見陳列着安然未動的箱籠交椅之類。地板上擺了一隻木桶，桶裏似乎有什麼東西長伸出來。阿四孟走近牠的時候，忽然驚得一跳，原來是一隻削去了肉的女子的大腿……這是這華美的內室的女主人的下肢無疑了……屍體呢？……誰知道人們把她拿去做了什麼呢，……不過，哪，她的頭是在這裏呀，和一隻小兒的玩具一起滾在椅子的下面，已經完全變黑，在長髮紛披之間，我們祇能看見從口裏露出來的白牙而已。

當年的慘象，還有比綠蒂所記，更加悽惻的麼？這紀載是比李伯元在庚子國變彈詞裏說的，不知令人感動到若干倍。所以，在紀實一方面，直到現在，我還覺得祇有這一部書，是最能表現當時的情狀的。雖然這部書出自聯軍中人的手筆，其間也有諱莫如深的地方。但這缺點是不可避免的，在綠蒂的立場看來，關於庚子事變民衆方面所受的災害，就伯元綠蒂二人所見合並觀之，大概可以全般的意識到罷。這是怎樣的獸性發揮着的世界，這又是怎樣可怕，而永遠不應該被我們忘却的畫圖啊！那時的情景，眞是所謂：

自從城破洋兵入，慘毒情形不忍云。

老弱牽連塡溝壑，其餘丁壯盡逃生。

可憐遍地都無告，中澤哀鴻不忍聞。（二十六回）

就因爲這北方民衆的遭受重重的苦難，以至農田無種，衣褐不完，飢寒載道，眞是說不盡的傷心慘目。作者寫道：「衣冠塗炭悲浩刼，無室無家害煞人。衣褐不完傷臉面，秋風一起冷難禁。農田不種秋無穫，載道飢民更慘心。」這一點也不是誇張的寫實，即就絲蒂所記，也足以證之。所以在南方當時就有救災運動的發起，募款以週濟難民。作者特地用了一回書來寫這一次各方對於救濟運動的踴躍。寫到菊部梨園，也寫到青樓妓女。特殊是關於梨園部分的描寫，其詳細簡直可以說是庚子國變期間的梨園小史，從京城裏供奉的名伶，說到上海的各家戲院，以及宮庭裏關於戲劇的掌故。他說的宮庭裏忌諱的戲，當然是無稽之談，不過很有趣味：

皇上最不喜的是梆子腔，說它是亡國之音。所以有時叫這班唱戲的人抄本進呈御覽，獨獨不要秦聲。

不喜西秦靡靡音，遵他亡國恨難平。

宮中竟罷伊涼曲，那曉得

各國兵來廹幸秦。

凡事預先皆有兆，不由人主半毫分。

自來宮中演戲，獨獨不唱楊家將一齣。記得咸豐爺手內演過一次，不上半年，洋人入京，咸豐爺就駕幸熱河。到了今上手裏偏偏亦歡喜唱這一齣。大衆諫求不准，只得遵旨演唱，誰知未及一年：

深宮無復霓裳奏，南內蕭條不見人。

轉瞬光陰剛百日，陡然間，

漁陽鼙鼓動京城。（二十七回）

這不過是附帶說到的一些閒話而已。第三方面，可以看李伯元如何的彈唱義和團。他對於義和團的反感是很明白的，最主要的是痛恨他們殺害中國人，殘暴的對待民衆。在起始雖也說到義和團起事的本末，但對這一運動的本質動機，似乎並不了解。因此他能以看到的，祇是無組織，被一部分官吏利用，燒殺淫擄，無所不爲。一起始，他就歎息起來：

四方亡命一齊來，大膽匪徒喜滿懷。

擇日興師並動衆，抗官拒捕不應該。

三軍之士多烏合，擄掠奸淫不少挨。

可歎生靈遭殺運，田廬齊變刼餘灰。

他說「拳民到處亂橫行，哄騙愚民說有神；」形容他們的裝束「紅巾紅帶裝扮離奇；」說他們「到處設壇虔供奉，托言老祖附人身；」所記和我們在其他記義和團的書裏看到的，是相彷彿的。他說「仙姑」和「師兄」的裝束，尤其奇妙：

仙姑渾身上下，都穿的一色黃衣，黃綢包頭，臉上却是把胭脂搽的通通紅，率領了五六十個村女，焦黃的頭髮，通紅的眼睛，恰是紅衣紅褲。一人手裏拿着一把扇子，扇子把上拴着一塊紅手帕，搖搖擺擺，一路而來。（第四回）

紫金冠子貌稀奇，嘴上飄飄兩綹鬚。持扇手中搖白紙，身穿八卦孔明衣。足登朱履雙絲襪，腰繫紅綢一斬齊。像貌平常難出衆，算他好運上天梯。（第七回）

關於他們的事件同於其他書籍所載，這裏我也就不想多贅，祗補述一兩段他們在京城裏除掉登壇作法，招軍買馬，燒殺搶刼而外，所做的對交民巷的襲擊。他們因交民巷固守常常用地雷去炸，有一回被炸的兒童就有一百二十人。第七回書裏更是全章寫着這一方面的事。據書中所記，起事之初，教堂即被燒得乾乾淨淨，教士教民及其家屬無一存者，燒到任性的時候，一天竟要燒掉四千多家，一直燒上整整的十天。雖然他們反帝的動機是由帝國主義及其教民壓迫所致，然而其無組織無訓練，有着很多的缺點，是很顯然的。這裏可以看李伯元怎樣寫他們的燒殺：

話說到了五月十六一天，拳匪以城外姚家井一帶教民已先期避入使署，不得恣意搜殺，遂於當晚將那裏所有教民房屋，盡行付之一炬。彰儀門外跑馬場，亦一併焚燒。次天十七，大股拳匪，即撲交民巷。因爲其處是使館所在，幸外國人預先防備，開槍打死匪人八名，來始退去。到晚城中四處火起，崇文門內所有教堂，亦都燒得乾乾淨淨，教士躲往使署，未曾遇害。教民及家屬約摸有二三百人，則無一存者。是日又燒燈市及勾欄胡同等處洋房，火光燭天，徹夜不息。

拳匪氣焰日猖狂，燒得京師大可傷。
起事剛剛三四日，生靈無數盡遭殃。
朝臣束手眞無計，不敢將情達未央。

按下不表。且說十八日，順治門外一帶教堂，以及大柵欄等處，凡有教民所開店舖，均被燒燬無遺，叫喊之聲，達且

不絕。

五月中旬漸過完，民匪兩下互傷殘。

藥房知是西人設，縱火延燒大柵欄。

隔夜已攻英使館，匪屍多少到街前。

因玆匪衆愈添怒，縱火洋房不稍延。

二十一日，因大柵欄有老德記藥房，知爲洋人所開，縱火焚燒。不料是日西南風大，以至延燒四處。東至前門大街，西至煤市街，南河沿，火又過河，延燒兩荷包巷，一直燒到正陽門城樓爲止。是日共燒四千餘家，至次日一早，火尚未熄。匪徒禁水會救火，老德記間壁廣德樓恐被燒及，因取水潑救。匪衆遂揚言，本只燒老德記一家，因廣德樓用穢水澆救，致干神怒，是以燒及如此之多。自珠寶市爐房被燒後，市面大震。京師本有四家大錢桌子，都用「恒」字排行，所以喚做「四恒，」至此「四恒」亦都關閉。自此以後，無日不火光燭天。計自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止，皆是匪徒縱火，到二十六以後，則董軍門所帶來的甘軍，亦漸漸的肆行搶刼了。

在義和團方面的行動，即此可窺見其全豹。李伯元在這一方面，是盡量寫他們的殘暴，簡直是一無是處。對於這樣的態度，我覺得是有討論的餘地的。至少是他不能理解義和團的動機，是本根兒毀壞了義和團一點光榮的本質。再則，他雖也反對帝國主義的殘殺搶刼，但在仇視的態度上，是比對義和團弱得多。帝國主義的殘暴，是一點不弱於李伯元筆下的義和團的，爲什麼有如許的輕重之分呢？在整部的描寫裏，我看到他接觸到帝國主義方面時，總會有些拘束似的，沒有其他部分的酣暢自由，不像寫義和團的隨時隨地的予以辛辣的批判。關於這一點，我對於晚清的

這一大家，是不免有深深的遺憾的。

對於宮庭方面的寫述，他的態度是很恭順的。一般的說起來，李伯元庚子國變彈詞最大的缺點，就是宮庭官吏方面，佔去全書的分量太多。在這一方面，幾乎耗去了二分之一的地位。約略計之，寫大臣先後的死事，就佔了六卷書，寫西巡，一樣的有如此多的分量；事實上，沒有如此的必要。對於官吏的態度，前面已經說明，他反對他們許多的污行，反對他們利用「拳匪」以此，對於反對義和團而犧牲的人，卻表示很大的敬意，寫他們的死，一定來上「日月無光」的一套；寫反他們的伏法，有時也借用陰靈報復。這當然是因爲李伯元始終是一個士大夫階級的原因。宮庭的寫述有一節最堪注意，那是聯軍入京以後：

卻說聯軍破城之後，探知大內無人，遂統率將士入內巡視。到了瀛台，就吩咐手下兵丁，進內細細搜查，以便將來運回本國。正待動手，忽見後面轉出幾個老公，愁眉苦臉，一齊跪在地下，連連磕頭。那兵官就叫繙譯問他是什麼樣人。

地下跪倒宦官們，碰頭連連共乞恩。
中有一人年最老，蒼顏白髮啟言云。
自言從幼爲宮監，身歷三朝侍至尊。
深識當今諸聖德，忍看宮闕化爲塵。

繙譯問道，看來你們都是太監，伺候皇上的人了。那老太監答應了兩聲「是。」繙譯道「你在地下苦苦哀求，卻是甚麼意思？」那老太監回道：

未曾答話淚先流，細把那，
當日情由說一周。憶自穆宗晏駕早，
親藩入統坐龍樓。吾皇天縱多明聖，
仁孝爲心古罕儔。上事慈宮皇太后，
宵衣旰食不曾休。大婚以後親裁政，
惠養黎民恩澤稠。甲午一年兵挫敗，
償兵割地引爲羞。因之發憤勤圖治，
延用維新人一流。可恨庸臣輕誤國，
蕭牆之內起殷憂。維新盛治剛三月，
驀地新機一旦休。這其間，
委曲不能來細說，恨只恨，
當時竟中衆奸謀。

繙譯把這話述於兵官，兵官道：「你們清國皇上，我們各國本來是欽敬的。可惜維新事業垂成，敗於一旦，以後皇上如何？」太監回道：

自此君王韜晦深，平時足不出宮門。
瀛台駐蹕無多事，朝政從今不預聞。

依舊聖慈來訓政，璇宮早夜要操心。

傷心弱體常多病，祇爲潛居抑鬱深。（二十一回）

雖然說得十分委婉，但李伯元的用心，他的政治主張，是昭然若揭的。他主張維新，擁護光緒的主張，對他被幽禁的事，深致不滿又不敢明言。這白頭宮人的一番話，是不空費的。二十四回寫李鴻章問瓦德西：「歐州富國有何能？」而又告他中國的百姓「識淺，」因之「火車電線且難行」的時候，瓦德西答：「皆如此，我國當初同此情。以後漸知其利益，果然非此不能行。」也正是他自己思想主張進一步的說明。吳趼人有上海游驂錄，正面的說明了自己的政見，庚子國變彈詞裏的這一段，是說明了李伯元。寫兩宮西巡有兩個小地方頗可注意第一是雁門關的登臨：

從來雄鎮說雁門，嚴關屹立抵長城。

地當三晉占形勝，險要金湯固十分。

多少英雄留古蹟，萬方多難此登臨。

慈輿到此心頻動，悵望西風淚滿巾。（二十四回）

說西巡這一關是不可少的，走到這裏，這一感歎，一樣的是不可少。李伯元的這一部彈詞，如此的描寫很多，抒情往往是紆迴有致，雖不是「筆鋒常帶情感，」然其動人處自深。其二是寫西太后要看百姓窮到什麼程度，捲起轎簾看後，西太后向光緒說道：「咱們那裏會知道百姓苦到這步田地？」如果在另一地方看，這句話眞不亞於「天下荒亂，百姓爲什麼不吃肉」的說法了。官吏方面他暴露他們的醜態頗不少，如大阿哥的橫行，子逼父的盡忠，死後再懸梁，一切許多可恥可笑的事，是應有盡有。於諸臣之中，他最拜倒的，大約是李鴻章，庚子國變彈詞對於他眞是頌讚得

無所不至：

擎天玉柱一元勳，兩字合肥天下聞。
朔雪炎風侵氣體，此中況瘁不堪云。
更兼白髮添雙鬢，龍馬精神減幾分。

鞠躬盡瘁武鄉侯，直似春蠶死未休。
杳杳泉台十萬里，料應回首望神州。
一朝大廈全傾圮，中外同聲哭故侯。

而死後的一贊更是把他捧上了九天，一直恭維到他的兒輩。用瓦德西外國人的話來說明他，也有一兩處，總之：在李伯元看來，李鴻章不愧為一代的忠臣，一代的完人：

擎天一柱忽然傾，我為蒼生哭此人。
自以詞林握大柄，南征北討掃狼氛。
捻匪平定嫻韜略，克服髮常第一勳。
延用洋人多得法，封疆畀付展經綸。
雖然洋務資開創，遺憾難平是海軍。
總督畿疆數十載，天家異數迭番膺。

雖然甲午遭浮議，徵果何能損大名。
此日列邦滋禍亂，兩宮總念老成人。
可憐一旦騎鯨去，天上人間盡愴神。
身後恩榮不必說，封侯賜謚迭頒恩。
賢郎襲爵京堂用，一路榮華到後人。

他對李鴻章的傾慕，是到了這般境地。這說明了什麼呢？就是李伯元在政治上，他主張維新，他成爲一個光緒的擁護人；在外交上，他完全以李鴻章的政策爲是。他反對帝國主義殘殺，但他的態度是和無後盾的李鴻章外交政策一樣，有許多地方爲怕生事而祇得隱忍，此我所以說他接觸到帝國主義，便不敢盡情的寫也。此處提出李鴻章，也不過是要證明他的外交主張，和這一種傾向而已。所謂李鴻章的外交政策，弱國的外交，於下一段片中可以見之：

李中堂當下便問他（指英公使）兵費約需若干，答稱約在三十萬萬之譜。中堂道：「中國一時那裏能籌這許多？」英公使道：「若由各國掌管財賦，自然可以籌到。」中堂道：「如此說來，中國沒有自主之權了！」英公使道：「事到此間，還望自主麼？」中堂聽了這話，也就不說下去了。（二十三回）

庚子國變彈詞除敍述庚子事變外，又附帶的用三卷書寫了中俄之戰。李伯元是把這責任放在壽將軍身上，怪他不能用外交的方式解決，而不量力的與俄方作戰，是不對的。這當然是一貫的怕事的精神。關於這一次戰爭，有一段描寫極可注意，它說明了中國民衆在中俄戰爭中經過了怎樣的苦難。事情是發生在愛琿城：

敵邦馬隊已臨城，驅逐居民一處屯。

舉火焚燒人死盡，這般慘酷未前聞。
海蘭貿易商人等，聞信之餘駭十分。
核計丁男幷婦女，有多無少六千人。
敵兵先說開船送，迫令江邊立定身。
商衆聞言心竊喜，大家恐後急先行。
忍飢露立江邊上，一日連宵又到明。
不見敵船來護送，忽聞鎗炮響連聲。
開槍揮斧來何猛，數十洋兵殺氣騰。
齊向商民施毒手，出人不意陡然驚。
大江前面難飛渡，頃刻之間命半傾。
一半投河圖自盡，幾人泅水慶更生。
六千人衆無辜死，憤恨蒼天太不仁！

在這一回戰爭的經過上，即就李伯元所敍述的看去，也能以看到壽將軍的作戰，實是「忍無可忍，」李伯元不從動機上去理解，祇從勝敗的結果來論功罪，對壽將軍攻擊備至，這一樣的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中俄戰爭作爲插曲寫入，是很對的；但作者的態度有失公正，是和他對於義和團的見解一樣。

往下是可以歸納的說一些關於庚子國變彈詞的話了。雖然有着若干的缺點，對於這一部書，我的評價，始終是

把它提得高的第一的理由，就是這部書開拓了彈詞小說的一個新境界，從才子佳人英雄兒女的中心，開展到政治社會各方面生活的敍述。它不是以某一個英雄或者兒女做中心，而是以庚子國變做了主體。它不是敍述一件發生在宮庭或私家的個人的事，而是寫述一代的巨大事變的經過。它所敍述的範圍，是上自宮庭閥閱，下及田夫野老；從戰爭寫到和平，從大節寫到細行，從國內說到國外，眞是「巨細靡遺」。

第二的理由，就是庚子國變彈詞一書，實質上是一部中國民衆的受難史。外而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而官僚豪紳對民的迫害，全都寫入，是一部相當淸晰的畫圖。這無論就天津方面的敍述，北京方面的燒殺，袁統領的圍剿良民，帝俄的殺害瑷琿民衆，西太后眼中的田夫，和議成後民衆的擔負，都可以看得出來。遺憾是作者爲自己的立場所決定，不能強調這一方面，然而大體的敍記，是不會走樣的。

第三的理由，就是庚子國變彈詞一書，是一部最初的敍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學書，也可以說，這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史反帝的文學。當然不是始於此，隨規模較大，範圍較廣，當以這一部書爲開始；在彈詞方面，敍述並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最早的，也當推這一部書。聯軍在天津用綠氣開礮，在北京的燒殺淫擄，在瑷琿的一次殺害六千餘衆，和議條件的強固的侵略，都足以證之，而此書關於這一方面的敍述，是相當多的。

第四的理由，就是庚子國變彈詞是一部文學書，同時也是一部很眞實的歷史書，一部很重要的資料書。這部書文筆的樸質，富於情感，有力動人，是完成了它在文學上，彈詞小說上的藝術價值；材料的大部分是眞實的，搜集的範圍是廣濶的，事變始末紀述的是完備的，却又完成了它在歷史方面的意義。當然，由於思想的出發，這其間存在着曲解，誤解，空想以及不眞實的部分，但我們若果能批判的去理解，是不會有怎樣大的妨礙的。這些是最主要的。

庚子國變彈詞如以上分別說了的，在這些優點之外，存在着不少的缺點，但這缺點是無害於這部書在那一時代的價值的。封建的時代，士大夫出身的作家，我們對於他，還能有怎樣超越的希望呢！這部書的完成在彈詞文學上，是有着新的歷史意義；在李伯元個人，也是和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同樣值得誇耀的著作。

附記：庚子國變彈詞內容述略

第一回　東昌府清平縣王左兩家大族，都是教民，仗勢欺人，魚肉鄉里。有一天，左家和一個張武舉衝突起來，左家衆人把他打了，而且將他送縣，縣官包庇教民，又給他一頓打。武舉本是白蓮教中小頭目，憤恨之餘，便召集五百弟子，將左王兩家老小殺盡，然後逃到山中，招軍買馬，號召來江湖上的同輩，預備大舉。來者之中，有個大師兄，「紅燈」為號，朱為姓，道法高深，衆所從，不但呼風能喚雨，降妖伏怪術無窮，」他作了他們的領袖，十日之間，竟集中了八千餘人。

第二回　山東巡撫毓賢派袁世敦率軍剿匪，世敦誤將一個良善的村子作為匪窩，屠殺個乾乾淨淨而回，匪根本沒有剿到。事為毓賢得知，殺了世敦的一個探子，以代他卸責。（詳情已寫入本文。）

第三回　匪勢一天一天的浩大，接着沂州又出了教案，毓軍屢剿不能取勝，教士們便請駐京公使請清廷將毓革職。毓賢既被開缺，殊懷不滿，便上北京找他的拜門師戶部尚書剛毅，因為剛毅和那時最有威權的端王是至好，三人接談之下，毓賢見端王有篡奪江山之意，便主張聯合拳匪，趕走洋人，以成大舉。端王頗以為然，次日上朝，即奏請任毓賢為山西巡撫，使他好去相機聯絡。這時直隸特殊是景州一帶，匪勢又熾盛起來，朝廷雖有剿意，為端王所阻，說義和團「扶清滅洋，乃是好人，」遂「不准剿辦。」

第四回　寫義和團正式成立，舟子張大成，以善神術自稱，號召遠近拳匪來歸。懸起二面旗幟，一爲「扶清滅洋」，一爲「義和神拳。」開始明目張膽的燒教堂殺教士。這時，直隸總督裕祿受了端王囑托，前去連絡，資助他們糧餉槍砲。從此，他們便更進一步的斷鐵路，毀電線了。京津匪勢旣熾，洋兵大隊陸續開來，裕祿無法，便去求助於匪，把張德成紅燈照和仙姑一班人請來署中，要求他們退敵。

第五回　義和團正式起事，在蘆溝橋長辛店琉璃河等處拆毀路軌，燒殺教堂教士。聶功亭軍門率軍往剿，反被端王請來聖諭，將聶痛責一番，要他立刻退軍。他沒有辦法，祇得退守蘆台。

第六回　義和團四月二十九焚燬京津鐵路，便乘勢進據涿州。端王剛毅很高興，派了人前去撫慰。這宣慰使回來的時候，途中遇着董福祥的軍隊，便去游說，並請了剛毅來。結果是董福祥也歸順端王，與義和團暗地聯合，並部分的收爲董的正式軍隊，隨董入京。

第七回　自此，義和團便公開的在京裏活動了。「自此兵匪合而爲一，一班匪徒，猶如老虎生了翅膀一樣，越發難制。」到了五月十六，他們便正式的撲取交民巷，沒有成功。於是他們放火，大燒了十天，到處搶刼奸淫，官民無不受害。（詳情已寫入本文。）

第八回　這時端王總理朝綱，董福祥，剛毅，徐桐，英年，啟秀，趙舒翹都是他的黨羽。義和團的活動極爲自由，因此，許多人也便來投機，以圖陞官發財。這裏描寫了這一班人的醜態。又寫五月十三，各國公使預期津方軍隊可到，日公使署書記生杉山彬出城迎接，爲甘軍所遇，把他戕殺了。此是殺外國官員之始。

第九回　本回寫兩件大事，一是外國的海軍打退羅榮光的炮台駐軍，佔領了大沽砲台。消息到津，裕祿大驚，急

請張德成設法，張德成仍以此是天機，他們應有這回順手，不久可平的話搪塞。第二件大事，就是德公使克林德拜會總督途中爲團民所殺，於是引起了更大的風波。

第十回　克林德被害，外軍決計攻取天津。本章專敘天津之役。裕祿看天津危急，再問張德成，德成知無法再推，便竊竊地與仙姑商議，私自偷跑了。團民與外兵一戰，又是大敗。裕祿更陷於沒有辦法的地步，朝廷乃派聶軍門作戰，聶軍雖英勇，也終於失敗，聶自己死了難。而天津，是到達了無救的地步了。

第十一回　本章前半寫天津城破，城內的慘狀，前面已有敘述。後半寫朝廷送西瓜給各國公使。作者之意，不過要藉此以替朝廷本身開脫包庇拳民之罪。並續寫義和團幾次的用地雷轟炸交民巷，及其死傷之衆。

第十二回　端王「下了一道矯詔」通令各省督撫練集義民，把內地及各口岸洋人，一律剿除淨盡。江鄂兩總督劉坤一張之洞暗中商議，保持東南和平，暗不接受，並與各領事接洽議明。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共保太平之局。東南因此以安。在京師，鐵路大臣許侍郎，和太常寺卿袁旭，上本痛詆此種暴行，被端王矯詔殺害身死。

第十三回　端王繼續殺害徐筱雲，立山，聯元，殺身以後無人敢領屍，梨園路三寶朱素雲激於大義，爲之收斂。在山西，毓賢接到命令，以保護爲名，把所有洋人教民全都騙到署中，請他們安心居住。

第十四回　毓賢待人已齊全，便親自把一百數十人，無論男女老幼，一概親手殺戮。他母親想留下最後一個小孩，都被拒絕了。浙江衢州，匪衆也殺死了許多洋人教民，燒掉教堂，甚至殺死了縣官。

第十五回　寫天津洋人向北京進發，裕祿因開花彈擊中身死。官兵敗退，楊村失守，李鑑帥因戰敗吞金自盡。洋兵因此更無阻礙，直逼北京。

第十六回　克林德被害消息傳出，各國大爲震怒，急遣師來華，德派瓦德西率領隊伍。各國商議，即以瓦爲統帥，帶全師直驅北京。到十月十九，就已到了城外。開砲向城內射擊。結果，日兵首先奪得東直齊化兩門，英義軍隊亦從南門殺入，城遂破。

第十七回　二十日，朝廷知道事情不妙，一日間舉行五次重要會議，及天安門西長安門失守，乃決定當晚西巡。西太后與光緒坐車由德勝門出，攜帶人數甚少。

第十八回　寫聖駕西巡，一路上生活極苦，連吃的都沒有，充其量得着點豆粥而已。寫徐相國追鑾未及，流落在外。同時又寫到城內砲火依舊不絕。

第十九回　徐相國乞食追鑾，極寫民衆對朝廷愛護之情。西狩君臣，寫到到達懷來縣，縣令擊退拳民，迎至二十里外，接駕進城。

第二十回　西巡君臣，至懷來始得稍事休息，更衣沐浴，而追鑾的人，至此也大體集中，不像纔出來時的祇有幾乘轎騎了。徐相國在這時也趕到了，路上吃盡了辛苦。

第二十一回　寫聯軍破城後的京師情形。瓦德西進居鑾儀殿。每國分段而守治。洋兵到處搶刼奸淫騷擾，並逮捕拳民及擁護拳民的官吏，宮殿內亦遭大大的搜括。（部分的已寫入本文。）

第二十二回　徐桐父子未去。徐子怕因他父親擁護拳民，連累自己，以盡忠爲言，逼他父親自盡。王公受辱的甚多，怡王，克勤，慶寬，李傳伯，很多的都一一被捕，被罰作苦獄。啓秀也被日本軍隊捕了去。

第二十三回　李鴻章受命爲全權大使，與慶王同時至京師，拜訪各國公使，磋商和議條件。兩宮於八月十三，到

達山西，就在那裏定了行宮，執行朝政，第一步，就免了許多擧民擁護者的官員們的職。

第二十四回　李鴻章慶王繼續和議進行。回敍八月十三至八月十五，西巡君臣在路上所受的苦難。寫他們過雁門關的感慨。接述西幸長安的經過，特別的說到鹿傳霖這投機政客。

第二十五回　接寫關中形勝，西巡君臣路過華山，親往拈香，住蹕一天，說他們的印象是「秦中風景最傷心，對此茫茫百感生。千里旱荒皆赤地，蒼天何事苦斯民。齊州九點空翹首。北望神京烽火驚。」寫趙舒翹仍以爲自己不會有罪，回家看坟地，以圖後世能享風水之福。

第二十六回　兩宮到達西安，在那裏盼望和議消息。寫大阿哥等的胡行，西安新建梨園，李蓮英的權勢，官僚內部的傾軋。南方各省，陸續的有土貢進來。兩宮的生活日漸優裕。這時，南方已在發起救濟難民運動了。

第二十七回　本章前半寫娼妓在救濟難民運動中的活動，以天香閣主捐金畫扇作爲中心。後半寫梨園方面的情形，特別說到那些供奉名伶在庚子事變發生後的生活史，是梨園記中的好資料。

第二十八回　剛毅隨鑾西巡，病發垂危，見許多鬼魂，當然是那些被殺的忠魂，向他索命，驚嚇而死。莊親王，也因各國要求，諭令自盡，派葛寶華前去執行。

第二十九回　莊親王接旨，知無法逃避，祇得即時懸梁，俾葛得按時復命。趙舒翹，英年，瀾公也被監禁，禁住在臬衙內。

第三十回　繼續寫三人被禁後的生活，實際上祇是禁止出屋而已。因外人要求急切，各方無法應援，又賜自盡。英年事先得息，用污泥塞竅身死。趙瀾兩人，由岑撫院監視自盡。

第三十一回　寫趙舒翹身體過好，食藥吞金，均不能死，後用皮紙糊面，使得絕氣。死者又被撫院將屍身再懸梁一次，惹起一回公憤，說人間那有二回死刑之理。經榮中堂調解了事。

第三十二回　下旨革端王爺職，廢止其子大阿哥，將他發派新疆，永遠監禁。毓賢亦因各使不允止於發配，終於諭令斬首。

第三十三回　徐承煜在北京為日軍捕獲，啟秀亦被拿去。由各國要求，諭派刑部堂官，就地將二人正法。

第三十四回　插敘寫次年因俄派兵保護鐵路事，與黑龍江當局衝突，終至引起戰爭。幕友王煥因實力不足，勸壽將軍以外交方式解決，觸壽怒，將彼調職。愛琿中國民衆一次被俄兵殺死六千餘人。

第三十五回　王煥亦大不快，留書痛罵而行，並揭其軍額虛報陰私。壽將軍恐其返京師與自己不利，派人追捕，旋即正法。而與俄方戰終至大敗，鳳都統身死。

第三十六回　戰爭繼續不利，退無可退。壽將軍知大勢已去，乃決心自殺。以無法自斃，逼其子以槍死之。而黑龍江因此遂亡，為帝俄所得。

第三十七回　寫西安軼事，說在那裏無事，大家藝花養草，許多人便利用此路以資上達。甚至偽言家有九十老母，以騙犒賞者。大阿哥嬉行日甚，尋花問柳，又加廢止。

第三十八回　八月初八回鑾。榮中堂公子前導，因失路墮馬身死。至開封，住數十餘日，開封太守極想升官，藉此活動，毫無結果。

第三十九回　此章續寫李鴻章慶王繼續商訂和約，大體已抵於成，而李因積勞過甚，終至病發身死，舉國哀悼。

第四十回　是全書的大結束。和約告成，各國飽載歸去。兩宮前曾中止回鑾，此時見約已簽定，乃即返京，大賞和議得力諸臣。李鴻章死，他的兒子蒙了殊恩。(完)

馬如飛開篇

從西諦所藏彈詞目錄裏，我得知馬如飛有開篇二卷，刊於光緒十二年；從晚淸的小說裏，我得知馬如飛的開篇是最有名的，一直到淸末民初，上海勾欄裏還流行着馬調。可是這部書不易得，雖不時對目神往，也祇成了一個空空的願望。想不到最近竟在不作希望中得到這部書，而且恰在評考完工未曾付印之前，故急急買回，作一補篇，吾書至此，關於彈詞的各方面，可謂大備矣。

看完了這兩卷書，我的印像是，馬如飛的開篇，是從北方的鼓詞裏走出來的，實際上是少有南方彈詞的氣分。這些開篇的特點，第一是在於它的明快性，第二是周到，第三是藝術的手法。馬如飛能以用很短的幾句唱詞，音韻鏗鏘的唱出一個人的歷史，一樁繁複的事情，既周到，而又恰如其分。他出淺入深的彈唱，合智識階級的口味，也合於一般聽衆的要求。馬如飛開篇的成功，當在此。

馬如飛的開篇，我所見到的，有三十二種：

昭君怨　孫權　百花　絮閣　紅樓夢　思妻　薛寶釵　思郎　呂布　西施　疏情　唐伯虎　閑趣

林黛玉　四時　寄書　貂蟬　關羽　陶淵明　莊子休　梁紅玉　花木蘭　驚變　埋玉　刺虎　茶訪

題曲　送春宮　白蛇傳　長亭　臧舟　男負

三十二目內，大體是可以分作幾方面，寫儒雅風流的文士，寫名將，寫女英雄，寫美人，寫說部中的人物，寫后妃，寫閒情，以至於唱節季。其間也有幾篇不甚高明，但大部分都是很優秀，如飛的歷史，現不可考，就開篇看來，大約也是一

個落拓的文士。

在過去，彈詞也曾附開篇；獨立的印成單冊，如飛以前，似不曾見過。葉聖陶先生給我的信說「彈詞之有開篇，今書場中猶然。試聽收音機，每回亦必先以開篇。蓋宋人說書之遺制，流傳而爲公式者也。」是開篇之起源，自宋已然矣。馬如飛的開篇，寫得最好的，要推陶淵明一章，寥寥幾句唱節，把一個靖節先生的高潔生活，是說盡了。風雅文士的寫述中，當推這一篇和莊子休爲佳，其他却不見長：

陶淵明

五柳先生意氣豪，功名無意愛逍遙。昔日曾爲彭澤令，五斗黃粱恥折腰。從此挂官歸去也，應門童子笑。遙看雲出岫，回頭又見鳥歸巢。枝頭好。鳥爲知己，水面閒鷗作至交，高臥北窗無個事，醒來靜坐讀離騷。先生識得琴中趣，弦琴一撫解無聊。詩句不求甚解識，自娛詩酒樂陶陶。每歲愛遊重九日，橫拖藜杖去登高，興來醉倒東籬下，白衣送酒興添豪。而今名姓傳千古，自號淵明却姓陶，栗里家鄉仕晉朝。

莊子休

莫笑當年莊子休，終身名利兩無求。昔日漆園爲小吏，挂官歸隱日優遊。偶然郊外尋詩句，碧水青山一望收。荒墳一半無人掃，憑古弔今無限愁。嘆英雄千古亦骷髏。忽逢縞素裙釵女，半是歡欣半是憂，說道墳上不乾終不嫁，扇墳女子不知羞。歸家夫婦閒談起，水性楊花賤女流。不信自家身後事，變作翩翩蝴蝶夢中遊。居然楚國佳公子，尊師負笈楚中投。一束生芻親祭奠，孝幃中孀婦羨風流。無須月老重婚嫁，新郎舊病痛心頭。據云除却生人腦，便有仙丹未必瘳。爲重新恩忘舊好，忍心腸舉斧劈牀頭，乍開棺，莊子問根由。憑君決盡西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自悔

自家尋自溢，莊子終日鼓盆謳，消釋生平內顧憂。

於儒雅文士，如飛還有唐伯虎一篇，是替他開脫，說三笑等等故事全是子虛，極稱其名節：「華府追舟無此事，何嘗三笑定姻緣。況且終身無二色，謬言九美敍團圓。」不過在寫作的技巧上，終不能如陶淵明一篇爲最成功，可稱爲彈詞小說中的一篇五柳先生新傳。

其寫英雄名將，當推關帝呂布篇爲佳。他不止於唱故事，而且還正面的下批判。其間也有失敗的，如孫權篇，就雜亂無敍，毫不動人。看他怎樣的寫英雄名將罷：

關帝

義結桃園意氣投，誓同生死佐炎劉。屠白馬，宰烏牛，盟天誓地酒三甌。勦滅黃巾諸賊寇，曹瞞起意結諸侯，居小沛，失除州，單刀匹馬在土山頭。故人幸遇張文遠，約法三章將丞相投。陛見當今天子面，感君恩，漢壽賜亭侯。掛印封金辭相國，今日承情改日酬。贈袍親自曾追趕，拜領拔袍立馬頭。曾過五關斬六將，大家無怨又無仇，因何埋伏兵丁在暗裏謀？古城兄弟會相敍，擂鼓三通助敵樓，辨眞心，須得蔡陽頭，曹兵赤壁盡兵敗，諸葛先將四郡收，關公埋伏華容道，還將曹瞞性命留。五虎將軍推第一，屛藩西蜀鎭荊州。巍巍功績聞天下，萬國衣冠拜冕旒。聖神文武孰爲儔？

呂布

英雄品格小溫侯，勇猛無雙膂力優。善使方天雙畫戟，威名早已震中州。董卓太子恩父子，志同道合意相投。朋比爲奸人盡怨，曹瞞糾合衆諸侯。虎牢關上扎營頭，披挂幾番親出戰，未分勝負兩軍收。豈知呂布方天戟，不及張飛

丈八矛。束髮金冠挑去後，十分惱，十分羞。士卒雖非烏合衆，冰消瓦解一齊休！司徒王允連環計，父子如仇不自由。後來曹操劉皇叔，共擒呂布白門樓。何以始而勇猛終而懦，奈將軍有勇並無謀，不入忠臣孝子流！

敘述關羽呂布的史實，可謂簡鍊，音調亦極響亮。大概因爲是短短的開篇關係，與鼓詞相較，我覺着開篇是有其剛健，無其細緻。呂布一評，僅僅三語，是說盡了呂布的一生，其力量殊不亞於萬言的長論。這是如飛開篇的一大特色。

寫女英雄，有花木蘭，梁紅玉，費宮人。花木蘭是就木蘭詞改節而來，雖不見特別好處，但很可誦，梁紅玉完全是鼓詞的別調，偶加議論，也極自然。費宮人寫明季費貞娥刺虎事，慷慨激昂的唱了她刺虎的前後。鐵冠圖刺虎滾繡球云：

「……纖纖玉手刎仇人，細細銀牙咬賊子心。要與那漆膚豫讓爭聲譽，斷臂要離逞智能，拚得個身爲齏粉，拚得個骨化飛塵。留把那九重帝主沉冤洩，四海蒼生怨氣伸，方顯得大明朝有個女佳臣。」馬如飛彈唱此曲，其意義目的正同，所以說，「誰知殉難人少少，賴有貞娥照汗青，定教羞殺受降人！」

花木蘭

織斷機聲哭斷腸，佳人愁緒太郎當。驚聞克汗提兵卒，曾見兵書十萬行。一行上有爺名字，老父何堪征戰場？儻無兄長爺無子，自恨釵環是女郎。東市長鞭西市馬，願將衫裙脫却換戎裝。登山涉水長途去，代父從軍意氣揚，將軍百戰定身亡。一去十年才克捷，歸來天子坐明堂。兵將策勳勞汗馬，木蘭不願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戰時袍更換舊衣裳。梳洗出門尋夥伴，誰知夥伴盡驚惶。同行一十有餘載，誰信將軍是女郎，木蘭孝勇世無雙。

梁紅玉

花柳場中本不凡，妓家莫作等閒看。只須能識眞豪傑，官誥榮封並不難。梁夫人生長烟花隊，無奈雙親家計寒。備

而與韓世忠相識，並未曾將月老煩。仰在終身當面約，誠心私結玉連環。正值國家多事日，小朝廷天子在臨安。能敵番兵金兀朮，全憑劉岳與張韓。功成職受蘄王爵，湖上騎驢挂印還。爲國肯播夫性命，謝天炮炸兩狼關。居然一品夫人福，贏得聲名震北番。偕老夫妻同白首，先知夫壻貴朝班。前生福命今生受，留作人間佳話談。

刺虎

當年闖賊破燕京，都是賣國求榮衆賊臣。天子已經殉社稷，休云塗炭害生靈。生民血染宮闈慘不勝。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有君。堪嘆不知忘國恥，更無人效泣秦庭。果然寸斬難舒怨，無非衣冠其體獸其心。幸有貞娥費氏女，喬裝公主態婷婷。弱質已拚酬故主，濃粧無奈作新人。聞說賜婚一隻虎，大才小用恨聲聲。此日未能除首惡，終身餘恨不能平。聽鼓樂笙簫如鼎沸，紅燈影裏見將軍。宮娥擁入洞房內，先去龍泉三尺劍，後除鳳尾兩條翎。徐徐寬褪甲襴裙，燈前拭目認傷痕。寧武關總兵周遇吉，鞭傷左臂至今疼。酒醉臂疼難久待，展衾裯，鼻息如雷鳴。娥娥欲出心頭恨，柳葉眉邊殺氣生。直欲碎屍千萬段，指纖纖寶劍手中擎。霎時血濺鴛鴦被，大快人間義士心。一夜英雄千載聞！誰知殉難人多少，賴有貞娥照汗青，定教羞殺受降人！

如飛彈唱美人，有昭君，有貴妃，有梅妃，有小青。就中以昭君爲較弱，祇最後一節尚不差：「……無情味，久拋殘，思卿終日鎖眉彎。看尋常一樣天邊月，總是漠漠烟雲繞廣寒。既而香骨埋荒塚，命薄紅顏死不甘，空將四大美人談。」貂蟬與呂布篇有相呼應處，但本篇在技巧上，較之呂布高明。寫小青（題曲）頗有妙語，如「妬花妬雨妬夫人，」如「花如柳夢裏人，」「未必黃鶯療妬羹，」「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或創製或借用，都極可誦。

貂蟬

巾幗英雄第一籌，貂蟬絕色女班頭。在空亭暗訴團圓月，屈膝金蓮把天地求。存一個爲國捐軀意，願解東人家國憂，只爲有志無謀一女流。隔牆有耳親聽得，司徒王允暗顚頭。壓倒鬚眉男子志，這等忠義丫頭何處求？想出連環巧計謀。預設牢籠大小套，願將愛女伴衾裯。訂期十五團圓夜，一輛香車不逗留，居然鼓樂送嬌羞。酒色迷人難自主，鳳儀亭激怒小溫侯。陡起殺心忘父子，二虎相爭一虎休，誰知壹虎不能留？劉備關公張翼德，偃月龍刀丈八矛，共擒呂布白門樓，金殿伏兵除董卓，郿塢中家屬一齊收。暴露屍骸曾點火，臍中肥潤不須油。四海萬民齊感德，奸雄事業頓然休。誰知小小裙釵女，贏得芳名千載留，勝如十八路諸侯！

題曲

紅顏命薄古來云，閨秀芳名喬小青。他是錢塘馮氏東君寵，遇着妬花妬雨妬夫人。寂寂西湖不識春，冷雨幽窗聽不得，挑燈閒看牡丹亭。看到離魂倩女假如畫，入夢郎君意似眞，十分恩愛萬分情。只爲天氣困人人意懶，又何妨散步向內園林？在牡丹亭假寐片時辰。蜂媒蝶使魔頭險，忽來了如花如柳夢裏人。一度春風成春夢，醒來疑假又疑眞。從今病入相思裏，憔悴形容不可云，婷婷倩女竟離魂。直等到後來相會在梅花館，柳郎君瑞的有情人，姊妹卿卿喚不停。想我小青命薄誰憐惜，當不起河東獅子吼聲聲，未必黃鶯療妒羹。世間亦有痴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一瓣心香虔禱告，稽首慈雲大士尊。願求一滴楊枝水，洒遍紅顏薄命人，願生西土莫生情。

不過，在寫美人之中，終不得不以寫貴妃爲最特色。一種委婉迴環哀感頑豔的情趣，在驚變埋玉兩篇裏，是時時顯露於字裏行間。而如飛的態度，也是很明白，他不同意於明皇所以他唱：「未見太平先割愛，江山情重美人輕。」而罵六軍統領陳元禮最爲刻毒：「不知職守因何事，只管宮人不管兵。」這「只管宮人不管兵」一語，是何等的痛快！

對於貴妃，他是充分的予以同情的「可憐弱質如花女，玉碎香消一幅羅，片時賜死在馬嵬坡，」這調子眞是悽惋至極！「今生夫婦難偕老，來世夫妻未必眞，」這又是何等深刻的傳出了死者的怨情而寫秋園內「太眞跪進三杯酒，天子含歡把御手扶。楊妃醉倒楊妃榻，一幅海棠春睡圖，」更是把楊妃的嬌豔在簡單的唱句裏曲曲的傳出了。如飛的開篇，除陶淵明外，當以此爲最出色。寫梅妃的梨閣，和驚變埋玉是有關聯的，可惜除詠明皇的兩句外，是別無成果，梅妃本身更是沒有說出什麽爲着與前二篇的聯繫性，特全錄：

驚變

天淡雲閒爽氣多，數行新雁半空過，忙壞舊臣高力士，御園中酒掃費工夫。內園秋色無窮景，到處池塘有菱荷。少頃報說明皇到，寵幸楊妃左右扶。無數桂花香馥郁，有時鸚鵡自相呼。排開御宴花亭上，海味山珍滿席舖，纖纖玉手捧金壺。君按板，妃唱歌，霓裳妙舞世間無。太眞跪進三杯酒，天子含歡把御手扶。楊妃醉倒楊妃榻，一幅海棠春睡圖，見醉態醺容愈着了魔，那曉得歡喜未完愁已到，說安祿山兵變退干戈，直逼京師奈若何？大唐天下承平久，文武朝臣禦敵無？速令六軍嚴護駕，匆匆車馬走長途，暫避烽烟走蜀都。可憐弱質如花女，玉碎香消一幅羅，片時賜死在馬嵬坡。

埋玉

胡兒造反范陽城，驟起干戈到處掠。文武朝臣齊護駕，御林統領六軍行。將軍押隊陳元禮，四壁刀鎗鼓噪聲。楊國忠誤國先誅戮，不斬楊妃不進兵。可憐天子渾無主，無可如何割舊情。陳元禮，負朕恩，枉爲七品大將軍，不知職守。因何事，只管宮人不管兵。一幅香羅欽賜死，香消玉碎片時辰。佳人斷送梨花院，辜負當年七夕盟，長生殿內拜雙

星。今生夫婦難偕老，來世夫妻未必眞！一種癡情難以遣，返魂香怎得返香魂？旨酒一杯香一炷，望空揮淚奠佳人，每到無聊哭出聲。天子常愁妃子恨，年來花月盡無心，贏得人間薄倖名！

絮閣

天寶年間正太平，特頒恩詔選妃嬪。當時考試才歸選，絕色佳人江采蘋。性愛梅花甘冷淡，賜梅妃小字出君恩。誰識風流唐帝主，又寵宏農楊太眞。金釵鈿盒盟私誓，鑒此牽牛織女星，願生同羅帳死同衾。梅妃冷落長門裏，無限傷心無處云。賜明珠揮淚磨成墨，明珠何以慰素心？書成一字一傷神。開元天子重憐舊，私召梅妃敘舊情，被楊妃搜出花鞋子，絮絮叨叨傾醋瓶。從此梅妃貶冷禁，直待到安祿山兵變范陽城，不斬去楊妃不退兵。未見太平先割愛，江山情重美人輕。楊妃死後梅妃老，依舊常沾雨露恩，上恩聊解暮年心！

如飛的開篇，還有一篇是寫西施，前半寫得還不差，可惜後半弱了。他寫范蠡遇西施云：「越國起生范大夫，若耶溪，踏青過見一個不施脂粉娉婷女，傾國傾城世上無。腰肢嬝嬝臨風柳，體態婷婷出水荷。難描難畫風流樣，彷彿蟾宮降素娥，」這算是最好的一節。

關於紅樓夢的書中共有三篇：紅樓夢，林黛玉，薛寶釵。紅樓夢一篇，不見精彩，說寶玉看會眞記，遇到了黛玉，黛玉假意的要去報告，「公子殷勤陪小心」的事，說「他二人留情意無限，從此相思各有因，只怕彼此胸懷稱不得心。」薛寶釵一篇亦祇回想一節寫得不差，其他平平。就中祇有林黛玉篇可以和寫楊妃的兩篇並論，彷彿是一篇林黛玉小傳。篇裏如「不愛歡喜只愛愁，」「未開情竇已綢繆」諸句，音韻意境，都有獨到處。

林黛玉

儂住人生長在揚州，不愛歡喜只愛愁。他是絳珠河畔靈芝草，偏心還淚下凡遊。怡紅公子多情種，一見傾心兩意投。耳鬢斯磨無顧忌，未開情竇已綢繆，妹妹哥哥叫不休。怪無端來了衡蕪主，賽楊妃體態最風流。「通靈玉」配「黃金鎖」，巧合奇緣意便留。做出那舉止大方身樣儉，語言吞納性溫柔。爲什麼鴛鴦坐在牀前綉？因什的麝串籠時却害羞？爲什麼冷香丸小婢風騷語？因什的牙牌令將人破綻搜？爲什麼近來行動多偏執？因甚的姨母跟前禮數週？笑鶯兒巧結梅花絡，要籠絡得郎心把別個丟。自古道姨表不如姑表近，這禍根苗總是鳳丫頭！我爲你，淚暗流；我爲你，別行牽掛見時羞，指望終身咏好逑。縱有那香閨姊妹聯吟社，那怕海棠春吟到菊花秋？怎解得我胸中的愁！驀然間片語機關漏，始識得他們暗地謀，仔細思量眞個沒來由。一個是參天拜地稱和合，一個是瀟湘風雨竹颼颼。把新書舊帕都焚去，斷送如花命不由。女兒身幻，夢醒紅樓！

薛寶釵

紅樓擬作小蓬萊，中貯金陵十二釵。奢華莫比榮寧府，香草斜陽滿院栽。金屋藏嬌諸姊妹，有一個伶俐端莊薛寶釵。在金陵閥閱尤稱富，遭家不造偶同懷。只爲獃霸王情性果然獃，京都寄迹榮寧府，適逢元宵妃子省親歸，金玉良緣秦晉諧。紅袖添香勤伴讀，常將綉閣當書齋。路途中迷失吹簫客，一赴秋闈竟不歸。全不想青春少婦閨中泣，全不想白髮雙親堂上衰。鸞鏡朝朝怨粉影，鴛衾夜夜泣成灰。曾記得晝長偶步到怡紅院，寶玉是午睡沉酣夢未回。拈針暫慢把鴛鴦綉，坐牀暫權代襲人陪。又誰知促狹顰兒在窗外窺，林丫頭生性多疑忌，說什麼花前月下已賦摽梅。兩載夫妻成畫餅，反不如瀟湘命短赴泉台。姑娘想到傷心處，鶯兒小婢點茶來。說道珍重玉軀爲第一，冷香丸才服莫傷悲，寶二爺鄉場試畢多高興，愛遊山水不歸來，還未脫三分孩子氣。古云鳥倦必飛還，那時夫婦唱

相隨。

私情彈唱，在馬如飛的鬥篇裏，是比較多的。但就他的成績看去，他在這一方面是最失敗。較之書籍中的開篇，貧弱得很厲害。書中共有八篇：疏情，送春宮，百花，思妻，思郎，閨趣，長亭，男負。就中以前三篇爲較佳，由此可想見，馬調所以風靡一時，決不在他的私情歌倡方面，而是在其他的一些具有特點的篇章。三篇之中，以送春宮較有風趣，百花頗見機智，疏情中祇有「從今休把奴奴想，別處採花向別處栽，永斷兩和諧」尚可。

疏情

風流子弟進房來，只見好妹妹，眉頭鎖緊不開懷，佳人聽，淚落腮，搭轉丫頭兒嘆一聲：「唉！」呆着了小書獃，微微含笑喚裙釵：「看你滿面怒容因甚事？因何如醉却如呆？」走上前來叫一聲：「我的乖乖！你不說，我會猜，猜着之時你就笑來。敢是嫌着卑人容貌醜，敢是怨我貧窮沒家財？敢是防着外人談論你，敢是怪我冷落楚陽台？」「這不是，那不是，叫我今朝沒處猜！」「唉！冤家呀！誰人嫌你容貌醜？那個批評沒有財？何曾防着人談論，並非冷落楚陽台。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書獃作事乖。千不該，萬不該，憐新去舊不應該！一去不來今半月，鬧得你天天並不在書齋。東也闖，西也闖，闖的柳巷與花街。刻刻時時想念你，你便薄義無情丟得開。從今休把奴奴想，別處採花向別處栽，永斷兩和諧。」

送春宮

碧桃開放樹頭紅，才子合歡到繡閣中。只見多姣來獨坐，因何杏臉起愁容？蒙不棄，好事從小生時刻記心胸。想錢財却是人愛物，惟有娘行量度宏。不要我金銀珠寶財和物，小生焉能手兒空。有一不值錢的微物在，有心特地送

姣容。唗！一幅小手卷，筆法大名工，體物雖微情重濃。佳人接過來，開看不覺香腮左右紅。我只道什麽名家詩與畫，又只道玲瓏山水竹與松，又難道巧筆描成花和鳥，卻原來是出趣春宮。我若不收君必怪，權且留在我房中。你的姐姐吉期今已到，奴家無物送姣容，借花獻佛權將此景送，你道此話通不通？這叫做情意輕而禮數重。

百花

昨夜花開月月紅，鳳仙斜倚錦屏風。紫薇步遊輕言語，叫聲姐姐玉芙蓉。我被夜來香，引進香閨中，並蒂蓮開今夜逢。頭上玉冠來除下，就把菱花腰帶鬆。露出了雪白花兩朵，怪才郎蘭花纖手摸酥胸。石榴裙子輕卸下，秋葵褲褪帶羞容。金蓮高聳銀燈掛，微微露應山紅。木香床上成美事，牡丹芍藥鬥春風。君在洛陽城內住，奴在瓊花觀裏逢。奴好比月中丹桂無人採，祗你是使盡雞冠苦用功。杏花園裏栽白鶴，楊花落在小溪中，已後長春信不通。

此外的幾篇，如閨趣，是以才郎比狗作謔，男負是怨情郎別有所戀，將她負了，「害得我靑不靑來藍不藍，我這終身誰作山？」都很平凡。此外，馬如飛還唱過范仲淹（茶訪），普救寺（寄書），靑白蛇（白蛇傳），生死別（臧舟）等等。這裏錄下一篇四時，以作本篇的「尾聲」：

四時

蘭花燈放立春天，梅占花魁雨水鮮。蘆林驚蟄聞雷報，春分蝴蝶夢花天。清明放斷風箏誤，穀雨嫩芽翡翠妍。雙珠立夏杏桃美玉簪小滿放庭前。芒種惟有漁家樂，夏至插秧勤種田。小暑白露衫遮體，望湖亭大暑看紅蓮。立秋佳節葵花放，金風處暑到遊園。拜月焚香飄白露，折桂蟾宮在秋分前。鮫綃寒露荷花白，霜降西廂黃菊鮮。立冬報喜三元瑞，片片鵝毛在小雪天。錦衣榮歸交大雪，紅梅冬至望江南。小寒喜慶長生樂，大寒歲底永團圓，風調雨順萬

萬年。

最爲人所傳誦的馬如飛開篇，在本篇裏是可以看到一個全面了他的作品，實際上是瑕瑜互見的，有的很優秀，有的却極貧弱。但他究竟以着怎樣的關係在廣大的聽衆讀者中，獲得了堅強的存在呢？這理由，我想是易於看到的，就是馬如飛的存在，除掉彈唱及寫作的技巧而外，是在於他懂得聽衆讀者，他認取了在他們心目中活着的一些主要的人物事件，適應着他們的要求，明快的意趣的爲他們彈唱，他懂得根據聽衆讀者心理上的要求來取材。你想誰不歡喜聽楊貴妃，誰不歡喜聽林黛玉，誰又不歡喜王昭君，貂蟬，關羽，陶淵明一類的人物呢？馬如飛開篇的流行，這是一個基點，當然適應於內容的優秀的形式同樣的有着關係。我根據的本子，是崑山文通書局刊，極劣，不知和鄭藏本有無若干的異同？

雜劇三題

龍舟會雜劇

龍舟會雜劇，王夫之作。夫之字而農，號船山，湖南衡陽人，明亡入山不仕，著作極多，他在文學方面，是承繼着竟陵一派的。龍舟會是國亡後的著作，取材於李公佐謝小娥傳，以發洩其遺民的悲思，是不能作爲一般的曲本看的。他的憤慨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呢？「大唐家九葉聖神孫，只養得一夥煙花賤！」（第四折淸江引）他這最後的嘆息，是最足以說明的。他對於那些投降屈服於淸室的人，眞是憤慨到了極點。他自己的態度在李十二的話裏也是說得淸淸楚楚：「既然無救於當時，怎肯陷身於逆黨」（第四折）所以他入山不仕。

本事是簡單的。謝小娥的父親和丈夫出外經商，被強盜殺了，拋尸入江。小姑娘娘悲憫他們的遭遇，讓他們去託夢小娥，並告知殺他父親的是車中猴，門東草，殺他丈夫的是田中走，一日夫。小娥棄家訪仇，到處請人解釋這十二字中所暗藏的眞名姓。後來在晴川閣上遇到了江南觀察使李公佐，指出所射的是申蘭申春兩名字。他的理由是：

申屬猴，「車」字去了上下兩橫，中間是個「申」字。「門」下「東」字上加草頭，是個「蘭」字。「田」字中間豎走上走下也是「申」字。「一」字加「夫」字，又加「日」字，是「春」字。明明是申蘭申春兩個人姓名。（第二折）

公佐替她釋了名，又叫她改了男裝，她把自己稱作李小乙，又去流浪。果然在江州遇到了二申，但不住在一處。她

投到申蘭家做僕三年，找到她父親丈夫的血衣。趁端午日，申蘭請申春一班人宴會的時候，把他們灌醉，全殺了。自首以後，便去削髮爲尼，改名妙寂，再遇到李公佐退休以結束晴川閣一段機緣。

在戲本裏，謝小娥所代表的可謂是「天地間之正氣」，是他理想的爲明室復仇的英雄。二申及官吏是闇之影，是暴力。李公佐可說是他自己，一個有正義感而沒有實力，祇能退隱入山的人。這樣的意義，反映得是非常明白的。

他藉申蘭申春的口說出那時的政治：

（寄生草）弓兵們是我小僂儸，捕盜官是我親翁壻。大花押貪幾個捉拿字，紙甘當填一個全無弊。黃白米已送入在靴州裏，有時露着一些些，只敎那地鄰保長臀皮替。（第三折）

「做官的，糊盆攪麵稠」，「沒金錢先輸朝右。」（第二折麻郎兒）他目擊這種狀況，感到非常的孤獨，「琵琶多於飯甑，非所忍聞，措大多於鯽魚，無堪共語，」（第四折）結果便不得不把無限的同情，放到那能以代表「天地正氣」的謝小娥一類人物的身上了。

看王夫之怎樣寄託在公佐身上洩憤吧：

（駐馬聽）碧海雲連，空凝望孤飛白雁傳書怨。寒梅香淺，只高吟槎枒枯樹寄愁篇。（江上滿目，都是愁人處也），乾坤何處不烽烟！哀哀寡婦誅求徧（只一個陸九學士也不免嶺海之行），縱好誰憐？夕鳥歸飛倦。

（萬花方三疊）金磬清喧，把閒愁喚轉，任回風飛雪舞回旋。柳外樓邊，知落誰家院？（雖是如此說來，卻也怎生忘得），看金猊一縷殘烟，尚兀自曲縈香篆，怎忘却三生幽怨！

（得勝令）王右丞稱觴在凝碧池，源少卿拜舞在白華殿。破船兒沒舵隨風轉，棘鉤籐逢人便待牽。羞天花顏面，

愁人見叩頭虫腰肢軟似綿堪憐，翻花巷陌烏衣燕依然富貴揚州跨鶴僊。

（亂柳葉）却嘆咱半生半生問天空數得鬢邊鬢邊雙淚眼對着江山如顛似落葉依苔依苔辭庭院歸燕銜不起殘紅片。（第四折）

夫之的一腔幽憤在這些小令裏發洩得可謂盡致了。特殊是得勝令一首，把當時許多失節投降的人罵得一點也不留餘地。此老寫作龍舟會一劇的動機，蓋眞有難言之痛。亂柳葉一首更是針對着剩水殘山發抒無盡哀怨。高潔的遺民心事是只有在這些地方認取的。同折裏又有長相思說：「恨賊徒，斬賊徒，媿我丹心一點孤，飄零在五湖。」是更不啻他的書面自白了。在這樣的情景之下，自己既無力回天，發洩悲憤之餘，他便不得不走向這一條路了：「把恩冤蕩然，駕一扁鐵船，重與你晴川閣拈迷兒，把殘燈翦。」（第四折太平令）

「如霜一把報仇刀」王夫之是這樣憧憬着的，所以他在龍舟會裏除掉第四折盡量的作自己的抒情外，第三折是極高揚的描寫謝小娥的殺仇。「俺如今生和死，鋼刀一把拼得個凜列寒霜淬劍華，斬盡秋瓜。」（第三折梁州第七）他是竭全力的寫了她的英勇，壯烈，精細，周到。在這一折裏展示了王夫之的曲本寫作技術的最高度的成功，描摹出了一個復仇神的活生生的形像。他對這個憧影感到滿足了，所以尾聲裏，他借這女英雄的話來痛罵沒有復仇觀念的人道：

列位看官們！你們休道俺假男兒洗不淨裝閤舊鉛華，則你那那戴鬚眉的男兒，元來是假！（第三折）

龍舟會的大要如此。這不是一本歷史戲，這是一篇明代遺民的抒情曲。這樣的塗滿了血淚的文字，在遺民的著作中，無論是散文韻文或隨筆，是所在多有，曲本中也一樣的是不止一見的。不過表現着憤激之情的，却不能不推此

爲代表之作。

玉田春水軒雜劇

張聲玠，字奉玆，又字玉夫，湘潭人，著有玉田春水軒雜劇九種，西諦將全書編入清人雜劇二集，並爲之題辭：「訊翊爲吉翊乞代父命；題肆爲于闐寶因題鳳入松一詞而見知孝宗事；琴別爲汪水雲以黃冠歸里，和舊宮人王清惠等餞別事；畫隱寫宋王孫趙孟堅以畫自隱，其弟子昂却出仕於元，歸來見兄，爲孟堅所訶事；碎琴爲陳子昂碎琴；安市爲薛仁貴白衣破賊；看眞爲黨太尉畫像；遊山爲謝靈運遊山被誣爲山賊事；壽甫爲八仙賀杜甫壽事。各劇情調至爲不同，而皆有所憤激。琴別畫隱二齣尤深於「家國淪亡之痛。」」按琴別畫隱二齣，不僅特富於「家國淪亡之痛」，在藝術的成就上，也是較之其他各種爲高的。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從這兩齣入手，更易於接觸。

兩劇的中心人物，都是宋代的遺民。這一種借歷史的故實來發洩自己的悲憤，在文網縝密的時候，是大都一樣的。明亡之後，有些人編宋遺民錄以寄託自己悲憤，也有許多人作歷史小說來發洩自己的牢騷，更有許多人作史詩。所走的路，爲客觀條件所限制，大都是一樣的。所以，取材於汪水雲的琴別，正是要寫出自身亡國的悲痛，與個人怎樣的應付這種環境，不致被屈辱失節，爲人所恥笑。在劇中，水雲一上場的時候，他就首先唱出他自己所處的，是怎樣的一種境地：

（端正好）碧天高，黃雲黯，錦乾坤，變了個剩水殘山；耐飄零久已浮淡，休再把朱弦按。

他是「人思亡宋」，想到了「舊遊如夢」，不禁「黯然」的。因此，在赴舊宮女而這時已經做了女道士的陳眞淑，黃霽貞，何鳳儀，周靜眞，葉靜慧，孔清眞，鄭惠眞，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蔣懿順，林順德，袁正淑諸人宴的時候，想到自

己的際遇。覺得便是歸去也是一種無可奈何不得已的辦法：

（滾繡球）休道俺苦吟時興趣高，浪遊中歲月閑，夢西湖情懷黯黯，哭南朝淚點斑斑。聽悲笳一味吹，於哀弦不忍彈。過幾陣絕塞風，吹得俺黃衣慘淡；下一場冰山雪，苦了俺白髮凋殘。只博得一聲短棹吟歸晚，也只是三匝棲烏託足難。無限辛酸！

接着是宮人上場詩引云「霓裳曲散雨淋鈴，鼙鼓驚天不忍聽；腸斷芙蓉花下月，一聲清磬一聲經，」這更是微妙沉痛，達於極點。水雲看到了他們這樣淒涼的情狀，又不禁引起身世之感，向宮女們說：

（小梁州）俺也是生截吾頭入玉關，甚叢恩許着黃冠，只贏得滿目淒涼一棹還，杯休勸，看老淚濕闌干。

弄得大家相對無言，慘痛異常。餞別時，宮人各贈水雲一詩，都是用極其微妙的詞藻，來寄託她們的深刻的慘痛，所謂「悽惋之中自具淸麗」（曲中汪水雲聽詩後結語），水雲又不禁愴然有「思舊事，難追挽，十餘載國亡家破，不死也羞慚」之感。快別了，宮人要求他將「瑤琴細撫一翻。」於是他：

（滿庭芳）譜舊事把宮商愁按。這不是元宗閒說天寶談，休提起暮年老去嗟衰晚。誰似我宋遺民兩鬢凋殘？零一鼓，寄歸心南雲北雁。零再鼓，別知音流水高山。痛日暮風波黯，愁煞了，一聲歸去，滿座唱陽關。

便這樣陰黯慘淡的分別了。全齣大致的情景如此，國破家亡的哀思大概是沒有比這發洩得更深刻的。就是桃花扇的哀江南一闋所反映的遺民悲思，事實上也不過如此。祇是在歷史的外衣之下，來發洩切身的悲思，對於這樣的作品，祇有如此的去看，是才能以深入的……

臺隱的主題，是寫抨擊仕大夫階級的變節，以子昂兄弟作對比。「一聲羯鼓家山破，家山破，飄然歸去，松雲高

臥，」這當然是趙孟堅，他要「在這西湖上結廬嘯傲，了此餘生，全我素節。」可是嘯傲的結果，也並不能使他殺悲，就是在作畫的時候，也不免於：

（二郎神）……想鬱弟梅兄應念我，也一樣國香流落奈愁何，怕江清雪盡，東風惹恨還多。

同時，就是在深山裏，也無法不聽到人間的事，後來他是聽到了：「張陸二大人負帝蹈海而死，元朝天下，已歸一統，」果然是「惹恨還多」了。他想起國破家亡，又忍不住的悲歌當哭：

（二郎神）山河，似彈碁局破。今番結果，嘆泣路王孫眉暗鎖。堂前燕子，比尋常百姓如何？

以後，他祇是日日在湖上漫遊，以哀愁寄於山水了。明亡的時候，據清波小志所載，是有些遺民整夜的在湖裏沉醉悲歌的。這裏所寫的，事實上也就是這樣的場面：

（聽黃鶯）俺也是，浮家泛宅無奈何，託嘯傲悲歌。看剩水殘山兵又火，因此上，把光陰任意銷磨。

「問誰把南朝改過，幸天以西湖賜我，」他這時是不能不這樣的自慰了。但他，當想起另外的一些士大夫們，不知廉恥，靦顏事愁，又不禁悲從中來，發出無限感慨：「全不想故國山河誰打破，向丹墀舞蹈賡歌！……問誰何肯早變王室，荊棘泣銅駝！」

漫遊回來，恰值子昂來到，要見孟堅，孟堅先拒不見，後來答應見了，却叫他從後門進來，並調侃他道：「子昂！我與你隔別數年，不料你一朝發跡至此！」接着又很辛辣的諷刺他一場，弄得子昂狼狽至極，羞愧而去。孟堅妻子目擊此事，感嘆的說：「文人失足，千古恨事，有心人正當爲子昂惜也！」這當然是點出主旨，即便收場：

金鼓聲中不掉頭，狂歌𨇾叫拍扁舟；

兵戈擾擾無奇士，雲水茫茫有醉侯；

一樣王孫分仕隱，兩家畫筆足風流；

西泠閱盡興亡事，斜日篷窗感未休。

反對做二臣，反對變節，琴別與畫隱二齣，寫作的動機在此，作品所具有的生命也在此。汪水雲，趙孟堅，無論其具有着怎樣強固的封建意識，但這一點精神，是應該值得贊許的。文人的不講貞操，失節事仇，殘害同類，這風紀是愈趨愈高揚了。讀琴別畫隱，不禁有感於斯，特走筆記之。

狗咬呂洞賓雜劇

長樂鄭氏輯印清人雜劇，收葉承宗（突繩）雜劇四種。孔方兄一折，「是一本戲劇化的錢神論，以儒生金莖的獨唱，表白出錢神勢力的偉大，是憤世之作」（西諦釋語）。所謂錢神的勢力，是可以動鬼神，金莖因而唱着：

天也是愛錢的，天錢星耀碧宵；
地也是愛錢的，古錢塘湧浙潮；
木也是愛錢的，楡錢兒春晝飄；
花也是愛錢的，金錢花顏色嬌；
馬也是愛錢的，金錢驄聲價高；
豹也是愛錢的，金錢斑性咆哮；
神也是愛錢的，擲金錢問六爻；
鬼也是愛錢的，化紙錢冥路燒；
文也是愛錢的，選靑錢顯俊髦；
武也是愛錢的，中金錢較射豪。

這一闋後庭花，是說明了錢為人人所愛，動物所愛，鬼神所愛。「一日無錢怎麼了？」事實本是如此，因而葉承宗諷刺的結束道：「孔方父親呵，俺只在膝前倚靠，俺把你椿庭哀告，」而說如果一日無錢，那便會：

釜少糧淘，鑊少柴燒，厨少嘉餚，樽少香醪；
朋友寥寥，親戚蕭蕭，妻子嗷嗷，奴僕嘵嘵；
有皮無毛，有肉無臕，便腹空枵，擬夢空勞；
心似油調，喉似烟焦，汗似瓢澆，眼似鈴搖；
插翅難逃，彊口難饒，苦趣難消，活罪難熬；
借代無交，乞丐無豪，變賣無巢，質當無袍；
儘攢眉，博不出半分毫，只落得乾焦燥。（青歌兒）

葉承宗的憤慨，於此可想。不過，他所恨的，重心似乎並不是這「錢，」而是爲官走動的「狗，」他寫作四折的狗咬呂洞賓，其目的大約在此，雖然他究竟不免於幻想，要點醒「狗，」使他們也能成仙得道，靈性恢復，一同登仙。

故事如西諦所說：「以俗語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點綴成文，而平度添出石介一人，以洞賓度介爲仙之事爲中心。」楔子說洞賓雲遊，路過泰山雲端裏看見書生石介有道，定意要超度他。第一折說洞賓作爲雲遊僧點化石介，要求他佈施修廟，而介這時是：

儘屋裏刷刮，也不過是殘篇斷劄；
儘肚裏刳查，濟不得您前堂後厦；
儘口裏撲搭，當不得那根椽片瓦；（那吒令）

是連「這五臟祠沒處安插」的。最後，洞賓便要求「清話一宵，亦是緣分。」他覺得石介這個人，「名士習氣猶

存，只此便是禍本。」第二折寫石介次日到城中訪友回來，路遇夜巡官蔡奇和他「頗能咬人」的狗。石介是「不衫不履山林性」慣的，並不理會，遂被他拿下。他恨極了，罵蔡奇道：

久聞名，纔識荆，止不過貓鼠公堂火耗征徭罰贖刑名。問老兄，有蔡京，除却這，有何德政，甚面顏與人爭競？（上小樓）

蔡奇「打他不得說他不過，」叫狗把他咬傷，送到泰廟東廊裏去凍，預備凍死他。但是石介並不害怕，也不屈服，他一路上還是罵，直罵到泰廟：

難道說，泰山老母無靈應，脚跟下容這蒼生。權威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放火，俺不許張燈。（耍孩兒）

第三折寫洞賓得知此事，再去點化他。先吩咐柳樹精：「石生受困，我欲點化蔡奇，恐其不悟，只到午時三刻，作起風霧，天日無光，蔡奇必然恐懼，石生方可得釋。」然後自去找蔡奇，想不到狗突然出來，把洞賓咬了，一直咬了多次。洞賓於是破口罵狗道：

呀！俺則見哰哰獰犬出朱扉，逞盡東人勢。狗呵，顧上胎毛未曾退，便張威。（小桃紅）

狗呵！待喫有東西，道不得倉有餘糧飽是飢。兀自溝中多少流亡輩，偏你這殺才飽食無忌。（調笑令）

使煞你狼心狗肺，大古人來善人欺，你便是神獒也遇彌明甕，逞甚麼狗見識，狗心機，癡迷！（禿廝兒）

狗也仗人勢，似狐助虎威，笑桀犬將堯亂吠，便是你狗黨施爲。（麻郎兒）

接着就是洞賓施法，威嚇蔡奇，把石介放了。而這時的狗，却也變了樣，「看這狗呵，只見他乞憐搖尾，難道狗也有意轉心回。」第四折，時間大概隔得很久了，石介「中了狀元，官拜御史，衣錦還鄉，」他覺得榮枯事人怎曉，恍如身在